

江干集

癸亥五月

九公題



青 評 短 篇 小 說 集
維 娜 絲 文 學 會 發 行

MG
I246.7
380

干 江

集說小篇短

著萍青施間雲

高誌操藏書

種一第書叢絲娜維



3 2174 1022 8

110025

卷 首 語

蹤 跡 天 涯 我 無 定
偶 然 來 住 此 江 干
秋 心 寥 廓 知 何 極
獨 向 秋 波 鎮 日 看
世 事 正 如 江 上 浪
倏 奇 浩 汗 亦 千 般
每 因 觸 處 生 新 感
願 掬 微 心 託 稗 官

20014

高志操先生惠贈



手套

綉蘭夫人

射 葵 秋 西 先生

葵 綉 夫人 及 其他

(1) 綉蘭射秋之儀禮 ~~十五~~

(2) 葵綉夫人家之宴会 歸途半綉秋之光祿

綉蘭 默 好

(3) 家宴之稱帶手套

(4) 射禮之綉蘭之

(I) 整序時

(II) 退食時

(III) 扶杖而之失禮

(IV) 執持時之揮手

~~十五~~



江 干 風 景 二



題江阜集似青萍仁兄 君定

猛从塵海試迴瀾
併瓊汝奇已繁
觀世

真成三日惡閑門
初惜一家言
支離生

覽蟲天偏寐
歷還看鶴夢
翻獨步江

阜成底事更能喚起楚臣魂

王西神先生題詞

願筆歲結月長圓
浮家懶趁地境邊
江干俊遊重
萼幃過酒料理往
鐘殿綠有冷情韻
吹涼水
飄洋身在滯新由
中斷稿本
題香么絃寫韻
亂愁都掃
使者黃車嵩昔風
調筆空
中雙龍
天外嘯
青萍先生
正誼
西神王
筆草
作



携手江干四季季 都将珠玉映華顛
新詞題扇我能憶 舊學焚膏汝最
賢 說部有才兼筆舌 屬辭已恨落
言銓 春華刊盡餘秋實 莫苦心情
鑿 醜妍

題江干集即似 青萍

鷓鴣雖作於雙 青桐齋



江干集目次

冷淡的心

洋油

上海來的客人

船廠主

進城

父與母

禮拜堂內

手套

姊弟

梵村歌侶

火鐘的安放

鄉人



兩日之出家

十三頁半

兩孩

路役

雪橇御人談

貧富與智愚

守節者

渡船屠稅局長

歡樂之夜

貓頭鷹

孤獨者

附錄 創作餘墨



陶雲在他和何女士結婚之後的一年中，人家都覺得他是變了一個冷淡的心的少年了。在他未結婚以前，他在中學裏讀書是極活潑的。他也讀過了不少的書籍。這些書籍總是平常中學生所不十分願意看的。因為多是些講究一切高深學問的著作。

陶雲天天從藏書室裏將書借來，埋着頭看着。他看書的能率又快。所以在極短的時間，他常能得到極有用處的學問。但是惟其如此，所以陶雲在他學校

中便不能有同志了。因為他所發表的意見，都不是他同學所想得到而以爲不錯的。在別個少年處陶雲的境界，我知道有一大半要向厭世的路上去的。不過像陶雲那樣意志堅決而自信力濃厚的人，他却並不覺得悲哀。他曉得他要做新中國的新少年。當然在這過渡的時代是不容易找到同志的。而在他所生活的一個古舊的社會之中，尤其要靠他自己竭力奮鬥的。所以他始終很快活。天天看他的書，求他的新智識。他以待畢業之後，或者至少能夠達到他平時所抱的志願的一部分。

婚姻問題，確然是少年人的一個重大的問題。所以陶雲也勉強不掉將這件事研究一下。他是受了充分

的新智識的。他在書上也看到關於婚姻的研究。他所看過的書。都會經告訴他說『娶妻是關於一生幸福的事。倘然你所娶的妻子。她的一切行為習慣。及所抱的一切見解不能和你相合。你一定不能得享受你畢生的幸福。你必定要受着許多痛苦。所以少年人的結婚。決不能再憑舊式的法則了。因為舊式的結婚。是憑媒人口頭的傳說。將不相識的男女結成一對夫婦。這是何等可笑而荒謬的事。所以新少年們。你們要娶妻子。當問你們素來相識的女朋友中去求。必定不能再用舊式的結合了。』這許多話都是陶雲所看的書上告訴他的。他也極相信書是沒錯的。於是緊緊的將這些話記着。凡是有人講起某人和他新娶的妻子十分愛好。要是這人是舊式結合的。陶雲總微微地笑着道：「看罷。到底這麼樣。」

陶雲既然抱着他的主見。當然他的妻子在未結婚以前要先經過一個自由戀愛的時期了。但是陶雲雖然有這意思。不過他所接觸的社會。却並不是一個社交公開的社會。於是陶雲也不能存一個女朋友。和女朋友發生戀愛而結婚這話。一發不用說了。在他中學第四年那一年。他專心研究他的婚姻問題。可是他四下裏看他的環境。却真不像可以達到他所希望的。而尤其是他所自己悲傷的。就是他父親對他說要在中學畢業後給他娶妻了。這話在他

聽見的時候。簡直痛恨得很。到後來他也不對他父親表示什麼。他只是仍舊冷冷的看他的書。蓄意要待一個機會破壞他父親的計畫。

人的勇氣最不容易發生。所以我們也不能深怪陶雲。在他將要畢業的前一個月。他父親已預備替他定下一頭親事。當下將這事告訴他。并且說新婦是何慎卿先生的女兒。也是書香門第。和我們是極配的。在這時候陶雲極想立刻發表他的意見。停止他父親替他辦的事情。但是再想起他父親平時待他何等的慈愛。現在年紀也大了。如果他的話一說出來。可以立刻使他父親傷心。這種於心不忍的事。陶雲却還不敢毅然決然的做。所以他始終囁囁着不

則一聲。他父親以爲他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便也快活着去幹他的事去了。陶雲將這機會一失。還有什麼時候好說呢。他心裏天生的志志不寧着。但是終究沒有別的法子想了。

聘禮也過了。中學也畢業了。婚期也到了。陶雲却仍舊不能有一股勇氣去打破他父親替他備辦的舊式婚姻。於是在一個好日子上。他終竟癡癡地做了一個舊式婚姻中的新郎。

他以爲他的妻子不是由戀愛而結合的。所以他們倆中間是沒有愛情的。他以爲由舊式而結婚的妻子。決計不能與他和諧的。他要妻子不過是爲了他父親。所以他對於何女士總是冷淡着。在他父親前

冷淡的心

四

面。有時也敷衍敷衍。但是如果不當他父親的時候。何女士偶然和他說幾句話。他總不過微微地笑笑。或者假意的咳嗽一聲。起初何女士以爲他脾氣是喜靜的。倒也不覺得。後來却慢慢地有些看出來了。當初她覺得她丈夫待她的情形的時候。她可是十分的悲痛啊。她每每在她丈夫出去的時候。伏在床上低低地哭。但是丈夫一回來。她立刻又揩了她的眼淚。恐怕增加她丈夫的厭惡。勉強用笑臉去迎上去。但是陶雲却仍舊爲這一顆冷淡的心待她。這一種妻子。可真是不好做呀。

陶雲的父親。也覺得他兒子的態度了。所以也常常叫婢女去安慰他媳婦。別要悲傷。可是終究誰也不

能醫治陶雲的冷淡的心呢。陶雲的鄰舍雖然也看出陶雲的冷淡。但他們却並不知道冷淡的原因。以爲他或者是嫌他妻子相貌不好。所以他們對於陶雲。是以爲決不能救他的。

時候過得真快。陶雲結婚後轉瞬又是一年了。他的心仍舊冷淡着。仍舊看他的書。當他職務完了之後。他妻子仍舊安心着孝養她翁姑和丈夫。讀者要曉得舊式的女子。也很有許多不錯的。雖然她們沒有多大的希望自己。她們只知道使她們自己達到賢母良妻的地位。但是我以爲如果凡是女子都能夠做賢母良妻。也未始非社會的幸福呢。爭奈現在許多一知半解的女子。竭力的攻擊她們舊式的姊妹。

說她們是屈伏在男子勢力之下。做男子的玩具。於是結果使她們竟不能配一個有學問的丈夫。這不是太過了嗎。

所以我說陶雲的妻子真是一個好妻子。在第二年的正月裏。陶雲有了兒子了。做父親的總歡喜他的兒子。但是陶雲却以爲他的兒子並不是他和他妻子真愛情的結晶。所以竟並不十分照顧着。而他妻子呢却非常之快活。很愛護她兒子。因爲她對於可以輸她愛情的丈夫。却先敗了下來。當然現在有了兒子。她將她所有的愛情。一起灌輸到她玉雪可愛的嬰兒身上去了。

三五個月之後。孩子也會笑了。他母親常常握着她

當着他父親。教他對父親笑笑。自然小孩子最會笑了。擠擠小眼睛。格格地笑起來了。在這時候。他父親也實在不能不對他微微地笑笑。但是笑過之後。他又立刻恢復他的冷淡態度了。

一樁事情總有兩方面的觀察。譬如陶雲因爲他兒子能對他笑。所以他也對他兒子笑笑。笑了之後仍舊又冷淡了。他的心。這時在別人的妻子。看見他丈夫如此。總大都是覺得不快活的。但是在陶雲的妻子一方面。却已是十分的以爲足夠了。可憐她在她未有孩子以前。何曾見得到她丈夫一些笑容呢。所以她以爲在她兒子身上。或者可以生出許多希望來。她好好地看護她兒子。笑笑說說。倒並不覺得像

從前那樣寂寞。

在一個和暖的秋天的午後，陶雲回家來一脚進了房間。他妻子却不在裏面。小小的搖床上，他兒子靜靜地睡着。蘋果般的臉紅得和玫瑰一般。雪白的手在薄被外面橫着。雖然陶雲爲着特殊的理由，冷淡他的妻子。但在這時，即使孩子不是他兒子，也免不了得爲了人類天性的愛，輕輕地吻他。所以這時陶雲不覺自然而然的微微地笑了。坐在搖床的邊上，用他的鼻和嘴，極溫和的親他兒子的額角。

小孩子驚醒了。他也不哭。他本來覺得有人親着他張開他小眼來。却是他父親。這種意外的感覺。在他甜美的夢中。他小小的腦子裏，永沒有想到過呢。他

無意識向他父親癡癡的笑了不止。喊着爸……爸……。陶雲這時爲一股不能忍耐的熱情衝動了。立刻伸出他兩手，將他兒子抱在懷裏。恰好他妻子也進來了。陶雲倒覺得好像有些不好意思。臉上不免一陣的紅了。他妻子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親愛他兒子過。所以也不覺展開了笑渦了。在他倆面上現出這不是平常所有的色采的時候。他們可愛的兒子，又不住的喊起爸爸……媽媽來了。他在陶雲懷裏跳着。張開了兩只小手。一定要他媽媽抱。在這一時間，陶雲竟不知如何和他妻子很親熱的接吻了。但是當他倆接吻之後，不知如何又各自從眼眶裏流出兩滴眼淚來。



王村是一個交通不便的村莊。在許多山峯中間聚着二三十

家人家。距離城市是很遠的。在這村裏的

人。他們都沿用着古老的習慣。無論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他們自己的製作品。所以他們也永遠不進城去。而城裏的人也沒有到他們村裏來的。就是路過的人也稀少得很。差不多一年之中也不能有四五个吧。他們對於外面的情形。一切不曉得。或許連得現在是民國時代了。也沒有曉得。還保守着他們父親祖父所傳說的帝皇思想呢。

在這種鄉村裏。當然他們的的生活是很簡單的。他們也不讀書識字。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做他的刻板文章。

這村裏的小孩子。既不讀書。又沒有能力做工作。於是無論春夏秋冬都是他們享福的日子了。他們聚着一大羣朋友。天天跑來跑去的耍着。也不覺得厭。他們從父母遺傳下來的簡單的腦筋。也想不出什麼新的玩意兒來。但是就將這一點天天耍着的玩意重複的耍着。他們也以爲是很足以快活的。偶然有一個同伴想出了一點稍爲不同一些的玩意出來。那時他們的快活和歡呼。使我們看了真覺得是發狂呢。

且說有一天正是明媚的秋天的下午。這村裏一羣孩子仍舊聚合在他們打麥場上耍着。忽然有個眼睛尖的看見有一個人影從遠遠的山坡上下來。這山坡是好久時候沒有人走了。現在竟有人來了。這事豈不叫他們驚奇。立刻他們互相告訴了。大家一齊停止了他們的玩耍。向山坡那面看着。他們看來

看。因為那來的人既不是他們所認識的。而且又挑着兩只他們一向所沒有看見過的桶。手裏又拿着一件奇怪的東西。在他們跑到的時候。那人將手裏那件東西搖了一搖。他們便聽見有一種清脆的聲音。滴令令的響着。這事在他們看了。實在覺得再要奇怪而有趣是沒有的了。

的那人似乎還挑着什麼東西。走得慢慢地。他們很性急要看清楚究竟是什麼。不耐煩這樣子等着。於是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商量一齊迎上去。這種議案當然為大家所贊成的。於是他們立刻一起對着那人來的方向迎將上去。

他們七張八嘴的吵鬧。有的叫那人將手裏的東西再響一響。有的問他是做什麼的。有些一聲也不響張着他們好奇的眼光看那陌生人。但是那人只對他們笑笑挑着他的東西一直的向他們村子裏走。於是他們一大羣都跟在後頭。

他們跑近了那人的時候。他們覺得有說不盡的好

進了他們村子了。那人歇下擔來。將他手裏的東西

又搖了一搖。響了一陣。突然嘴裏唱出一個奇怪的聲音來道：「老牌洋油。」

這時一羣頑皮的孩都笑起來了。他們雖然聽不懂前面兩個字。但是後面兩個字。他們也像城裏的小孩子一樣誤會了娘舅了。於是他們都道：「哈！你要叫娘舅。怎麼這樣叫法的呢。」

那人微微地對他們笑着。過了二三分鐘。又唱了那麼一聲。這一來使得一羣孩子漸漸地收斂了他們的笑容。有一個開始問那人道：「畏，你究竟做什麼的呀。」

那人回答道：「你沒有聽見麼。我唱老牌洋油。我就是賣洋油的。」

這些孩子好像有些懂了。一齊道：「你原來是賣洋油的。」但是他們雖然這樣說。其實他們並沒有知道洋油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們互相問了他們的同伴。但是沒有一個能夠說曉得的。於是他們又嘻嘻着笑臉問道：「喂，洋油究竟是什麼東西。」

那賣洋油的聽了。禁不住也笑了。他想到他們第一句話好像他們已經曉得洋油是什麼了。但是此刻他們反而又有這麼一個問題。他很覺得這些孩子的有趣。很誠懇地告訴他們道：「洋油是點燈的。」這句話說出來之後。那些小孩子的奇怪真到了十二分了。他們說：「不對。點燈是用豆油的。」

「洋油也好點燈的。」賣洋油的這樣回答他們。

從此他們方才明白。洋油也可以點燈。點燈除出豆油之外。還有洋油呢。這時他們的父母有幾個聽見了聲音。已經跑了出來。他們看見他們父母在門外。便趕緊招呼着道。「來看呀。有個賣洋油的。」

漸漸地人聚得多了。但是這些人也像他們的孩子一樣的不懂。因為他們也從來沒有看見過或是聽見過洋油這樣東西。他們也問問那賣洋油的。究竟洋油是什麼東西。於是那人仍舊照回答小孩子的話。回答他們。畢竟是大人老到。他們只聽着講是不中用的。他們要求那人給他們看一看。

當那人揭開他的洋油桶蓋。用小吊子吊出一些洋油來的時候。看人的眼睛竟比看世界上頂奇怪的事體還要注意。他們看見碧清的洋油。聞見了洋油的氣味。也不說什麼。只在鼻子裏微微地哼出一些聲音來。

後來有一個聰明些的想出一個問題來。他問道。「洋油和豆油有什麼不同呢。」這一個問題正是衆人所要知道他的答案。而不能發問的。忽然聽見有人發問了。他們當然很注意的聽候那賣洋油的人的答話了。

當下那賣洋油的便告訴他們。洋油是比豆油亮得多。夜裏頭點在屋子裏多麼美麗和爽快呢。

他們把那人說得心活。動了他們想買一些來試試。這有趣味的新東西。他們於是問這東西的價錢了。

不過當他們問的時候。他們還覺得有些不敢。因為一羣人都快活了。因為就在今天晚上。他們有得看。他們想像這種少見的东西。價錢必定要貴得不能意料呢。但是他們爲了好奇心所衝動。到底發問那們要來看的。」

人洋油要賣什麼價錢。

那人很簡單的回答他們道。「一百七十錢買一斤。」

這真是他們所料想不到的。他們不想像這種東西。比豆油要好得多。而他的價錢却比豆油又賤得多。

於是就有人跑回家去拿了一個瓶子和八十五個錢來買了半斤洋油。他的名字叫做慶五。大家看見他買了洋油。都很羨慕他。一齊道。「慶五，這洋油今天晚上點不點呀。」

慶五道。「自然要點的。」

慶五也笑着答應着。提了他洋油瓶向家裏去了一羣人於是散開了。那賣洋油的看見沒有什麼生意。便搖着他手裏的東西。挑着他的擔趕路去了。

☆ ☆ ☆ ☆ ☆

這天村子裏人所極希望的夜。果然到了。他們急急的吃了夜飯。都跑到慶五家裏來了。在天色方才黑落的時候。大家早催着慶五拿出那洋油來點了。慶五只得將那一瓶洋油拿了出來。却問道。「究竟怎麼樣點呢。」

洋 油

高誌操藏書

一一

這一問却問住了。因為那賣洋油的並沒有告訴他們究竟怎樣點法。是在他們許多人中間。總有幾個聰明人的。於是有人說。「那賣洋油的既然說洋油和豆油一樣可以點燈。不過洋油比豆油明亮。那麼想來洋油的點法和豆油是一樣的子。」

大家都以為這樣解決是不錯的。急急的催着慶五將平時用的燈盞拿出來。將洋油代了豆油。仍舊安放了燈芯。用火點了。立刻可以看見很美麗的明亮了。

於是慶五果然如法泡製。將洋油和燈芯安放在燈盞中間。從一位老人手裏的煙管上取了一個火。笑嘻嘻的走過去點那燈芯。這時看的人屏心靜氣的

只等那洋油發出明亮而美麗的光來。可是在一剎那間。燈芯點着了。延燒了。啊！好旺的一蓬火呀。在一燈盞洋油燒完之後。滿屋子都是黑的烟。迷漫得大家的眼睛都睜不開。他們驚異得不知說什麼才好。他們所早已預備着贊美那光亮的話。一句也用不着了。他們你看看我的半晌做聲不得。在靜悄悄的中間。只聽見慶五微弱而戰慄的聲音道。「唉！這樣可怕的美麗的光亮呀！」

★ ★ ★ ★ ★

從此他們以為取火總是豆油燈盞和松明最好的了。外面來的騙人東西。總沒有人再肯嘗試了。於是他們仍舊安安穩穩的度他們古老的日子。



處處使我們快活，發笑。他不紅白的臉，和圓圓的眼鏡，都使我們看了不覺得討厭。他又專會做去許多笑話來，引我們笑。我們起先不大知道他的姓名。因為他是從上海來的，就叫他上海人。

去年正月裏我哥哥討嫂嫂的時候。我們家裏的熱鬧。我至今還沒有忘掉。我們所住的村子。雖然不算得小。但是城裏的人却不大有得看見的。我哥哥在上海讀書。朋友交結得多。所以那天討嫂嫂的日子。哥哥的朋友。無論城裏的上海的。來了總有二十多位。他們穿着漂亮的衣服。說着有趣的話……啊！那一天多少有趣呀。

許多客人中間。有一個最使我們忘他不了。因為他

我哥哥和嫂嫂拜堂的時候。是請那上海人賀禮的。他唱一鞠躬。二鞠躬……跪……哎喲！三鞠躬。這一來我們便大笑起來了。我們笑到眼淚出才止。但是他又鬧笑話給我們笑了。當新郎和新娘交拜的時候。他唱了一鞠二個字。躬字却不接下去了。我哥哥和嫂嫂上了他一個當。已經自然而然的鞠躬了。這一來又使我們大笑了一番。

我要好的鄰舍明芳姊姊。那天也來吃喜酒的。她私

下問我道：「姊姊，那發笑的客人是誰？」

我道：「我不曉得他的姓名。只曉得他是從上海來的。」

那時我的話已經給我身旁幾個老鄰舍聽見了。都道：「怪不得。原來上海客人，這樣的有趣。」

後來我們覺得好像凡是那上海來的人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發笑的。所以我們一直的注意着他。有的時候在屏風角上張看。有時在窗子外面看。都能夠尋到他滑稽有趣的舉動。

天晚了。客人吃過了酒。在外面預備着吵新房了。那時我們也早已料到有這麼一着。所以我和明芳姊姊預先就站立在新房裏桌子角邊。那是一個很好

的地位看有趣的吵新房的。

後來他們來吵新房了。第一個進來的就是那上海人。他笑嘻嘻地道：「新娘子，別要見怪。我們來拜見哩。」說着後面一同進來的許多人，都也笑着附和看他。

那時伴房的起來代表我嫂嫂謙退了兩句。什麼諸位請座哩，簡慢得很哩。也說得圓到得很。但是伴房的一二張嘴，總說不過許多客人。他們坐着或者有的立着。監着西瓜子。隨便的喜笑亂談。又使得我們笑了幾陣。忽然那上海人跳起來道：「我們吵新房。忘記掉了新郎。那像什麼事體。新郎呢新郎。快去找。快去找。」大家也附和着要找新郎。於是內中有

兩個便立刻跑去找了。那上海人看見了我們，便笑着問我們道：「新郎呢。新郎躲在什麼地方。」

明芳姊姊笑着道：「新郎怕吵新房逃去了呢。」

那人又笑着問道：「逃在那裏。那裏去了。」

明芳姊姊道：「不曉得。」

我看明芳姊姊那時的臉紅紅的。我雖然不曉得她

那時的心理如何。但我看他們倆眼睛互相注射着。

一問一答。委實有些好看呢。

後來居然被他們找到了新郎。他們簇擁着哥哥進

來。那上海人道：「我提議要新郎向新娘子賠不是。

因爲他出去了好多時。不在房裏陪着。你們諸位贊

成感。」當然這種有趣的事。大衆一定贊成的。於是

他就向我哥哥道：「新郎聽着。大衆的意思都要你

向新娘賠不是。你不能犯大衆的意思。快快的賠個

不是罷。」

那時我哥哥面上紅得很。不住的想逃。又逃不了。只

得連連的向他作揖求饒道：「對不住。不要惡作劇。

請你多吃幾包喜果就是。」

他笑着道：「不能。你對不住要向你新娘子說。你如

果說不來。我就教你。你說：「新娘子。我實在對不起。

躲了這許多時候。」

這話我哥哥如何肯說呢。但是他們竟執意要哥哥

說。於是我哥哥無可奈何。扁鰲着走到我嫂嫂面前。

照樣的說了一遍。這一遍却引得全房間裏的人都

笑了。就是新娘子也覺得忍俊不禁哩。」

後來那上海人又想出新花樣來了。他說道：「還有一樁事。也要新郎做給我們看的。我要新郎敬新娘一筒水烟呢。」

那時伴房的起來替新郎解圍了。他道：「謝謝衆位盛意。新娘子是不吃烟的。」

那上海人道：「你不要說新娘子不吃烟。要是新郎敬她一筒。她一定肯吃的。你快不要邀功。替他們夫妻倆解圍。」說着仍舊推着我哥哥定要叫他敬新娘一筒烟。他在位客人手裏搶了一支烟筒。又找一個紙煤。却找不到。便急急的問伴房。紙煤在什麼地方。伴房道在抽屜裏。那抽屜恰是靠近明芳姊妹

立的那面。明芳姊妹聽伴房說在那抽屜裏。就立刻開了抽屜。拿了一把紙煤。授了給他。他笑着向明芳姊姊道：「謝謝你」這一句却早使得明芳姊姊臉上十二分的紅起來。他只對他微微地笑着。

後來我哥哥又却不過衆人。只得敬了新娘一筒煙。引得大家笑了一番。於是那上海人又起來道：「好了。時間也遲了。我們也不肯再吵下去了。請新郎給我們喜果吃了走罷。大家於是又一片聲嚷着要討喜果吃。伴房的在箱廚裏拿出一只大籃來。大家一哄上前爭先的搶。急得她慢慢慢慢的直喊。那上海人一手將籃奪過來。大聲道：「不要搶。由我來分。每人一包。輪流的領取。如果有得多。再加一包。到拿完爲止。」

「於是他便每人一包的分給了衆人。但是我親眼看見。他却分給明芳姊姊兩包。我們領了兩次共一兩包。明芳姊姊却拿着四包。這事幸虧沒有人覺得。不然又要鬧起來了。喜果分完之後。我們便都散了。」

★ ★ ★ ★ ★

那上海人是住在我家的。在第二天的下半日。我和明芳姊姊在園裏散步着。可巧他也在園裏。我們碰見了。他對我們笑笑。而尤其對明芳姊姊看着。那時我們當然也對他笑笑點點頭。他也點點頭。便走過了。當他走過之後。明芳姊姊又回轉頭去看他。那知他也回轉頭來和明芳姊姊的目光鬥個正着。他們倆不知不覺的又笑了。那時我有些覺得明芳姊姊

有了心了。我只管對明芳姊姊笑着。她倒有些不好意思。紅着臉問我道。「你笑什麼。」我道。「我笑你笑什麼。」她道。我笑那人的好笑。」我道。「那人有什麼好笑。」她被我問得窘了。便用別的話支開道。「你曉得他手上戒指上鑲着一顆什麼。昨天晚上在新房裏燈光下灑着。一亮一亮。怪好看的。」我說。「我沒有留心。或者就是金剛鑽。上海人是通行戴這東西的。」她又道。「金剛鑽是很貴的。」我道。「自然。」她自嘲自語的道。「那是他家一定有幾個錢的。」我笑起來道。「那個管你什麼事。」她忽然間覺得了。登時面上又紅了上來。假意的打了我一下。便一直的逃了去。

上海來的客人

上海來的客人

就在那天傍晚時候。我在樹林裏看見他們倆講着話。在小河邊散步着。但是我並沒有驚擾他們。

★ ★ ★ ★ ★

現在明芳姊姊是達到她的志願了。她果然嫁了那上海人。在她出嫁的前兩日。她好不快活。她私下對我說她到了他家。還要送一只金剛鑽戒指給我呢。但是命運之神。專門做弄癡心的男女。照前兩天我所聽到的消息。說明芳姊姊的境遇。我真覺得不忍說呢。咳。誘惑人的惡魔。遍佈在世界上。便在鄉村裏。他也會尋來。真使人不能防備呢。

八月十一日作

說海珠璣

凡人於百靜之中。能寂然而聞恆人之所不能聞。天下無賢愚不肖。其收場均情之奴隸。情之命。勿論主教學而行之南洋各島之士。著亦俯首而聽。其在女子。則情節自勵。固聽受約束。即蘇嚙部中之女。亦毋能逃此羈勒。自北極至赤道。由赤道暨兩極。無專制之君。權力能如愛情之巨者。愛之所至。能使枯木成花。亦能使繁縟之林。亭夷為窮壤。此但視情人之嚮背耳。凡有忠君愛國甘死如飴之心。一得柔婉數言。則壯心立歸烏有。故愛者可謂環球中一大專制之帝王。惟其來也有似天仙。令人人生無窮之美滿。或則遇愛轉成愁。如蒙重愛者（稼湖仙影）



每天傍晚的時候。我總到江邊去散步。偉大的江水。一呼一吸地沖激沙灘上

的小石子。那些石子便也在水沫中滾來滾去。好像嬰兒在慈母懷中一樣。金黃色的太陽。也在許多山峯中間隱了下去。只賸了半天紅霞。兀自靜悄悄地照着遠遠的開口鎮上的屋子的粉牆。也都顯出美

麗的紅色。而江中的船隻。在這時候尤其覺得很和緩的移動着。在這樣恬靜而溫柔的風景中。我徐徐的走着。領略着。精神上有多少愉快呀。

船裏人講話的聲音。和江邊船廠中鏗鏘的聲音。都使我只覺得他調子的和諧。而不覺得有一些討厭。我有時也慢慢地信足所之的到那船廠裏去看看。那些工人正個個很勤奮地做他們的工作。那船廠並不是大規模的造輪船的那種。只不過造幾只本國式的大船就是了。所以那廠也不是有什麼建築得極神氣的工場。他不過搭四五座大蘆葦棚就算了。現在我且不說這些。因為這種描寫。在這篇小說中是並不需要的。

我且說那船廠主。他是一個很安閒的人。我總看見他手裏托着一管旱煙管。將來一口一口的呼着。有時坐坐。有時走走。在那船廠裏監視着工人的工作。

從一早上工到下午散工。他總不離開他的工廠。所以從此考察。我覺得他竟是一個小心謹慎而有毅力的人。

有時我和他談談。他總嘆息他生意的衰敗。他常常說。「咳！現在我們生意真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記得二十年前那時我老人家還在那時一天總有十多件生活交代我們做。現在真不對了。」他雖然這樣的嘆息。但是我看就是現在他工廠裏正在工作中的生活做。已經好像忙得不得開交了。大凡老年人總喜歡贊美從前。所以我也不十分替他惋惜。我說。「可是現在的工價比從前漲了。所以生意雖比從前少。但是實際上也是一樣的。」他聽了這種

話。他立刻道。「可是現在各種東西都貴了。工價便漲也是白漲的。於我們完全得不到利益的。」不錯。這話的確不錯。所以我竟也不能再說什麼。

有一天我到船廠去。看見那裏的工人都不在做工。却圍住了那廠主。鬧鬧嚷嚷的。我想一定有了什麼大事了。倒也不敢挨進去。只立在外面看着。後來好容易等那些工人都散了。只見船廠主沒精打彩地出來。我便上去道。「喂！到底什麼事？」

他說。「咳！我這作場開不成了。他們工人今天和我說。要加工價。本來每天二角半。約要加到四角。我說我加不起這麼許多。可是他們一定不答應。現在我許他們過三日討回話。你想照此情形我那裏還

支持得下去。」說罷又接連地嘆了幾聲氣。很失意似的去了。

那船廠裏工作聲音。兩天沒有聽見了。在第三天的下午。我第一個到船廠裏去候着。後來工人們也陸續來了。當他們紛紛議論的時候。那船廠主也到了。立刻他們圍住了他。問他怎樣了。船廠主道：「你們且靜些。我和你們約好三天討回話的。現在我對你們講。你們說要加工價。我也明知現在生活程度高了。東西一天貴似一天。你們也有家室。自然要覺得這點點工錢要不夠了。但是你們也要原諒我些。因為現在交來的生活。我說要漲工價。有許多顧客便立刻跑到別處去做了。所以我看倒要沒生意做。於

是終究提高不起。我這面提高不起。而你們却要求我加到四角。這叫我如何賠補得起呢。現在我也不敢使你們失望。我想照原有數目加五分好麼。」說罷轉他一雙帶着恐懼色彩的眼睛。向他工人望着。這時許多工人在四面起了許多呀呀的聲音。這當然是表示不滿意的符號。果然有人開口了。他說道：「老板。加五分洋錢有什麼用。」許多人附和着道：「咄！五分洋錢有什麼用。」

「你們原諒我。過幾時我們生意好了。再加點就是了。」船廠主帶着要哭的聲音。懇求着他的工友。但是工人方面到底還未滿意。後來做好做歹加上二分洋錢。才算雙方和解。可是船廠主早已兩眼飽

含了眼淚了。

船廠裏斧鑿聲音。仍舊響着。船廠主也不再托着早煙管盛工了。他自己拿着工具和他工人一樣的

做工。因為他想着自己也做一工。或者可以彌補他加工的損失。又過了幾日。他辭掉了一個工人。却叫他

未滿十四歲的兒子來補那工人的缺。他們父子倆勤奮地工作。不敢偷懶一時半刻。可是不到十天工

夫。船廠主又遇到了不幸了。一天。有兩個警察來問道。「這船廠是那個開的。」於是船廠主不得不道。

「是我開的。恁兩位有什麼吩咐。」警察道。「廳裏有命令。凡是工廠每月都要出警捐。你們船廠當然也是工廠。所以來開你們收捐。」

船廠主道。「啊！警察先生。我們並不是像紗廠火柴廠那樣的廠。我們只不過一個作場罷了。先生。我們並不是工廠呢。」

「胡說。這裏不是叫船廠麼。船廠難道不必拿出捐錢的麼。」兩個警察聲勢洶洶的說。

船廠主聲浪很顛動地道。「是是。那麼每日要捐多少呢。」

那兩個警察向四下裏將船廠相了一相道。「像這麼一家船廠每月只要二千錢夠了。」

船廠主驚得哭出來了。他啞着喉嚨道。「先生。我們開着小小一個工作場。每月也沒有二千錢好賺。怎能夠出這樣大的捐費呢。」

警察鼻子裏哼着道：「你不願意出嗎？你願意開作場嗎？」

船廠主連忙道：「願意出。願意出。不過……。」

「有什麼不過。你肯出二千錢一個月便准你開。不肯出便給你發封了。」警察又這樣吆喝着他。

到底警察先生的威嚴是不能犯的。於是船廠主終究忍痛拿出二千錢來。警察也給了他一張沒什麼用的收據。臨走的時候。向他道：「下一個月的捐費預備着。」

我覺得人生簡直好像在冰水上走一般。前後左右都時時有極尖利的冰來刺。走路的一個不小心。便給他刺了一下。或者偶一失足。便立刻滑到冷極的

冰穴裏去。即便你走得很小心。可是有時也不免有些落下的冰塊來傷害你。我想像那船廠主加工的一樁事。已經好像冰刀一般的刺了他。他雖然以後

竭力的小心。可是警察來索警捐這種意外的損失。又來尋着了。他想和他兒子不顧性命的勤奮地

做工作。可是究竟年紀也大了。他兒子年紀又太小了。都禁不起這樣的辛苦。到底他們父子倆都病了。雖然他們都極希望病好起來。免得受再大的損失。但是病魔從來不曉得可憐人的。一天天的病着。直

到了一個月多。才有起色。他病好之後。有一件事使他絕望。他曉得就在他自己的作場旁邊。又有人來開了一所船廠。而他自己

廠裏的工人。又因爲他生病着沒有人監督。便個個偷懶了。有好許多生意給那新開的廠裏。兜攆去了。後來他看看越發不對了。那新廠的工價又比他的

低廉。有些主顧也不來尋着他了。他也想減他的工

價。可是如何減得落呢。他那時就好像我說的走在

冰山裏走到了極深的冰谷中去了。他也沒有法子

挽回。再也不能支持他的作場了。現在我再。也尋不

到他的作場。因爲他所有一切都已經拆賣給別人。

而他自己呢。聽說在一個學校裏當門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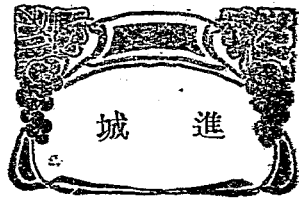
我常常在散步時候。想到那船廠主。我想像他本來

也很安適的生活着在這世界上。但是後來却竟處

於一種困難的境界到底拋棄了他安適的船廠主

生活而踟躇着做一個門房。這究竟是誰的罪惡給造成這麼一個結果的呢。最後。又常常使我聯想到世界的進化和人類生活程度的關係。

尋常婚姻。不足云愛。若天下
之至情。其用乃如點金之石。
所觸皆成黃金矣。(同上)



小明福曉得今天他父親要進城了。他一早就起身來燒水燒飯。一切事體都比往常做得早。在七點鐘沒有到。他已經在門口守候着了。

他父親很安閒地吃過早飯。挑着一副擔子。袋裏裝了幾塊洋錢。因為這時已將過年。所以他們也要打些年貨了。他慢慢地出門。向進城的大路上預備走了。

「父親進城嗎我也去。」明福攔住他父親這樣說。他父親道：「你去做甚。」

進城

明福道：「我今年沒有去過。我也要去的。」

「你也沒有整齊的衣裳。」他父親又這樣說他。

「不要緊的。衣裳不在乎。我一定要去耍一輪的。」

明福糾纏着他父親說。他父親不能禁止他。只得道：

「那麼你就去。可是走不動我可不管。」明福笑着道：「不要緊。走得動。一定走得動。」他快活得嘴

裏不住的呷唔這的話。

他跟在他父親後面走着。他想到了城裏可以看見不少有趣味的東西。街上的人怎樣的擁擠。店家有怎樣偉大玻璃窗。陳設着的東西有怎樣華麗而可愛。茶店裏有怎樣熱鬧……以至一切城市的繁華。他將去年進城所看見的重復印到他腦子。使他對

于路上走着所日日看見的有鳥窠而沒有葉子的樹。着了霜的草。木板的橋。和在麥場上啄食的鷄鴨。都沒有了趣味。他以為這些是討厭的東西。萬萬及不到城裏的好。所以他這樣想着也不覺得腳力疲了。他只想早早到了城裏。那些好看的东西就有得看了。

當他看見城門的時候。他何等的快活。他催着他父親走得快些。其實他父親比他走得本來已經快得多了。他忘記了去年進城所走的路徑。他以為一進城就熱鬧的。那知今天却使他失望了。當他和他父親進了城之後。他看看兩邊的房屋。的確和鄉下兩樣了。可是街上的冷清清沒有人。却也和他們鄉下一樣。他禁不得奇怪起來了。他問他父親道。「怎麼城裏今年不鬧熱了。」

他父親道。「鬧熱的地方還沒有到呢。這樣要緊。」他才覺得城裏也並不是到處鬧熱的。有些地方也和鄉下一樣的冷靜。後來他達到他的希望了。穿過了沒有幾條街。便走到了熱鬧的市場。他驟然迷住了他的眼光。實在因為好看的花花綠綠的東西太多了。這些東西不能使他一件一件的細看。一齊攝入他的眼簾。叫他那得不迷住了呢。他最先看見的當然是來來往往的人了。有些女人在街上走過。穿着地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華麗的衣服。而且在肩膀上還大都加上一件猩紅的東西。那東西兩端的

鬚頭。宕也宕的好不神氣足。他再看有些男人穿的衣服。也和女人一樣的好看。有些外面還披上一件……一件外國式的絨的袍子。他也叫不出這種衣服叫什麼名字。也將許多人的衣服和他父親的衣服對照了幾次。他不知怎樣覺得他父親的衣服有些不像衣服了。可是他到底又猛然想到他們是城裏人。我們是……

他留戀着東看西看。那時却要他父親走得慢些了。後來到了一家店裏。他父親走城進去。他也跟進去。那店的櫃臺很高。使他看不見櫃上的東西和裏面的人。他只好獨自四面的看看。可是買東西的人太多了。一個提了一大包出去。一個又進來了。這樣只

好使他覺得那店的偉大。而不能觀察他怎樣偉大。他想老是站在櫃臺下面等着。也沒有味。他問他父親道。「父親我要出去看看。」他父親道。「你去。可是不要走遠。看一歇就回到這裏來。別迷了路。」

他答應着出去了。忽然他想或者要買些東西。那一定要錢的。於是再回轉來向他父親要錢。他父親摸了七八個銅元給他。這數目他在家里是從來沒有拿到過的。今天他想父親一定爲了城裏的緣故。所以給他這樣許多錢。他那時快活到怎樣啊。

他看看許多東西都是可愛的。雖然有些他也不曉得什麼用處。可是爲了那東西的美麗。他也想最好使他有這樣東西了。但是雖然他以爲袋裏有了錢

了。不過他對於他所看中的東西，他並不想買。而且連得價錢也不想問一問。因為他也聽見人家說起

過。城裏的東西不比鄉下。有時小小的一件東西，也要買幾十塊幾百塊錢。所以他決計不敢去上當。問一聲價錢。他只揀他喜歡的東西。在玻璃窗外面立着看他幾十分鐘就算了。

他慢慢的走着看着。忽然走到了一口水菓店裏面。擺着許多紅的黃的青的果品。除出有幾樣他曉得之外。還有許多他所沒有看見過的果品。他想買點水菓吃吃。也是好的。不過他却不敢買那些高貴的果子。他看見水果攤的角上陳列着許多紅蘿蔔。他想這東西是最便宜的。橫豎袋裏錢多着。嘴裏空着。

這紅紅的蘿蔔何不吃他一個。他打算好了。便想問問價錢了。

「喂！」他漲紅了臉。聲浪顫動着向裏面一個正在和別人說笑的店夥打招呼。可是那店夥也沒有聽到他的聲音。便也不注意他。他膽寒得想不買也罷。可是到底想着甜甜的蘿蔔還是吃一個好。於是他振作起他法生生的喉嚨喊道：

「喂！蘿蔔幾個錢一個。」

那店夥聽見了。不經意的道：「兩個銅板一個。」這一句話使他再也不要想吃那蘿蔔了。他想這種蘿蔔在鄉下買買。只要五個錢。便可以吃一個。那知城裏却要賣二十文錢。他想二十文錢決計不願意

吃他了。他看那店夥還看着他。等他拿出錢來買。他想這番窘了。沒奈何飛紅臉。說了一聲不要。便旋轉身子沒命的逃了。可是他還聽見那店夥發笑的聲音呢。

他只知道那店夥一定要追他問他爲什麼問了價錢不買。所以他逃得只顧後面不顧前面。猛然撞在一個人的身上。他立刻抬起頭來一看。却是一個警察。那警察給他一撞。倒吃了一驚。吆喝着他道。「小東西。怎麼走路不留心點的。」

他想不好。又闖了禍了。便也不答話。問斜刺裏逃了。他總不肯爲了小小的窘迫。便舍了繁華的街市不看。他定了定心。仍舊一家一家的看過去。有些賣鐘

表的。陳列着許多大的小的鐘表。有些店賣鞋子的。便有許多式樣的鞋子陳列着。有一片大店是專賣玩具的。玻璃窗裏陳設得一發好看了。皮的洋囡囡。鉛的小兵和木馬。會得宕秋千的機器。那樣不使他快活和喜歡。但是他是一個明白而正直的鄉下童子。他曉得這些東西決不是和他父親的力量所能得到的。所以他對了這些東西。却並不要拿回家去玩。他想就在這玻璃窗外面玩一刻兒罷。可是他看見在那店裏有大人抱出抱進的城裏孩子。手裏都拿着些玩具。他到底也是個孩子。不知不覺的也生了許多羨慕的心。

一個衣服穿得齊整整而並不華美的中年婦女攜

着一個穿好衣裳小孩子。從那店裏出來。那小孩子裏捧着許多玩具。他看着四下裏圍着他的小孩子。似乎他最有幸福了。他面色上好像十分驕傲似的。小明福那時也看見的。他想着那小孩子能夠將所有的玩具中間。揀一樣出來送給他。那就是他今天的幸福了。其實這種癡想是只有小明福有的。他兩眼看着那小孩子。他想爲什麼父親總沒有一回買些玩具給他的呢。和鄉下小朋友天天所玩的。都是泥塊木頭。一點也沒有趣味。看那孩子年紀和他差不多。却捧着這麼許多玩具。在他小小的腦子中。思想起來。幾乎使他昏迷了自己。

小明福剛立在他們身邊。他們所說的小明福也聽到一句半句。他只聽見那婦人屢次拍着那小孩子的肩背。向別一個婦人說什麼小少爺要買東西哩。小少爺定要叫我領出去玩哩。口口聲聲的喊着小少爺。明福想或者那小孩子是小少爺了。但是他又想小少爺究竟怎樣一個稱呼呢。那婦人叫得這樣親熱。或者是個最好的名詞。可是比那警察罵他的「小東西」這個名詞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

他覺得在街上逗遛得時間太多了。慢慢地仍舊走回他父親買東西的南貨店來。他父親東西還沒有買完。於是他再在店門口立着。再看看來往的人。他正看得出神。忽然一陣的人聲。霎時間圍住了

一大羣人。忽然人又紛紛的散了。一個兵一手提了一個做買賣的人的衣領。一手捏着拳頭。不管頭面的將那人亂打。後來看的人也看不過了。有幾個便出來做好做歹解勸了開來。而且又向那兵賠了幾聲不是。其實還沒有曉得爲什麼打來。究竟那一個錯。那一個不錯呢。而那兵却還狠狠的罵了幾聲走了去。在兵走去之後。許多看的人才紛紛的講起話評起理來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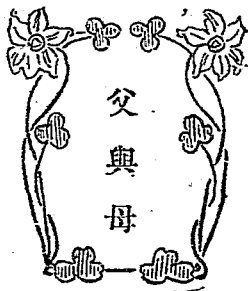
小明福回家之後。他天天總冥想著城裏頭的熱鬧——街上的人店家玻璃窗裏的東西。這些都使他想到的如在目前一般。癡癡地笑起來。但是偶然也

進 城

到羅蔔的價錢。警察的兇惡。小少爺和小東西兩個名詞。兵的打人。這些印象又使他情願安安逸逸住在他們草屋的鄉下了。 八月十九日作

愛根之出於女子。猶陽光之被於地球。女子得此始有生機。非是則猶花之萎謝。若在嬌嫩之稱。匪特萎謝。且並根株枯矣。故女子非涵之以情。則知覺容貌。均將抑抑而摧陷。無復發生之狀。故女子若遇很戾之夫。是悉其知能。付之不情者之一訣。若身入情愛之中。不特副其願望。且足助長其心神。(同上)

凡男女各有薄倖之性。男子見異則遷。所遷者後情重於前歡也。於事尚順理而成章。若女子則惟利是視。見利而趨。初不以情之淺深爲審量。其事純出人慾。世事苟割悉而洞其微。滋味初不外此。幸生人汝汝。迷信希冀交雜於中。故隨緣而感得其樂趣。若一一剖其真相。豈復值得一錢。今茲社會中人。往往自舍其真。但耽其影。踞影爲真。因之嗜慾騰上。乃文飾以佳名曰情。至怕鬼貪生。則又文飾其名曰宗教。而攬權務得之人。則稱之曰幹才。銳進之人。而人中尤以女子爲最。其人真相。尤避電光。設得電光照臨。則萬醜畢露矣。久而久之。竟不審所謂真者。（豫湖仙影）



在落大雪的一天
的傍晚。徐家鄰舍
都聽見那富翁徐
之民家正吵鬧得
利害。徐老頭兒撐

起了喉嚨。拍桌打凳的罵着。也不知罵些什麼。直罵
了一二點鐘還沒有停止。那些鄰舍爲了好奇的心
所驅使。便想到他們裏面去看看。可是那大門却已
緊緊的關了。就在門縫裏窺張。也看不到什麼。
好奇而多事的鄰舍。終要想探聽裏面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們也不肯就回進他們自己的屋子裏去。他

們三三四四的在徐家門口檐下聚談着。胡亂的猜
度着。也不覺得一片片的白雪飛上面來作冷。
後來一陣吆喝聲。從裏面出來。立刻大門開了。徐老
頭兒用力的將他兒子推出了門。便將門砰的關上
了。在門裏只聽他罵道。「從此你不要想進我的門。
我也不認你做兒子。你有本事隨你去在外面胡鬧。
也不關我事。」

那些鄰舍奇怪極了。想不到老頭兒竟要趕出兒子
了。雖然也曉得他兒子平時在外面的確不務正業。
做一個游蕩的墮落子。但老頭兒竟能夠舍棄了父
子之情。下這一下辣手。那真是他們所料不到的。那
時他們看徐老頭兒的兒子。穿着一件半新的皮袍

子。將兩袖不住的揩拭眼淚。一聲不響的對那六扇廣漆大門立着。也會敲了幾下。哀哀地叫了幾聲「爸爸。」但是徐老頭早已進去了。門裏靜悄悄地也沒有人響一聲。

半點鐘之後。徐老頭兒的兒子放聲大哭了。他看到了最後的境界了。一切是失望了。他抖瑟瑟的踏着雪向大街上走去。

起先那些鄰舍只管看着他陪着他在門外。也不說什麼。當他走了之後。立刻引起了不少的議論。有些說徐老頭子太下辣手了。有些說他是自作自受。也有些替他可憐。有些只說今天晚上不知住到那裏去。這種雜而無用的閒話。當一樁事發生之後。凡是

旁觀的人都喜歡說說。其實也聽聽覺得好笑。

寒冷的夜裏。徐老頭兒的妻子。爲一種悉索索的聲音。驚醒了。溫暖的睡眠。她想道聲音好像就在外面一間裏。那間就是徐老頭兒辦公室。他聽聽聲音有些奇怪。屢次想叫醒她丈夫。可是想想又不願意去擾他好夢。便悄悄的穿了衣裳。點起一支洋燭。走到門邊先向外面張了一張。却是使她吃了一驚。因爲外間正是一個人。在着。那人手裏也拿着一枝洋燭。可是背着門立着。面龐也看不清楚。也不知他正在做什麼事。她於是用手在門上輕輕地做了一種聲音。好像使那人留神似的。門上一響之後。便將門輕輕的開了。一脚跨了出去。她想這麼一來。那賊一

定可以驚走的了。那知不然。當她跨出門限。那人也
可巧回轉身子來。

「啊！你！」她看見了那人的面孔。立刻驚惶而竭
力的做輕了聲音喊着。

「母親。」那人也輕輕地叫她這一聲。可是眼睛裏
好像已有了兩點眼淚了。

「你……你來做……甚麼。」她顫巍巍的聲音問他。
可是他卻只俯首無言。不住的將兩脚在地毯上移
來移去。兩支洋蠟慘淡的光。照着他們。倆灰白的臉。
尤其覺得那夜的如死了。

「你父親是不能留你的了。」她過了半晌才說這
一句話。又道。「除非你能夠好了。」

「現在叫我怎樣。」她兒子很胆小似的說。

「你且在外面過了一年半載。自己歸正了。或者你
父親有回心轉意的日子。」她眼睛上掛着眼淚。很
慈愛的和她兒子說。

她兒子也並不再說。只微微地嘆息着。失了光采的
眼睛。只向他手裏的洋燭看着。

「我光着身子到那裏去。」他靜了半晌。又這樣不
清楚的說。

她懂他兒子說的話了。她叫她兒子且坐一刻。自己
便又悄悄地進房去了。

當她給她兒子一小卷東西的時候。徐老頭兒從夢
中醒了。他在床上高聲的問道。「外面有什麼了。半

夜三更裏起來。」

這一問驚得她兒子立刻從他進來者路上逃了去。他母親竭力鎮靜了道：「貓捉老鼠。打翻了椅子。所以出來看看昨夜不知怎的。後面的門也沒有關上。」說罷便將她兒子進來所開的門。一重一重的關了。然後再進房安息。徐老頭兒也並不覺得什麼。第二天的一早。她便在後門外掃雪了。

一天一天的過去。她天天向她丈夫請求。允許她兒子回來。雖然兒子不好。但是總是自己的兒子。可是她丈夫總冷冷的道：「不好的兒子。留在家做甚。倒不如沒有。」但是雖然這樣說。不過在他快活的時

怎樣得到安慰和幸福。倘是他妻子也和他說或者自己的兒子在外面已經改過了也未可知。那他又靜默着不響了。這種靜默。或者也足以表明他心裏也還有一些希望。也未可知。五六個禮拜後將一天的傍晚。她得到她婢女春香的祕密報告。說她被逐出的兒子。要在晚飯之後在後門口見她。她得了這一個消息之後。她心裏如何的不甯啊。她只望着天最好立刻晚了。吃晚飯了。可是如果沒有心事的時候。光陰的過去。確是很快的。但是有事的時候。你要他日子過去得快些。雖然沒有多少時候了。可是他好像故意和你刁難似的。只是慢慢地一分一秒的過去。

「好容易她吃過晚飯了。她瞞過了丈夫。私下到後門口來。向四下小路上望着。不多一刻有一個黑影從遠遠地來了。她也不十分看得清楚。她想她兒子不知可會受什麼痛苦。幾個禮拜不知住在什麼地方。她心裏胡亂地想着腦海裏不時的湧現出各種幻像。好像她兒子已經在外面飢寒而死了。又好像她兒子已經做了乞丐了。這種幻象其實是天天她所遇見的。不過在這一剎那間。覺得湧現在她腦海中格外的雜亂。」

她正望着那黑影胡想着。那黑影却逐漸的走近了。她早看得出是她天天所希望的兒子。她一句話也不能說。只是在她笑臉上流滿了眼淚。

「啊！你這麼弄得這樣了。」她突然看見她兒子的皮袍子。已經不穿了。這樣寒抖抖的神氣。如何能夠不使她驚異而發問呢。

「遇見了流氓劫奪了去了。」她兒子這樣地對她說。

「一切都沒有她麼？」她問。

「一切都沒有了。」她兒子接着就答了。

「所以今天來見母親。想母親再給我些。」她兒子又繼續說着。她深深地嘆着。一手在衣袋裏取出一

小卷東西給了他道：「我所有的都給了你了。以後……以後我並不能向你父親去拿。你用得省儉一點。待過半年或三個月再想法子。」

在冷清的月光下面。她看她墮落的兒子。一步一步的走了去。

★ ★ ★ ★ ★

在一二年之內。他們並不能得到他們兒子的消息。雖然她常常私下差人去探訪。可是終不知道她兒子游蕩到那裏去了。有些人說他將他母親二次給他的錢都賭去了。流落在外面做乞丐。這種話又不能使她信。又不能使她不信。但是總之都使她感受到悲傷的。

一天徐老頭兒在街上召集了轎夫。將一個將死的乞丐抬了到家。可憐的夫人也認明白了他的面龐。他們倆只是嘆息着。而她更是哀哀地哭了。

那墮落到做乞丐的兒子。微微地睜開眼來看。見了自已在他父親母親的家裏了。枯澀而無光的眼睛裏。不由的迸出些眼淚來。可是那時已經太遲了。一切都遲了。那時也是傍晚。一線斜陽穿進了窗戶。正照着慘白的死人的臉。也照着了徐老頭兒的兩行不斷的清淚。

八月廿一日作



一禮拜之內。我最喜歡禮拜那一天。我天天望着禮拜。從禮拜一到禮拜六這六日之內。我連上課也沒有心思了。到了禮拜日的早晨。我總常常穿的

好了整齊的衣服。拿着一本大的聖經。在禮拜堂內沒有打鐘之前。我就第一個跑到禮拜堂裏去。揀一個適當的坐位坐着。

那禮拜堂造得非常宏大。可以容得下一千多人來做禮拜。雖然他並不是在熱鬧的城裏。可是在禮拜

堂的附近。有許多男女大學和中學。那禮拜堂的建設。或者多半是爲了那些學生罷。

禮拜堂的兩邊牆上。都掛着許多聖經上古典的圖畫。而耶穌聖母和十二門徒的塑像。也整齊齊齊的安放在兩邊。這些都是最精細的藝術品。雖然不喜歡耶穌教的人看了。也不能不稱贊他好看。所以有許多鄉下人和小孩子。每禮拜總來唱唱聖詩。做做禱告。其實一半也爲了來看看的目的。

一架美國來的大鐘打響之後。我總站起來向玻璃窗外看那些齊的像排隊一樣的學生。每人揀着聖經。從他們校門口說說笑笑的。向禮拜堂來。有許多女學生也穿着紅的。青的。藍的。絨衫。緩步而來。細細

的頭髮。被微風吹着。飄也飄的煞是好看。還有那花綠綠的鄉人。也足以使我看了覺得有趣。

他們一個個的進來。男女分開了。各自坐下。雖然不能坐滿那許多位子。可是也常常只有一小半位子空着。一二分鐘之後。牧師便上講壇了。那牧師也是

我這篇中間一個每人。我且將他介紹給讀者。他是個年老的牧師。也兼著兩處中學校的宗教教員。有許多人。說他是一位道德極高尚極忠心於耶穌基督的老牧師。可是我除了看見他每禮拜板着面孔講些聖經上的道理和閉着眼睛做些禱告之外。也看不出他是道德高尚的牧師。而他所講的道理。據說還是他女兒替他做的。他女兒就在附近

道。女學裏讀書。學問很好。有許多男學生。都知道她。替她上了個尊號。叫玫瑰王后。就這一個尊號。已可以看出她何等的美麗了。

且說那做禮拜的時候。老牧師披着一頭白髮。先叫我們唱讚美詩。於是一切人都站了起來。隨着琴聲唱起來了。但是在這時候有些學生是不唱的。並不是他們有特別權利。不必唱詩。實在這時候他們正各人運用最精確的眼光。找他們所注意的人。今天坐在什麼地方。後來讚美詩也唱好了。他們有的目的也達到了。於是專門向他們的物看着。這些事大概總是男學生居多。因為女學生究竟還有些怕羞。

牧師說讀使徒行傳。或者約翰書第幾章到第幾章。於是許多微細的聲音來了。有些故意讀着英文本。聲音也高出了許多。這是互相炫耀的意思。每一次做禮拜。總有不少學生這樣的。

我呢有時做做螻蛄後面的黃雀。去偵探他們的舉止。有時也覺得厭了。便翻開聖經中的所羅門歌揀一節讀讀。

緬愛人兮奪我心。

轉秋波兮驚我魂。

爾眷愛之情何其美兮。

美乃過分於醞醕。

爾膏之香乃勝於一切芬釐。

禮拜堂內

我愛人兮何爾之櫻唇乃滴如蜂房。

有蜜與乳乃在舌下。

飄飄羅衣。乃如利巴嫩之芬芳。

啊！這不是聖經中最好的抒情文字麼。可是牧師却從來沒有叫我們讀過。我常常想讀申命記和讀所羅門歌。究竟誰容易使讀的人發生較深切的印象呢。牧師常常講不要姦淫。如看見了女子便生邪念的。就是犯了姦淫。可是他雖然那樣講。就在同一時間。臺下那些學生正一個個都向他們戀人身上看着。這究竟怎樣說法呢。

我朋友告訴我『在一個中學裏新來了一個插班生。他是不信宗教的。而他們中學裏的宗教教員便

是現在在臺上講經的牧師。他極誠懇的勸那新學

生信教。那學生也一個個直的他說「耶穌究竟有

什麼道理。」

老牧師說「不是這樣說法。一個人總得有一種宗教信心的。」

「那麼爲什麼要信耶穌教。」那學生又問。

老牧師道。「耶穌教比別種教實在一暨。一部聖經能夠使你解決一切。一小時的禱告。能使你精神上覺得無罪。」

那學生總微笑着。搖了搖頭。老牧師見勸他不轉。便叮囑他說。「現在你是不容易相信的。不過我講你每星期日也拿着聖經。到禮拜堂裏來聽聽。你答應

麼。」

那學生起先爲了却不過老牧師的情。每禮拜總隨着大衆來做禮拜。現在却不了。他不但說做禮拜的沒道理。却常常在禮拜五禮拜六就想着做禮拜的日子要加快了。你想他究竟爲了什麼緣故變化的。氣質得這樣快。」我說「或者他已經信教了。」

「那裏！他決不肯信耶穌教的。他每次來連聖經都不帶的。我朋友這樣說。又繼續着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過到此地來結識幾個朋友罷了。他也並不是結識男朋友。他的目的是結識幾個女朋友。當做完禮拜出來。他總同着三四個女學生。據我所看見他和玫瑰王后同走的次數所多。所以近

來他也時常到牧師家裏和牧師講究聖經了。」

我笑道：「可是老牧師上了他的當了。」

「當然。牧師辛辛苦苦每禮拜將聖經上的道理發揮得纖細無遺。可是所得的効果只有鄉下人的點頭。至於大部分學生所感受的還不及兩方面。電心電的力量大呢。玫瑰王后一小時的眼波實在可以勝過他父親一天的演說。他父親除出做禮拜和上課時候之外。總不大有學生和他談話。可是他女兒在一次做禮拜的時候。就可以有不少紙團和情書堆積在她四圍檯上和地毯上。牧師閉着眼禱告的時候。有幾個人肯學他閉着眼俯着首的呢。」

「於是我的問題解決了。讀申命記自然不及讀所

羅門歌了。」我笑着對我朋友說。他却早已將眼光注射在那學生和玫瑰王后身上了。

世界行爲。恆多爲小說前半部。其結穴則大謬（同上）

天下甜蜜之言。萬勿堅信。而

婦人之言。尤多虛誕。（同上）

天下斷無永享順境。須知穠

花覆郁。其下正爲蛇蝎所家。

著毒夥也。（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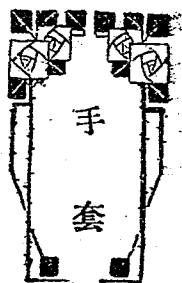
人欲得意於世界之上。烏能不俗。世界者。聚體魄。不聚靈魂。(迦茵小傳)

盛熱之後。覺涼愈速。惟其情篤。後乃無繼。(紅藥露傳)

天下有孀女之家。爲其老父者。固時時熨貼。未敢忤也。(洪罕女郎傳)

吾人有力時。常隨人貢其力。即使無力。亦須忿息而前。貪墮癡愛。各有所癖。安能一一糞除而去。物慾者。天下之公例也。人人不期咸遵率而行。勿論汝爲常人。即使天生偉人。得帝力爲獨厚。亦殊不能自免於僕僕顛頓泥滓之上。(同上)

君子小人原不分等第。無論起自民畝。長日朱邸。近君子者。卽爲君子。君子猶詩家也。半出天成。弗由人力。(洪罕女郎傳)(同上)



在早晨進牛乳的

時候。綺蘭夫人囁

嚅着向他丈夫道。

「蔚秋。我想去買

套豈不害羞」

蔚秋聽他夫人這麼說。覺得適他夫人大愛慕虛榮了。他很誠懇的道。

「綺蘭。你原諒我只是銀行裏一個書記。每禮拜只有二十元的薪水。上禮拜的薪水早已被房金飯金

「你不是有一副手套的麼。」他丈夫很露出詫異的神氣說。

「本來有一副白絨線的。已經帶黑色了。」

「帶帶有什麼要緊。何必再有這麼一注消費。」

「現在大通行棕色的皮手套。像我這樣黑色的白絨手套。我怎樣帶得出去呢。禮拜六晚上慕衛夫人家裏的宴會。又必須要去。這樣的冬天。沒有手

衣服費分配完了。今天還只有禮拜二。叫我那裏再有錢呢。我想人家也曉得我們的境況。你便沒有戴皮手套去赴宴。也並不會有人稀奇的。再我又要說像慕衛夫人那樣的豪富。時常的跳舞會。消寒會。我們這種人加入了。終要覺得消耗不起。綺蘭。我是終究愛你的。我並不說你。不過我也提醒提醒你。他夫人紅着臉道。我也明曉得我們自己的地位。

可是交際這件事決計不能戡然告止的。現在我也有些驕虎之勢。況且那天明霞小姐家的咖啡會也去了。慕衛夫人開了宴會就不去。也要被慕衛夫人疑心能不和他要好。蔚秋這一副手套你許我買了。我情願在每天吃食上省些的。以後我自然量我們自己的力了。」

蔚秋看他夫人說得這樣和婉而可憐。不覺的吻了她。兩眼注視她粉紅的臉。癡癡地笑着道：「綺蘭。我看你像小鳥一般的可愛。當你戴上皮手套的時候。我想你一定快活而滿意得像做了王后一般。」

綺蘭夫人聽他丈夫已經答應了。她果然已經快活起來了。她問她丈夫道：「你也去麼。禮拜六晚上。」

「我不去。我不十分高興到宴會的。那幾句浮而不實的客氣話。和許多醜陋而穿着得非常耀目的富家女子。都使我討厭得頭昏。」

「瑪莉女士和湘紋女士。都和她們丈夫同來的。」
綺蘭夫人笑盈盈地說。

「你也要我陪着去麼。」蔚秋笑着問他夫人。

綺蘭夫人道：「是的。最好你也去一遭。助助興致。也看看我戴那新手套。如何博得許多客人的贊美。」

蔚秋看他夫人快活的情形。也覺得極歡樂。一直的對她微笑着。忘記了牛乳和雞蛋都冷了。

★ ★ ★ ★ ★

慕衛夫人的家裏。電燈亮得比白晝還亮。男男女女

的客人。濟濟蹣蹣的在電燈光下來來去去。休息室裏充滿了幽雅的琴聲。一對一對的少年客人。都在草地上散步着。這時覺得在周圍一方里之內。完全都充滿了繁華而快活的空氣。

綺蘭夫人御着她新買的棕色皮手套。穿着一身華

美的服裝。胸前懸着一件小小的鑽石飾物。和她丈夫蕭秋先生攜着手進來了。慕衛夫人一眼看見便趕上前和他們夫婦倆相見。而且給他們倆介紹給

許多客人。可是綺蘭却並沒有覺得。許多客人和他握手時候。一種說不出的。異樣的感覺。但是他丈夫的聰明而精細的眼光。已經看出來了。不過他並沒有告訴他夫人。

那新手套自然足以引起客人們的注意的。有一個郁陶夫人先就說。

「啊！綺蘭你一副手套。儘夠漂亮了。」

綺蘭夫人好不覺得光榮。她微微地笑着好像感謝。

郁陶夫人稱譽她的盛意。

有許多夫人和小姐。都來賞鑑她的手套。有的說。「美麗的棕色。十指尖尖的綺蘭夫人。御着夠多麼美啊。」

有的說。「這種手套的樣式。實在是最好的了。」

當然棕色的皮手套盛行。還不到二禮拜。有許多要美麗的夫人小姐們。買也沒有買。製造的廠家也趕不及製造。綺蘭夫人却已在那一晚用出來。這自然

有許多人要羨慕而稱頌的。

綺蘭夫人很自然的說。

綺蘭夫人笑着聽她們一句一句的贊美。迴轉眼去看看她丈夫。她丈夫也正對着她微笑。她如何心滿意足呢。但是她不能不謙虛幾句。她道：「御着這種粗劣而不值錢的東西。怎麼值得諸位這許多稱道呢。」這話她自己覺得說得太違心了。所以禁不住臉飛起了一陣的紅暈。可是因這一句謙虛話。又引起了些問話了。有一位小姐道：

「啊！這麼一副手套要九塊多錢。」有些省儉些的夫人說。

「御着這種粗劣而不值錢的東西。怎麼值得諸位這許多稱道呢。」這話她自己覺得說得太違心了。所以禁不住臉飛起了一陣的紅暈。可是因這一句謙虛話。又引起了些問話了。有一位小姐道：

她們紛紛的再議論那手套。什麼地方出的哩。什麼店裏賣的最好哩。只就討論皮的質料一項。也會費了二三十分鐘。差不多所有什麼大英皮。摩洛哥皮。種種皮的名字。都把她們搬說完了。

「綺蘭夫人。你告訴我這手套那裏買的。多少價錢。請你原諒我問你這個。因為我也想去買一副。」

這一個晚上綺羅夫人覺得沒有比她再光榮的人了。

「我這副是先施公司裏買的。只有十塊錢。還找出四個銀角呢。」

★ ★ ★ ★

「我這副是先施公司裏買的。只有十塊錢。還找出四個銀角呢。」

在豐盛的酒席上。綺蘭夫人和許多客人談笑着進食。綺蘭夫人想入誇耀她新手套的柔軟而自然。所以

當她進食的時候她也不將他除了。她戴着手套拿什麼刀哩。又哩。只覺得非常適意。

當侍者收了剩菜的盆子。搬上其次一色菜着的時候。她也並不注意。到盆子邊上很重的油膩。她和別人一樣慢慢地吃她自己的菜。後來差不多要吃完了。她覺得調羹盛不起來了。於是她的手將盆子稍爲斜起一些。可是這一來使她手套上的皮和盆子邊上的油膩。互相抵抗着。終於盆子逃出了她的手。向斜刺裏鏗的一聲。溜了開去。這一聲不打緊。早引起了全席客人的注意。立刻大家的眼光射住了她。她簡直覺得不自在了。在許多貴婦人和紳士的宴會的席上。有這種失儀的舉動。這是何等可羞的事。

她紅着她的臉。勉強的鎮靜了下去。定了驚惶的心。仍舊繼續着進食。

飯後。她的一切女客人都上樓去。參觀慕衛夫人的書室和休息室。而且就在休息室裏。圍着壁爐坐着。隨意的閒話。半小時之後。她們聽見樓下鋼琴和梵啞玲聲音響了。她們想或者樓下已在跳舞了。於是一齊起身下樓。當她隨着大衆走下那華麗的扶梯時候。忽然覺得她手套太寬了。她很留心的將手套扣子重複扣緊些。可是她正注意着她的手套。對於脚步上却不注意了。偶然走得快了些。却踏着了前面一位洛登夫人的裙子。險得幾乎使洛登夫人要跌下來。這一來她又闖了一個禍。她覺得這也是一

件可使人家羞辱的事。

她想在一個晚上做了兩樁失禮的事。這事如果在人傳說開去。豈不是一生交際上的大污點麼？她想着越覺得不高興，便在跳舞廳的角上，找一個椅子，獨自無聊地坐下。但是繁雜的音樂，好聽的歌唱，和一對一對蝴蝶般婀娜的跳舞，引得她重復高興起來。忘却了剛才不滿意的事情。用鞋尖輕輕地扣着地板。和他們唱着，使她神思高越着。幾乎沉醉在歌聲舞態中間。

交際手段週到的主人，來請她和她丈夫跳舞了。當然她也極願意顯一顯她跳舞的技能。立刻她允許了慕衛夫人。站起來尋覓她的蔚秋先生。却見蔚秋

正在庭柱那邊坐着。她也來不及走過去請他。只遠遠的向他招手。但是她太起勁了。她手揮得快而用力了一些。她於是寬寬的手套，早又飛也似的向外面落去。却落在一位紳士的身了。這麼一來，又闖了禍事了。立刻她喊一聲哎呀都來不及了。她急急的向那紳士取回了手套。賠上不少的抱歉話。直使她羞得臉上紅了不退。她草草的和她丈夫舞了一個西班牙舞之。後便一直坐在休息室裏沒精打采地到了散會。

★ ★ ★ ★ ★

在嚴冷的月光之下。她和他丈夫徐徐地回家去。她丈夫道：「綺蘭。今天一副手套滿意麼？」

她聽着只是答不出話來，靜默地仍舊向前走着。

蔚秋又道：「我愛。你和許多客人握手的時候，你也沒了除了手套。便客人都詫異你失禮。那時我已經覺得今天手套要害了你。你却還不自己覺得。那知果然接連地。演出許多笑劇來。雖然這都是你無心的過失。可是沒有這手套便沒有這件事了。所以……我愛……你相信不相信。我早就勸你不要買他的了。」

綺蘭夫人只是不聲不響。仍舊向到家的路走着。可是一隻手却已緊緊地握着蔚秋的手。表示她已默認她買這付手套是失算的。

果善人嚴閉而惡人縱橫。則世界中
甯非至衰之景狀。(黑太子南征錄)
天下男女果有至情者。雖重局累。鏹
皆不能開鎖之也。(西利亞郡主別
傳)

物爲紀念。則愛之亦可等于定情。羅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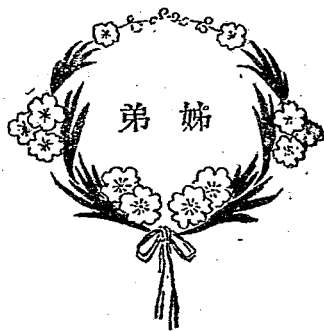
文家者。立世界之範。使暴君亂臣。因
而慄懼。而已身隱於草莽之間。忽生
奇光。能掩蓋帝王之威力。(離恨天)

果人人能知後來之事。孰則更願長生。但使後此有未來之不幸。爲我前知。則憂煩願慮之心。甯何時息耶。果禍事未來之前。尅日知其必至。則未被禍之前數日。又有甯貼之時。故凡事以不推測爲佳。(離恨天)

天下有太過之事。亦必有太過之事。與之相抵。而得其平。(離恨天)

凡物能激人甘死如飴者。特須臾之勇氣。更爲人鼓勵。卽立捐其軀。(離恨天)

天下動情之女。心有所愛。每以不露端倪。冀爲旁人所不覺。心中似有沈祕之幕。長日下垂。至於一己之目。亦似爲此幕所障。旣一日爲人所揭。則盡舉其所有之家私。猶決障導壑。盡出之矣。且並前此羞縮支吾之意。亦一一消歸烏有。乃以精誠懇到之詞。描繪愛情。一無所隱也。(同上)



一間小小的書室裏。保羅和他姊姊靜悄悄地坐着。雖然那天是一個很明媚的春天。可是窗外的一朵朵招展着的花。和一聲聲唱歌兒的黃鶯。千方百計的想引誘他倆的注意。但在保羅和他姊姊的心理。覺得這些都適成其爲可厭。而並不覺得是春天獨有的好景物了。保羅看他姊姊正拿着一本外國書。有意無意的讀着。使也不去擾她。只自己胡亂想着。他想

他的母親沒有死的日子。在去年的一個春天他覺得比現在更要好得多了。有一天他母親也就在這一間書室裏靠着窗子坐着手裏撫弄着小貓和他姊姊講些閒話。後來又講了一節噴水的老太婆。講得他和姊姊都幾乎嚇破了胆。因爲那是一節說鬼的故事。但是那時候窗子外面的花和黃雀還有天上搖蕩着洪洪地響的風箏。一切都覺得很有趣的。到現在呢。不知怎樣只少了一個母親罷了。便一切都好像帶些黑色。在日中的時候也總覺得屋子裏靜悄悄的有些冷氣。好像的要黃昏樣的样子。他更想到四五年之前。他父親在着的時候。那時的家裏還要有趣。有一回父親從上海回來。帶來不少的玩具

和食物。那一天有得玩。有得吃。實在是他腦筋中忘不了的。一天。但是現在却更其兩樣了。他想着想着

了灰塵。其實他姊姊早已曉得他不知不覺地眼眶子一紅也落下眼淚來。

看看屋角裏一只鉛做的小汽車。那就是那天他父親從上海帶來的。也已經破得不能行動了。他腦筋雖然還小而不複雜。可是也當然能夠和成人一樣的觸景傷情了。終于他眼眶子裏流出兩行眼淚來。

保羅看他姊姊已經哭了。便也不管他一發儘情地哭着只是不敢放出聲音來。他帶哭問他姊姊道：「姊姊。母親不能再活轉來。」他姊姊只哭着搖搖頭。

偶然他姊姊抬起頭來。却可巧看見他下淚。却不覺驚詫起來道：「弟弟爲什麼事哭起來了。」

「我想我們的母親。人家都有母親。我們的母親死了……而且連父親也早沒有了。」保羅又斷斷續續地說。

保羅不敢直說。恐怕他姊姊也傷心起來。像那一次一樣引得她也哭了半個鐘頭。所以現在他不說真話了。他道：「沒有事。一顆灰塵飛進眼去。」說着用兩只小手不止的向眼睛在擦。表示他真的因爲有

他姊姊勉強止住了哭道：「不。還有我也愛你的。弟

弟。」

保羅道。「是的。但是總是母親的愛我好。母親在着。我一切都快活的。現在却都不快活了。」說着走到他姊姊的面前。她姊姊將兩隻手扶着他肩膀。四只眼睛互相注視着。含着萬分的悲哀。

「弟弟。你再不要悲傷。母親是再也不能活轉來的了。也是我們兩個人的命苦。可是弟弟。你再不要悲傷。我總愛你。像母親一樣的愛你。」他姊姊向他說。

「真的麼。姊姊。你像母親一樣愛我麼。你永遠愛我不離開我麼。」

「真的。我永遠愛你。直到我和你都死了。」他姊姊安慰着他說。「現在我們不要哭了。我且拉一曲琴。」

你且唱着那春之花和我。」說着從壁上除下了一

只梵麗玲。一絃一絃的拉起來。但是保羅也不唱。只含着眼淚聽着。好像音樂的聲音。並不能減少他的悲哀。當他姊姊拉完了一曲之後。他還問他姊姊道。

「姊姊。你真的愛我像母親一樣。永久的愛我麼。」

「弟弟。你放心。我總愛你的。」他姊姊又安慰他。可是她臉上也不知是愁是怨。覺得有一種強烈的傷感。

★ ★ ★ ★

二年之後的一天。他們姊弟倆也坐在這間書室裏。保羅問他姊姊道。

「姊姊。你和姊夫結婚之後。也仍舊和從前一樣的

愛我麼？」

「自然。我總仍舊愛你。」他姊姊說。

「你和姊夫仍舊住在這裏麼？」保羅又問。

他姊姊紅着臉道：「不。不住在這裏。住到……到他家裏去。」

保羅睜着他的眼睛道：「那麼。姊姊你不愛我了。你捨棄我了。」說着好像要哭了。

他姊姊道：「咳。保羅。你不要只管傷悲。我總常常來看望你。你也常常到我那裏來好了。我難道肯捨棄你不愛你呢？」

於是保羅才安了心。

第二天就是他姊姊和姊夫結婚的日子。保羅在禮

拜堂裏快快活活地看牧師替他們倆行禮。後來牧師問他姊夫道：「你愛她不？」他姊夫道：「愛。」又問他姊姊道：「你也愛他不愛？」這一問使得保羅萬分的注意。因為他想他姊姊一定在這一世界內只愛他一個人的。其餘的人誰也不能受他姊姊的愛。所以當牧師問他姊姊的時候。他却冷笑着牧師。可是他注意他姊姊的羞怯而輕的答話。却道：「愛。」

這一聲使保羅像中了一個霹靂一般的昏了。他想從前母親和父親的愛他。而母親父親死後在二年前。他姊姊也曾親口答應他將永遠的愛他。可是現在眼見得失望了。姊姊又愛了別人。在這世界上。

除掉他姊姊之外，還有什麼人愛他呢。他哇的一聲，像從前那麼愛我了。」

道：「啊！姊姊你不愛我了吧。」哭着就昏了過去。一切觀禮者的笑聲，也都沒有聽見。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經在自己家裏了。他看見他姊姊和姊夫還有他從小的保母周媽，都一齊站在他床前。他姊姊一眼看見他醒來，就道：「弟弟，你怎麼這樣悲傷呀。姊姊決不能捨棄了你的。」

周媽也笑着道：「保官，你難這樣癡的，你姊姊從前愛你，現在和你姊夫結婚了，自然也要愛你姊夫的。不過現在你姊姊又愛你，又愛你姊夫，難道你只准你姊姊愛你一個人的麼？」

保羅看着他姊夫道：「姊姊又愛了姊夫，一定不能

他姊夫笑着道：「那麼我叫你姊姊不要十分愛我就好了。」這樣說，說得連他姊姊都笑起來了。

保羅也不去管他們七張八嘴的話，只閉着眼睛胡思亂想着。他覺得孤零零一個人，在這世界上竟沒有人將愛他了。他愈想愈悲哀，掉了不少的淚來。使他姊姊、姊夫和周媽，竟想不出法子來安慰他。

在黃昏的時候，他尤其覺得他姊姊要捨棄他了。因為他看他姊姊到底隨着他姊夫去了。到底不再住在這所房子裏了。

★ ★ ★ ★

可憐的保羅。雖然在五六個月之內，覺得他姊姊和

姊夫不時羅他家裏來看他。或者他到姊夫家裏去。

經病了。

他姊夫和姊姊都待他很好。很真摯。但是在五六個日之後。他到底尋着了他自己真確的生命。他覺得他姊夫待他也淡了下去。他姊姊也不像從前那樣愛他。他想他自己的生命。真是屬於他父親母親的。因為他父親母親在日。他覺得人的有趣。他覺得他的生命是活潑潑地在着。現在他的生命確已隨着他父親母親死了去。所以從此他也不覺得快活有趣。他想姊姊的愛。到底是暫時的。不是真的。在人的世界上。只有父親母親的愛是真的。是使人不能捨棄的。但是這種沒有人能夠想出來的思想。在保羅錯亂的腦筋中。抽理出來之後。保羅終於也患了神

天下惟受無數艱虞。然後受愛於人。
與爲人所愛。則彌有意味。(離恨天)
最大文學家。恆生於野蠻之時代。

(同上)

人生於世。凡事瞥然而過。卽偉大之
帝王。生平歷史之足留人眼者無多。
逾時卽不能記。惟道德之貽留爲最
永。(同上)



梵村是錢塘江邊屬於杭州的一所小村落。全村都是獵戶和漁戶。統共不到一百家人家。他們女子管理家事。男子清早出去趕營生。晚上歸來睡覺。所以不常相往來。於是那村子

也不能及得到其他村子的熱鬧了。只有在春天正月裏。那村子是有一時熱鬧的。因為由那村進去沒幾里路。便是雲栖寺。從上江來的香船都在那裏停泊。於是那些香客的熙來攘往。便使得梵村熱鬧了。本來梵村沒有什麼店鋪。但那香市裏却居然也

到開了幾家臨時茶肆和雜食店生意倒也並不寂寞。在去年二月初一那天。天氣非常之清朗。我和幾個朋友說起同去游玩的話。立刻大家非常有興。就商議定了到雲栖去。從閘口鎮到雲栖。也是要經過梵村的。這中間也不下十多里路。當我們走到梵村的時候。早已有些覺得口渴而足力疲乏了。有一位朋友提議道。「我們不如在這茶店裏喝杯茶。坐一下去。」

但是雖然他這樣說。其實他自己也口喝了。疲乏了。所以一經我們兩三句話的辯論。他就答應了。於是我們便在那小茶肆中揀靠江的一只桌子坐了。到村間小茶肆中喝茶。在我們實是第一回。當那店主而兼堂倌的遞上幾塊黑得像墨一樣的藍布手巾來的時候。我們簡直要爲他嘔出來了。我們只略略的抹了抹手。就算了。

村茶肆的茶。也不是用茶壺的。只是每人一只塗着惡劣的藍花的粗茶碗罷了。至於茶葉也休想雨前龍井。簡直是粗茶葉梗罷了。但是雖然這樣使我們感覺着從來未遇過的惡劣。可是我們那天因爲渴極了。疲極了。物質方面的供應。果然十分不滿意。而

精神方面。我們倒反都覺得有一種異樣的愉快。那時茶肆裏已經幾乎要沒有空位了。茶肆的繁雜。本來是中國所特有的。所以我們也不覺得什麼。在許多不齊的聲音中間。我們也各自隨意閒談着。有時向四下裏看看。那許多茶客也常常好像在注意我們着似的。向我們這邊不住的看。那些茶客都是上江來的鄉人。大概都穿着藍布大褂。有些還有一條辮子拖在後面。也有不少老婦人。胸前掛着一只黃布袋。寫着某門某氏。表示她的姓氏。雖然在茶肆裏喝茶。也拿着一串念佛珠一顆一顆的數着。閉着眼睛的念些不知什麼經。我們看着這種鄉氣土氣頑固氣迷信氣。倒止不住常常要笑起來。

當我們想走的時候，由外面進來了一男一女。男的手裏拿着一只胡琴，女的却兩手空着。我們一望而知他們是賣歌的。他們倆向每一位茶客兜生意。可是那些茶客，大半都是極節儉的鄉人，又怎肯花錢

錢聽歌兒呢。後來好容易在我們對桌上一位茶客倒發起雅興來，叫她唱一套小調。於是那男的拉着胡琴，女的便曼聲唱起來了。她聲音是早已壓了。高的詞句也提不高。低的地方又抑不低。總之她的歌喉早已不能由她自主的了。但是雖然我們辨出她唱得不好，而那些白聽歌茶客們，有幾位倒居然也喝起幾聲采來。他們簡直也沒有懂得喝采的時間。當她一句還沒有唱完，便橫七豎八的喝上幾聲，而

他們喝采的聲音，也竟和我們平常所聽到的絕然不同。平常我們聽喝采一聲好字總得將聲音拖長幾秒鐘，而他們的喝采却竟將好字讀做真正的人聲。於是又引得我們在一邊好笑了。

照例歌女唱完之後，便應當給她錢了。可是當那人向袋裏摸錢的時候，旁邊有些人道：「叫他再唱一支。討個饒頭再給錢。」還有些人也說道：

「是呀，落得叫他討個饒頭，不唱便不給錢。」

於是說得那人心動了。他想叫她多唱一支，也是好的。於是道：「上一遍唱得不好，再另外唱一支討個饒頭罷。」

那拉胡琴的道：「先生，再唱一支要另外算錢的。我

們窮苦人可憐見罷。」兩面爭論了半晌。那人終不肯拿出錢來。於是她沒法子，只好再擰起歌喉，又唱了一支。當唱的時候，那些色情狂的茶客，又好笑而肉麻，喝的好幾聲怪采。

後來他們倆到我們一桌上來兜生意了。可是我們又怎麼要聽這種歌呢。當他們倆將要旋轉身子走開去的時候，我道：「到此地來賣歌，可也不配呀。」

那拉胡琴的聽見了，便似笑非笑地道：「先生，我們也真叫沒奈何啊。」

我不覺起了一縷好奇心。想他這句話必定有些緣故。便道：「怎麼大城市裏不好去麼？」

他道：「大城市嗎？不是因為唱得不中聽，沒有生意。」

便是被警察趕出來，現在只有小鄉鎮上跑跑。逢時到節來趕趕熱鬧了。」

當下我一位姓陳的朋友道：「那麼，賣歌既然這樣難，何不改一門職業做做呢？」

那拉胡琴的聽着這一句話，便向那女的看了一眼。同時他門倆眼睛裏都落下來幾滴眼淚。我們却再也想不到他倆有這麼一着來。不覺得深深地起了疑心。想他們倆的生活史上必定有一種隱秘或悲哀的事跡在着。於是我們叫他倆且坐下。問他倆為什麼我們說了這麼一句話，就直得吊下眼淚來。

以下所記載的，就是那拉胡琴的說的話。

「先生們，我現在將我們倆的歷史告訴你們。但我

並不願意將我們的姓名也告訴出來。想先生們也

並不是要曉得我們姓名的，我也並不是從小就趕這種拉胡琴賣歌的營生。我本是一處大城市裏一個中等人家的家子弟。我也曾進過三年中學校。在中學三年級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因為一位朋友的介紹。認識了伊。」

當他說的時候。他用手指指着那女子。仍舊繼續說道。

「那時伊也是一家中學裏讀書。比我要低兩班。伊並沒有父母。也死了哥哥。是伊寡嫂出錢給伊讀書的。伊性情脾氣和我差不多。所以當我們互相認識了一二個月之後。我們竟好像幾十年的知己朋友

了。

咳！如果那時我們只是互相做朋友。那麼到現在雖然精神上受些缺陷。而在物質的享樂方面。我們當然決不會像現在的窘迫的。可是甜蜜的愛情。在少年人心裏又怎麼肯不活動起來呢。於是我們倆就發生了愛情了。那時我也沒有思量着我父親是一個極頑固而嚴厲的。我逕自鼓着勇氣。向伊求婚。而伊也相我一樣不顧其他的阻力和我訂婚了。

後來漸漸地有人向父親來替我說婚。父親也不置可否。常常問我這家合意不合意。那家合意不合意。而我呢。叫我又怎樣回答呢。我也不敢說去已經和伊訂婚約了。又不忍順從父親的意思。去和別家女

子結婚。便只得這家也不要。那家也不要的遷延下去。但是到底也不是個好法子。於是我私下和伊商量着。最好由伊挽出一位媒人來說媒。待父親問我時。我便答應了。事情便成功了。但是伊又怎能挽出媒人來呢。

不幸的我們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妒忌我們的朋友。私下寫信給我的父親和伊的族人。給我們倆加上了不少的蜚語。而且不知怎的又將我和伊所約定相見的時日和地方都告訴了出來。於是任那時候那地方。我們倆各日給家族看見了。逼着我們傷心地離開了。

因為我立誓不願再和別的女子訂婚。終究我頑固而嚴厲的父親將我驅逐了。而伊亦因然不願和我分離。而又不容於伊族人。便也毅然決然隨着我和家庭脫離了。那時我也不知道社會上的艱難。我們以為我們自己無論如何總能有法子維持我們的生計的。最初我和伊將由家裏攜帶出來的錢買了車票到上海。由伊一位女朋友的哥哥薦我到一家書局裏當校對。伊也在一家初等女學校裏當教員。我們倆在冷僻的街上租了一間便宜的樓面。就開始了同居的生活了。如果真是這樣下去。那倒也是很安穩的一種生活。但是惡社會裏惡魔却專和我們作對。伊的冷酷無情的族人。聽見我和伊在上

海已同居了。而且又很安穩而有幸福的度日子。不覺得妒忌起來。千方百計將我們的幸福破壞了。於是我也不能再當校對。伊也沒有做教員的機會了。後來我和伊處處去尋事情。但是我們都不過在中學裏尙且沒有終業的學生。也不能做什麼專門的職業。和其餘一切高深的事情。偶然求到了相當的事情。什麼公司裏的書記。大商店裏打字。報館裏的排字監督。我都只做了二三個月。就給一般忌我們恨我們有罵我們的伊的族人破壞了。終于我們便再也不能上海謀到一處相當的地位了。在第二年的春天我倆便脫離也上海。向各處躡機會。幹那遊碼頭的營生。

起先我們袋裏只賸了幾塊錢。也跑不遠。我們就到了無錫。好容易降格相求我在一家大飯店裏充當一名堂倌。伊便在一處幼稚園裏做保姆。那時雖然職業下賤了些。但我們爲着生活問題。却又不得不這樣支持下去。好！不到一個月。我因屢次打碎碗盞。店裏老板就歇了我的生意。而在我歇生意之後一個月。伊又因爲沒有保姆應有的智識。也給幼稚園裏辭了出來。於是我們驟然間又弄得無以爲活。儘是這樣的流落了。有一時到鄉村裏幹着測字算命的營生。橫豎人窮了也不覺得恥辱。杭州在這上半年是很熱鬧的。所以我們就遊浪到此地來。起先我因爲得拉幾

手胡琴。便和伊商量買幾本小曲子唱唱。在各處賣歌。但是伊唱曲子也沒有人教過。只是自己念念罷了。所以大城市裏也嫌伊唱得不好。都不要伊唱。也安身不下。而且有時在茶肆裏唱唱。常給響士驅逐出境。……咳！先生們。現在我們簡直苦得無以為活了啊！當他說到此。不由的又吊下些眼淚來。

我問道。「那麼。你和伊家裏都忍心棄了你們麼？」我本來早已沒有了母親。只有父親和叔叔。父親是很頑固的。叔叔却尤其頑固而陰險。當父親知道我和伊訂婚之後。我叔叔從慮着我父親。說我敗壞家風。不肖子弟。勸我父親將我驅逐。於是父親聽了這些話。便分外覺得生氣。毅然決然驅逐了。我現在得

着消息。我父親早已故世了。而我們一房裏所有的家產。又都給我叔叔強佔了去了。現在我再也沒回家的希望了。而伊呢本來也沒有了父母和哥哥。一切事情都由族人做主。宗族制度在中國本來是一件最可恨的事。伊的族人也都是陰險的惡魔。趁機會做了一個不真的大題目。將伊逐出了將來又少了一個分家產的人。正是他們的快事。又有什麼不忍呢。

當他說完之後。我直覺得有不少的思想攢緊在我腦筋中。但我也竟不能將這許多思想細細的抽繹出來。但呆呆的看着他倆落魄窮途的神情。猛可地又想起方才那些色情杆的唱來聲。

啊！管理國家的大人們呀。社會上一切的人們呀。你們別只記得某月某日組閣。某月某日倒閣。某月某日開戰。某月某日停戰。你們也不妨放下眼光沉靜了腦筋。記一記某月某日梵村的一對歌侶啊。

梵村歌侶

天下美術之思想。與科學之思想。往往隔膜。（電影壓臺）
情者獨居則鬱。伊雙。栖則美滿。攢三則爭端起。情之爲物能聯二者爲一。就中生其同心之愛好。此心一起。合則歡而離則悲。（大食故宮餘載）
天下惟不爲人所動之人。往往思力所及。必防衛此可以動人之人。不令爲人所動。（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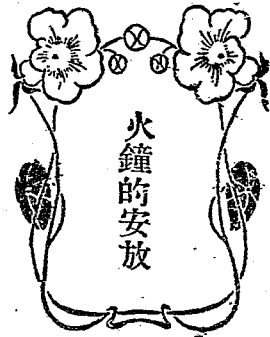
世間繁鉅之事。皆有機緒可尋。紙鴛當風。高數百尺。由絲端索之。必及兒子之手。(青黎影)
君心滿貯愛清。吾心卽愛情之衝斗。(同上)

情海無涯。此心爲楫。終有達岸時。(同上)

修飾妍麗。佳俠含光。隱隱然已宣情網矣。情中苦境。蠟煎蠶縛。無有已時。卽此橫波蔚藍。倏
光一瞬。爲之製造耳。(孤星淚)

夫世界彌綸。愛外俱爲憂境。纏綿歌泣。自取嬰纏。愛與福必不能兼。但使愛可久長。縱磨折
重重。得福已非淺鮮。肉體之愛易盡。靈魂之愛。萬世無窮。因愛而死。亦可謂因愛而生。使世
無愛情相固結。則太陽可無光熱。地球可虛空粉碎也。(同上)

吾身在家。吾心已逐君左右。汝在百憂之中。當思吾心身一屬於爾。百老不餒。(蛇女士傳)



火鐘的安放

二十萬左右居戶的城市。遇到火警。仍舊用舊方法打起鑼來。將救火會會員從噩夢中喚起。穿着好了。會齊了一千人衆。方才出發向起火的點點而去。這其間耽誤了多少時候。或者敲鑼敲得稍遲一些。那救火水龍。簡直要等到凶惡的火焰燒去了七八幢屋子。才有得看見他來。屢次爲着這一點。使市民無端的受着更重大的損失。所以救火會決計花了一二百元。定鑄了一架大救火鐘。

他們以爲要安放那架火鐘。決計隨時有適當的地方的。當他們已定鑄了火鐘以後。他們始終也沒有籌設一塊地方去安放那架鐘。他們大意得好像竟忘記了那件事似的。

三個月之後。定鑄的火鐘居然到了。救火會三百多個救火員會集了攏來。紛紛地開始商議起安放那架鐘的地點來了。不正式的會議。使他們感覺終究不能有好的結果。於是。由會長搖響了鈴。使許多人。在大會客室坐了。會長自己先報告了終旨。臨了又說道。「不知衆位以爲什麼地方最適宜。不妨請即將尊意發表。大家好商議。」

「當然。我以為應當將他安放在城市的中心的。」

一位救火員立起來說。會長道：「不錯。我想大衆的意思也必然以爲要將他安放在城市中心的。這一層我想也無庸討論。現在第二步是要在城中尋出那一塊地可以安放那火鐘。」

「不。」一位性子好像很鹵莽的會員突然立起說。「我以爲救火會在這裏。救火鐘也裏當就安放在救火會院落裏。這是有許多利益的。也不必……」當他還沒有說完的時候。早已引起了許多反對的聲浪。都說：「不能。不能。我們這會是在城市的極東。火鐘的聲浪決計不能及到全城。」這一陣話使那鹵莽的會員沒趣看坐了下去。而別的會員都重複搜尋他們的腦子。可有什麼適當的地方。

猛然一位會員非常快活地跳起來道：「在邑紳屠海岳家花園的後面。不是有一塊很好的空地麼？」「是的。是的。有這麼一塊地。」一部分熟悉那邊地理的會員。都點着頭說。突然另外一位會員站起來道：「不能。不能。那塊地我知道早已有人買了去了。」於是有些人不禁都喊了聲：「哎呀！」

那原先提議的那位會員。還恐怕他不確實。便又問道：「你確實知道的嗎？」「自然確實。那他賣給姓顧的。還是我問壁馮啓祥做的中人呢。」方才那會員又立起來證明了說。於是只得再另外想地方。有人又提議了一塊空地。在一家姓瞿的紳士家的後面。這塊地却沒有人買。

過。於是他們就要付表決了。

「但是。倘然那塊地上要起造鐘樓。會不會有什麼阻力發生呢。」一位會員這樣說。

但是終究他們認為這是決沒有什麼阻力的一件事。只要由救火會裏出面。將那地買了下來就是了。於他們議決了。立刻備了一封公函。向地主去辦交涉。

兩禮拜之後。地也買進了。救火會裏正又地着開會。商議一切關於起造鐘樓的事件。忽然僕役遞進一封信來。會長拆着之後。不由的喊聲哎呀。原來那信就是瞿姓紳士專人送來的。只因爲他聽說他家後面那塊空地上。將要起造什麼救火鐘樓。他一家都

是頑固的。於是大起恐慌。以爲這鐘樓一起。對於他

家的風水是有重大的關係的。所以很嚴重的寫了一封信。着下人送會到裏。請另外設法地方。又說了許多不可能之處。一定要救火會將那座鐘樓遷地爲良。當下雖有許多人不平。一定要主張和姓瞿交涉。但是終究也曉得了紳士的權力在都市中。是向來至高無上的。誰肯去和他們認真辦起交涉來呢。

兩處地點都失敗了。於是他們只得另外想法子。再找一塊地方。可是城市的中心點。所居住的大都是紳士和官僚。他們頑固而自私的腦筋。很不容易疏通。而要是將救火鐘安放得過於偏了又不好。所以現在他們方才覺到一向的大意。沒有早將地址籌

火鐘的安放

備好。現在却感到困難了。

後來他們在城中四處去找適當的地方。好容易在一家沒有什麼勢力的中等人家屋後。找得了一塊空地。他們想這塊地決不會再發生什麼問題了。於是即日鳩集工程。造起一座高大鐘樓來。在造鐘樓的幾天中。那邊的居民雖然也有些不滿意的話。但却不敢公然出來反對。因為他們沒有像紳士們那樣大的勢力。

不到三個月工夫。一座鐘樓已巍然建立起來了。但是鐘樓的命運確也不好。因為那時候可巧發生了時疫。鐘樓附近也死了五六個人。於是那邊居民便大起恐慌了。他們不說自己不注意衛生。所以發生

了時疫。他們只說因為豎起了鐘樓。沖了那邊的風水。所以害得八人生病了。迷信的心理。他們本是最深的。他們鑑於從前東門外體育場裏造了一座天橋。也因為破壞了那邊風水。給那邊居民合力反對。將天橋拆毀了的一回事。於是他們也如法泡製起來。約齊了許多人。向救火會裏提出反抗。一面又挽出一位紳上來幫助他們。於是這件事一發生。又使得救火會員忙着開會了。

當然他們會議的結果。是將那座鐘樓喬遷的了。他們會議着說由會裏買地造鐘樓已經遇着了許多反抗到底連已造好的鐘樓還沒法子。一定要拆掉。所以最好只有是請縣署請縣署設法一塊地。但是

當他們決議之後。凡是城中一帶的居民。自己屋子附近有空地的都紛紛向縣裏一班人員關說。別將鄰近他們的空地開報上去。於是終究救火會裏接到縣署裏的公文道。「查無隙地可充建造鐘樓之用。本縣無能爲力。請貴會自理……」

從此那架極有利益於市民的火鐘。只得在救火會的院落裏造着的高樓上棲身。有時在刮西北風的夜裏。遇到了火災。救火鐘的聲音。便直向郊野外吹去。使救火員一些也聽不見。往往誤了事。但是那些紳士們。一些也沒有動靜。也不說一聲火鐘安放的不好。因爲這些於他們並不相關的。他們家裏有許多的僕役。從來不會有失火的一回事的。

火鐘的安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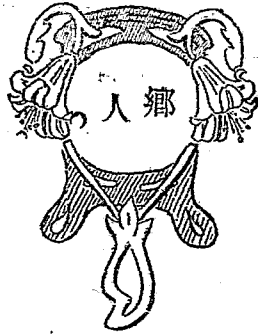
不幸一個冬天的晚上。紳士瞿先生家竟失火了。當晚他們曾開了一個大宴會。直到十二點鐘才教了客人。所以在夜裏三點鐘時候。他家一切人衆都已睡得比平常還倦。火從廚房裏冒穿屋頂。一些也不覺得。還是救火會鐘樓上的瞭望者看見了。竭力撞起鐘來。可是撞了五七分鐘。救火員還只聚集了十幾個人。實在也。因爲西北風將火鐘的聲浪。向東郊吹去。城市中心到反而沒有幾人聽見。好容易得救。火員陸續來了。將救火洋龍一架一架抬着奔馳到了火場。雖然已經有人在那裏用水桶施救。可是早已沿燒了四五家。而瞿家却有大部分化成焦土了。事後瞿紳士忘記了以前拒絕建造鐘樓的一回事。

却向救火會責問。爲什麼洋龍到得這樣遲。如果早來一些。或者損失得沒有這樣之大。那救火會長却徹徹地笑着答道。「我看先生倘然新屋落成之後。應當允許我們那架火鐘安放在你們花園裏。那麼當然可以保持永久的平安。決不會再有火災了。」

說部豔詞

吻之味。甘如醴。擅口搵香頰。阿儂三復西湖記。景鎖魂看箇儂一笑嫣然。眼兒佯閉。人面相偎倚。(禮拜六)歌扇黏疊舞裙飄蝶。從來豔繁華。望珠簾十里。正盡捲家家。試聽取銀鐙畫舫。虹橋曲檻。不斷紅牙。甚秦淮還小。卻齊唱後庭花。杜郎雖老猶豪興。紅袖琵琶。這覓羽新腔。霜娥豔影。拚命銷他。爭奈謝娘院冷。青塵夢易隔天涯。向二分蟾魄。會覓幾度香車。

(蘇楊春好錄)



凡是離開家

鄉多年的旅

客。總都知道

在客地遇見

同鄉。是一件

頂快活的事。

表說一句。確實是這樣的。

前天的晚上。我寓所裏來了一位同鄉。雖然那位同

鄉來到我這裏是有求於我的。但是我却並不討厭

他因為他和我所講的一番話。實在使我從疲倦中

興奮起來。直到十二點鐘還不想睡。這就是所謂零

碎新聞的效果。我且將他和我所談的話直接記在

下面。或者讀者中有和我一樣是離鄉背井的旅客

那麼對於這一篇文章。大概至少總能引起一點追

懷鄉里的情思。

那位同鄉在城裏並不成算富翁。但是他却住在鄉

下。所以也算一個財主。這就是所謂鄉下財主了。我

家本來住在陳家村。他和我也同在一村住。所以我

雖然現在有了郵政和報紙。家鄉的事情常常有得知道。但那能及鄉人口述的清楚呢。還有一層。郵件和報紙上得到的家鄉消息。總不過是舉其犖犖大端。而鄉人所口述者。却都是些零碎新聞。其實旅客聽故鄉的事情。是越零碎越覺得有趣而容易發生思鄉的情況。這種情形。我敢替天下所有的旅客代

們本來大家都認識的。他爲人很厚實。家裏該着六十畝田。蓋着一所三開間的房子。句已便天天看鷄養鴨。田裏也去做做。也沒有鄙塞的鄉下人那般蠢氣。也不欺侮貧苦的鄉人。所以我們大家一向都

班車到南京的。此番我來是特地來看望你先生。聽說先生在南京很得意。這一些些是家鄉的東西。想來你老總還喜歡嘗嘗吧。」說着。他指着桌上安放着的东西。

和他很和氣很說得來的。這回他不遠千里跑到南京來。確實是使我出於意外的。當他進來之後。他將手裏不少的篋籃紙包安放在桌上。隨即我們便寒暄了幾句。我只覺得和他四年不見。他竟蒼老了許多。而他却說我比從前臉色不好看了些。這實在使我不能解的。當下我們坐下之後。我便問他幾時出來的。到南京有什麼事。

他道。「我打從廿二出來。作天到杭州。就是方才一

「哎呀。我在這裏真是叫混飯吃。怎麼便會得意。你老倒強健。遠遠的來看我。還帶這許多家鄉食物來。這叫我何以克當呢。」我這樣謙遜了幾句。

「你先生別要這樣客氣。南京這種地方。真是天堂呢。怎得像我們本鄉那樣大水和大強盜鬧了一年的呢。我此次也原有些事體。要……」他說到此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臉上微微地紅了一紅。假意的咳嗽了幾聲。又繼續着說道。「要託先生給我尋一個事

情做做實在今年被大水三四次一冲。所有的田地都冲得像石地一樣。眼見得一二年裏不能種的了。還加上給吳匪一鬧。簡直弄得十室九空。便是我們村裏也來了三五次強盜。我家房子都給燒了個盡絕。虧得還沒有人給架去。現在我家眷已搬到杭州長山門外我表兄那裏。所以跑到南京。想請你老替我設法一個事體。」

「說起水災。我自從聽見第一次大水之後。就將家眷接來。後來兩次水來的情形。我一點也不知道。不曉得究竟怎樣。」我這樣問他。

「啊！水啊。今年的水真是奇怪。從來我們那邊先生不是也曉得麼。每年總有一兩次水。可是並不大。

鄉 人

而且總事前覺得。水來過之後。便立刻就退的。可是今年的水突然來了三次。我們那邊還算是水勢輕的。可也停住了四五天。這真是老天作怪呢。第一次水你先生總已經曉得了。第二次水來的時候。正在夜裏。在睡夢信中排山倒海的水聲驚醒。急忙起來。水已到了門口。我們立刻爬上屋頂。但是到底冲去了一個長工。後來水越來越多。竟要漫過屋子了。可是我們也是合該運氣。不知怎的院子裏一只船。那時我們來不及坐上去。却給水浮上來了。於是我們便大家坐在船裏。隨着水漂到二十里開外的妙峯山上歇了。後來我們挨了一日一夜餓。才趁水退去了。回到家裏。早糟到不像樣子。後來我們將房屋稍

七七

爲修治好了些。雖然防着水還要來。但是心裏總想水來過了兩次。總不見得再會來了。可以我們天天工作。想將一切房屋器具統統整頓好來。那曉得不到幾天。水又來了。第三次大水。在黃昏時分來的。這回我們預備了船。篙子和飯米行籠。當下水來的時

候。便大家上了船。可是這一次水。直停了四五天不退。我們船上只預備了二天的飯食。後來又在陳家

山上挨了二天餓。一點都沒得吃。第二天水面上浮來一只死鷄。又在山頂上弄到一只兔子。便將他燒了來吃。其實這點點也飽不了這許多人的肚子。但是在在那時候。我們已經當他上等酒席看了。他說着。咳嗽了幾聲。將桌上的茶端了來。喝了幾口。潤了

潤口喉。於是又繼續下去道。「第五天的下半日。我們才得再回到家。可是這一次却比前次還利害了。我家房子只有一間還在着。但是也已經東倒西歪了。其餘統統飄流盡絕。那時實在使我痛心啊。六十畝田。統統變了石頭。一畝也不淘成。」

「怎麼。田怎麼統統變了石頭的呢。」我奇怪了問他。

「我們那邊不是統是山地嗎。我們的田看看是泥土。其實五六尺以下。都是石頭。自然給三次大水一沖。那些泥土都沖散了。隨着水到海裏去了。那些田不是都要變了石頭嗎。那裏有得像這裏江蘇的地。沖一世水。也沖不出一塊石塊來的呢。」

他說着不覺微微地嘆了一聲。

我又問他道：「那總統是如此了麼？」

「自然。如東陽一縣差不多不見了田地。」他回答我。

我又道：「這真是莫大的損失。今年各處地方鬧了兵災。我倒剛想浙江江蘇兩省。要算最太平的了。却不道平白地來了幾次水。又弄得半個浙江省一蹋糊塗。這也只好算是氣數。可是這幾次水災中。死的人一定很多的了。那些慘酷情形。你也能夠告訴我些麼？」

於是他零零碎碎的告訴我許多事情。他道：「今年的水災。不是往常的水漲。今年簡直是出蛟。在第二

次發水之後。地上發現許多石白大的洞。據說就是蛟。從地下出來的所在。我們村子西面不是有一個趙蕩村麼。那村裏姓陸的一家園地裏。也說出了一支蛟。留下一個大洞。」

「這真是奇怪事情。居然有起蛟來。究竟蛟是怎樣一件東西。你也親眼看見過麼？」我這樣問他。

他道：「怎麼不看見。第三回水發時。我們正大家在船裏。忽然長工怪叫起來。指着一件在水裏的黑東西給我們看。那東西在全身在水裏沒有看見。頭却浮在水上。有笆斗那麼大。統是黑的。也沒有眼睛。只看他嘴裏吐出水來。起先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後來才知道就是蛟。這東西委實可怕得很。」

他歇息了兩三秒鐘。又道：「我們那邊有一家。正有一口棺材停在中堂。水來的時候。大家忙着想將他抬到樓上去。那曉得水來得急不過。棺材沒有抬動。這次水一沖將。幾百棵大樹一起都沖完。真是可惜呢。」

水退了之後。滿地都是死人死貓死狗死鷄死牛。種種死的動物和給水沖壞桌椅門窗。這種情形實在叫人不忍看他一看。可是那幾天中。無論到東到西。可見總是如此。所以我常說。我們那時雖說活着。其實差不多也和死了的一樣了。

有兩個人是我親眼看見他死的。死也死得非常之慘。我至今還記得。一個是城裏的財主。一家人都給

水沖去了。他抱着一扇門。隨着水也漂流到妙峯山上。他和我們約略說了幾句之後。他忽然說在這世界上。房屋田產都一齊沒有了。家人也都給水淹去。今年這種水的力量。實在大得很。鳳凰山上的大林子。不是城裏一個姓鄭的種的麼。那位姓鄭的先生。我也見過。他說種了樹林。便可以免掉水災。可是給

大概總都已死了。一個人活在世上也乏味。不如死罷。說着猛向山下一跳。隨着水去了。我們那時救也來不及救他。還有一個已經在水退的那一天了。他也把着一塊板上。看他淹淹一息的情狀。或者已經在水裏流了一兩天了。那天比上的水。只賸了六七尺了。可是他隨着水直從大河裏浮來。浮到高橋橋洞口。給橋石一撞。將他從板上撞落了水。冒了兩冒。給急水沖去一丈開外死了。這兩個死得可算最慘了。還聽說一個女人。隨着水流到一株大樹上。一股頭髮給樹纏牢了。於是浮也浮不開去。也不能自己爬起來。坐到樞枝上去。給那水一波一浪的生生淹死了。」

鄉 人

「好了。不要說了。說得使我怪覺得心驚肉跳的。我甯可聽人家講戰場上鎗斃而死的。像這種死法。真是人世間最慘痛的了。」我連忙這樣說着止住了他的話。委實因為我給他講得有些害怕起來了。他却道：「哈！你老別說我講得心驚肉跳。你老要是曉得了家鄉吳匪鬧得怎樣利害。才可說心驚肉跳咧。」

我急忙道：「怎麼。吳匪可就是報紙上載着的浙江土匪吳桂法。」

「是的。就是吳桂法那廝。」

「他鬧得怎樣了。難道比水災鬧得還利害麼。」

「他啊！他鬧得怎樣嗎。強盜原是殺人不閉眼的。」

八一

他所到的地方。總至少要鷄犬不留。那天晚上。那時已在十月裏。我們房屋也已經修理好了。我們村裏差不多已有三分恢復原狀。那一晚大約合村人都已睡熟。只有我家兩個長工還在牀上閒話。他們房間是沿街的。門外有人走過。他們都聽見。那時他們正在講話的時候。忽然聽見門外有許多人的腳步聲。還有火燄爆裂的聲音。他們爲覺得有些奇怪起來。便偷偷的從靠街的一扇窗外向外張望。那知看見有不少一色黑衣的彪形漢子。手裏拿着火把。有些還亮霍。霍有幾把插刀。他們倆曉得事情不妙。便輕輕的來敲我的房們。等到我穿好衣服起床。外邊已經連聲的吹信號笛。家家動手了。那時我家許

多人立刻各自匿。我伏在牛棚裏草料堆中。幸虧沒有給強盜找到。聽外面鬧嚷嚷的有診喝聲音。有哭聲。有翻箱倒篋聲。那天的一夜。真是夠心驚肉跳的。後來直到天亮。我們才敢出來。東西稍爲好看看的。都已給他們拿去死了三四個人。你想水是天事不能怪他。強盜也是人。弄得我們一村精光。可不令人悲慘麼。後來隔了不到四十天工夫又來了一次強盜。那時我們村裏已經沒有東西好擄掠了。強盜一時性起。放了一把火。於是我們一村就此燒完。你老家眷早早搬了出來。真是運氣的不然像你老這樣身分。說句笑話。尊夫人怕不要給強盜架去勒贖麼。但看東市郭家。不是也有些錢的麼。他家老大爺也

給架去。後來花了四千洋錢贖回來的。到現在有許多城裏城外的富戶。都想搬出來。脫離虎口。不是到紹興甯波。便是到杭州。可是你如果要空身子出來。却可以。倘若要帶些家產出來。便沿途就給吳匪做掉了。」

「險啊！」我不禁說了一句。

「自然。那邊東陽義烏一帶的富戶。在強盜方面看來。真是叫甕中捉蠶。手到拿來。逃也休想逃了。有一回聽人說。不曉那裏一座城。每一城門由省裏師長那裏運來一座機關鎗守着。一共四個城門。就有四座鎗。那架強盜却定了日子。想攻城。用錢買通了西門的一只機關鎗上的守兵。約好一到那日將城門

開了。并且還將機關鎗奉送。這信息你想險不險。幸虧走漏了消息。給探子偵查着了。立刻將那受賄的兵士。十在字街頭鎗斃了。更換了守兵。強盜方面曉得城裏已經覺得。并且失了內應。便將計劃打消了。可是那幾天那城裏的風聲。確實緊得人人互相疑心了。」

我聽他許多話之後。覺得吳匪的猖獗。實在比平常的土匪還利害。他竟敢攻起城池來了。於是使我對于吳匪。引起一種急欲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的心理來。我問他道。「到底那吳桂法是怎樣一個人。竟如此無法無天。」

「吳桂法嗎。他本也是東陽義烏一帶裏的人。起先

勢力小。不敢十分大鬧。後來水災之後。有許多窮人窮得無法想了。便投奔他去趕殺人放火的營生。他右手缺一個指頭。凡是他偶然混跡在人叢中時。有人如果不經意地問他手上望望。他總得設法將那人結果了。所以我們走出去。竟不敢向別人手上看。惟恐運氣不好。碰到了吳桂法。將性命都掉了。那可不是兒戲啊。

他巢穴極多。不論山裏村裏。都有他的機關。今天在這裏搶些。明天又到了二三百里開外的地方去搶劫了。手下黨羽又多。聽說省裏調了一隊兵來勦匪。却吃匪勦了去。隊長受了重傷。這話不知確不確。可是吳匪的勢力。也可想而知了。」

他說完時差不多已是夜半。我就請他安息了。橫豎我也不願意多聽這些家鄉搗亂的情形。當我睡着之後。夢中還似乎看見洪水滔滔蛟龍起伏。和土匪打家劫舍人哭鬼號的形象呢。

雖然我想這一夜和鄉人的談話。比平常鄉人相見時所告訴的兩樣。但是我想水災和匪亂的描寫。當然比家鷄野犬的平常傳述。要使人多感動些。況且現在國中處處都不太平。旅客們的家鄉。或者竟有大部分也和我的家鄉一樣有匪亂水災。或別的禍事。那麼我想在讀這一篇之後。或者都要覺得心中一動。回想到自己家鄉情形如何了。於是我這一篇的貢獻。也就在此。

九月三日作



不得開交。到後來菱汀着了惱。橫着心和家庭脫離了。他各處游蕩了一轉。覺得雖然沒有了家裏的煩惱。但是天天看着芸芸衆生。也委實沒有意味。一天他跑到一所大寺院裏去耍。見他看見那些和尚洗衣服的。曬太陽的。曬太陽。念經的。念經。都自

兩日之出家

菱汀爲着小小的。一惱。非得要出家不可。做了出家人。萬念皆空。一塵不染。但看那些和尚。好不清淨。菱汀思念到此。決意想出家做和尚了。當下他向一位知客和尚問詢了。陳說自己的意思。想在寺裏出家。那知客和尚道。此刻不在傳戒時期。便回絕了他。又說像你先生。怎麼要出家了。別是開耍笑吧。菱汀道。「不是和師父開耍笑。委實我看破了世情。要想在寺裏參修。我也等不到傳戒時期。便請師父收留我罷。」

知客和尚道。「不是一定要拒絕你。難得你看破世情。情願做佛門子弟。我們怎能反而不許你的呢。委實因爲這裏規矩如是。况且我又不能有主張的。那

些重大事情。都要方丈管的。」

菱汀道：「那麼我見見方丈好麼？」

知客和尚道：那可以。當下便領着菱汀曲曲灣灣的到了方丈禪室裏。方丈正在那裏打坐。知客和尚不敢驚動他。便和菱汀在一旁坐下。過了些時。方丈睜開眼睛。兩只蹺着的腿放下了禪榻。知客和尚只才上前稟告了幾句。便領菱汀到他面前。菱汀便問他學着和尚的手勢。合了合掌。方丈也寬了寬身。答了一禮。菱汀道：「弟子吳菱汀。因爲看破了世情。想在大師寺裏修行。可是實在等不到傳戒時期。所以想請大師可否收留則箇。」

當下方丈隨意問了菱汀幾句。看他出家的意志極

堅。便允許收留他。命他且隨着大衆做兩日功課。再行揀選日子受戒。於是菱汀便跟着知客師退了出來。知客師又派了個房間給他。本來和尚們是兩個人一房間的。因爲各房間都已住滿。只好讓他一人住了一個房間。菱汀看那房間和一帶僧房毗連。一個式樣。房裏一張床。一桌一椅。後來另外又有一個小沙彌給抱了一床被來。那被是灰色愛國布的。可是早已有些帶黑色了。那時菱汀忽然想着自己在家裏的時候。房間衾褥都精緻得要比這裏好萬倍。看着這樣的住所。覺得無端的有些不自在起來。那時已是下午三點鐘時候。菱汀覺得孤零零沒味得很。便獨自踱了出山門。信足向市上走去。却又覺

得出家是清淨而屏絕煩惱的唯一路。又覺得寺裏那一個房間。是極有清福的場所。因為他看着那市上衆人熙熙攘攘的情形。使他想起了那天和家裏鬧意見那時候的紛亂情形。實在足以使他生厭世的觀念。那時菱汀腦筋裏反反覆覆的思量着。當他是到市稍頭一月酒店門口時。他不知不覺得走了進去。他本來喜歡喝些酒的。只因心裏正思量着。却忘記了自己已做了出家人。不應當喝酒的了。當他走進酒店門口時候。他驀地又自己覺察了。可是他走已走了進來。再退出去是難爲情了。他想橫豎沒有落髮。也沒有披換上僧衣。有誰曉得我是出家人。便今天喝些酒和他做個最後之訣別。亦是不妨。於是便進去揀了個座位。隨意點了幾色菜。獨自酌着排悶。不多些時候。打外面進來了一個和尚。酒保都叫他一聲師父。那和尚笑着點了點頭。由酒保領着進一間雅座裏去了。後來又看見酒保端着些魚呀肉呀進去。菱汀想他這和尚怎麼也來吃暈了。當下便問那遞手巾來的酒保道。「喂。剛才那和尚怎麼吃暈的呢。」

那酒保笑着一笑道。「在寺裏吃素。到了外面本來要吃些肉喝些酒的。不是豈不然做了和尚要一世沒得吃暈了麼。」

當下菱汀聽得好笑起來道。「啊。難道這的裏和尚竟是這樣的麼。」

酒保忙道：「先生輕些。我是說着玩的。此地只有那個師父時常來吃葷。我們貪他酒錢多些。倒也不敢替他說出去。所以他總在裏面雅座裏坐的。」說着酒保走了開去。菱汀想原來做和尚也終有吃葷的。那我將來也正不妨學學那位師父呢。自己獨自笑着付了酒錢。就出了店門回寺去。

那時天色已暮。街上已經少了行人。菱汀稱向回寺的路走着。忽然前面一家人家呀的開了一扇門。一個和尚掩了出來。又回轉頭對着門裏露着半面的一個婦人笑了一笑。逕自向前走去。菱汀暗想這或許也是塵根未斷的了。當下不覺對於和尚失了許多信仰心。

跨進了自己房間。討了一根火柴。將柱上油盞點着了。但一點黃豆大的光。非但不能照亮一間屋子。而在菱汀看來。却反覺得替那房間加上些淒慘的色彩。他想自己家裏燈光。有多少亮。有時宴會的日子。明燈千盞。真是如開不夜之城。這時孤燈半明半滅。剛才火簇高了起來能看見了桌子的脚。却忽地又低了下去。連桌都看面不出了。菱汀覺得象這種淒涼的景象。委實有些消受不來。可是又想到自己是立意潛修的修行的人。這點點清淡却受不來。那還要修什麼行。想到此便又生了些新的興味。猛然外面薄薄薄的像敲大木頭那樣的接連敲了幾聲。菱汀也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後來看見別的和

尙都紛紛向後面去。菱汀問了一聲，才知道是吃飯了。於是也隨着一干和尙到了飯廳。坐下來吃飯。許多和尙不認識菱汀，看他也沒有落髮，便覺得有些奇怪。大家都注目着他。菱汀也不管閒賬，只是自己低着頭吃飯。可是黃而且粗的米，和鹽敲豆腐那種素菜，使菱汀實在不能下咽。飯時他又引起了心事。他想家裏的吃飯和寺裏比起來，真箇是天差地遠。家裏雖然不是天天吃什麼山珍海錯，但是總也鷄魚鴨肉常常有得上口。寺院裏這種菜蔬，從來不要吃他，却不想今天竟徧徧要吃着了。倘然他沒有知道和尙也有在酒店裏吃暈的時候，他簡直要可憐他們苦修咧。

兩日之出家

飯後他沒精打采地向各處躑躅。碰見了日間那知客師，告訴他寺裏頭這幾天早上有早課。夜裏在子夜時分也要起來做功課。雖然菱汀還沒有落髮，但是先練練也好。所以叫菱汀早些睡。到夜裏好聽見殿上打鐘再起來。當下菱汀答應了，便轉身向自己房間走去。忽然在殿後看見一個和尙，捉住了一個小沙彌沒頭沒臉的亂打。嘴裏嚙嚙嚇嚇的亂罵。聽口氣好像是因爲他在念經的時候打了盹。菱汀聽着，着實有些不忍，可是也不好上去解勸。只得自己心裏悶着氣，暗暗的嘆了幾聲。回到自己房中獨自靜悄悄地坐着。一時覺得有千萬思潮，起伏腦中。他想着此番出家，還是應當的呢？還是不應當的。他想着

家中妻子和母親。這遭決然出走。此時不知家中鬧到怎樣。覺得自己實在是不應當的。但再一想到人世間事都是空的。一切煩惱徒然使人日趨於死。倒不如早早出家。享些清福。倒也是一大解脫。但再思量。明知人生是空的。那末生死任其自然。一切繁華和享樂。且自消受着。又回苦到此荒山野剝修什麼行。到頭來原不是同凡人一樣一個死。這許多紛雜的思想。使菱汀的心竟趨於兩歧。不知何所適從。後來菱汀竟自己也解決不下。索性不管。向牀上睡了。

窗上的月。樹上的啼鳥。和慘綠如豆的火光。齷齪的被褥。都有勾些起菱汀滿腔愁思的力量。在家裏的

晚上。紅燈盞盞。有美貌的妻子伴着說笑。有牙牙學語的稚子牽引衣角。時時扮着鬼臉引人發笑。好不享受豔福。而且錦衾角枕。既溫且柔。也不象這鐵一般的布被。這着思想又在菱汀腦中時發時止。使他翻來覆去。徧也睡不着。

大殿上打起鐘來了。冷靜的空氣。給鐘聲沖破了。向四下裏振盪得驚起了樹上的烏鴉。撲刺刺的都飛了開去。菱汀聽各房間裏的和尙都紛紛起身。走向大殿上去。便也穿了衣服到了殿上。只見幾十支蠟燭在佛前亮着。還有掛着的琉璃燈中也淡淡的點上了火。和尙們正各自找了自己的蒲團。在佛前跪下。菱汀也拿了個蒲團跪了。看大家都攤着一本經。

他便和他近身的一個和尚說了。便兩人合了一本。一聲馨響。衆和尚便都提起喉嚨念起經來。菱汀看經上的字句。都是話屈。敷衍難讀得很。便只得有一字沒一字的讀下去。成不成句也管不得了。那鐘聲馨音。梵貝參天。香煙繚繞。菱汀想佛國莊嚴。倒也有使人自然而然的生信仰心的地方。可是聽着那些和尚閉着眼。漲粗了喉管。沒天沒地的蠢唱。不覺的心裏笑着。菱汀隨着衆和尚跪着念經。起來再步。大約有一點多鐘。方才散了。

當菱汀回房之後。他因爲給方才一鬧之後。睡魔早已逃得盡絕。一些也不想睡了。當下他開着房門。站在房口看看月色。可是他那面的房子是向東的。到

下半夜月色就照不到了。他正想走到天井中心去時。忽然在對面一間僧房裏一個和尚走了出來。向四下裏望了一望。一直向寺外走了出去。菱汀不覺又好奇起來。他想那和尚究竟是什麼路道。半夜三更出去。諒來沒有好營生。便也遠遠隨着他出去。只見他走到將近市集的地方。便在一塊石上站住了。好像等什麼人的樣子。菱汀便也揀一樹背後藏匿着。不給他看見。工夫不大遠遠的一個人挾着一大包東西奔來。交了給和尚。那和尚輕輕問了句道。「得手了。」來人也答道。「得手了。」想菱汀原來是窩藏的。只見他們還在切切私語。恐給他們看見不好。便輕輕躡足回寺。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便給鐘聲催醒。菱汀想像昨夜那樣做功課，委實沒趣，便也懶得去做了。

下半年他找了個和尚閒談。那和尚告了他許多寺裏的事。他又說：「和尚本來是來混飯吃的。如果真要修行，還是獨自向山洞中去。現在我們原是因爲別處去沒飯吃，所以來受戒做和尚的。你說我們做小和尚夜裏沒得好睡，日裏沒有好吃，而當家和和尚就與我們兩樣了。」

菱汀問道：「難道當家和和尚便比我們享用得好麼？我們可也有做當家和和尚的一日麼？」

他道：「你真不知道。當家和和尚就好比學校裏的校長，軍隊裏的督軍師長，商店裏的帳房，無論開支收入他都有進帳的。所以一個寺院的方式，他可也不

是爲的修行。他原是來賺錢來的。不過做方式不是沒有資格，人人好輪得到的。像我們寺裏來做方式，至少總要預備下五千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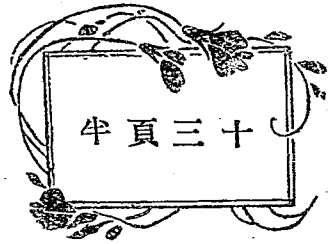
「怎麼要資本的？」菱汀奇怪着問。

他道：「自然。難道是容易的事，非得有一筆金錢收買了合寺僧衆和地方上士紳的心，才得安然來做方式。否則早就給人推反了。」

這一席話使菱汀恍然決定了自己兩歧的心。他想不到原來做和尚也有這些黑幕。怪不得有些和尚要吃酒竊賊咧。

一小時之後，菱汀揚長的出了寺門。到明朝方式來通知他削髮的日子，却遍尋不見了他。那裏知道他却早已取道回家了。

九月五日下午作



我的兵士朋友在他有一次打仗回來的時候。他就送給我本破碎的

小洋簿。他說是在戰場上拾得的。那本洋簿是科學儀器館的三十頁小簿子。可是已經撕碎

了許多。只贖了十七頁。其中有兩頁是空白。一頁字迹模糊得看不出了。因為他是用鉛筆寫的。字畫又潦草得很。還有一頁却只贖了半頁。所以實在只有十三頁半好看。那小本子上所記的。也不是日記。也不象筆記。但是在這上看去。戰爭的真相和價值。却

！

又有命令來了。什麼明日晨七時開火。

了人。火藥的臭味。直開得我鼻裏作痛。耳朵也差不多給喊聲鎗聲震聾了。却還兀自的前進。哎喲！我親眼看見，張得福退後了。給隊長指揮刀砍了一下。便倒下了。這是一樁可憐的事啊！天呀！倘若使我多幾塊錢。我再也不願意當兵。將身子當鎗彈的靶子。但看明明要打敗仗的了。隊長還強迫着前進。砲彈一個一個轟來。我實在身子起伏得乏了。但是終竟打了敗仗。掙着性命逃了二十多里路。我雖然不敢怨隊長。可是打仗實在是可怕的鬼啊。一個個給前敵子彈打倒的屍身。我都清楚看見。有的猛可地喊着。一聲便倒地死了。有些倒地之後還宛轉哀呼。有說不盡的痛苦。這些人呀。只是犧牲了他自己。

我並不是不願給主將出力啊。委實我不願意戰爭。況且這還不是和外國打仗。簡直我們弟兄們自己人打自己人。這究竟怎麼說呢。夠多麼有趣啊！在一月村酒店裏遇見了十餘年不見的鄉。使我們倆暫時得有這麼一個開心的時候。談着家常話。可是他是前敵的兵士。明天開火起來。叫我這樣忍心向他們開鎗呢。

總算又打過一仗了。可笑一陣陣的鎗子。大家向半空中放去。徒然糟塌了許多金錢。這是什麼意思呢。或者只得當他小時候正月裏放花炮吧。

一樁傷心的事。在營裏發現了。呂排長公報私仇。這怎麼能使我们心服呢。在晚上點名的當兒。忽然不見了高連陞。當下我們早就替他担保了。因為他喜歡喝酒。准定又在村酒店裏醉倒了。一時趕不及回營點名。或是有的。這回我們担保他。下回叫他不准喝酒便了。可是呂排長是和高連陞有怨隙的。他便借此報仇。向營長那裏報告了。說他準是出外偷漏軍事祕密去了。當下營長聽信了他。派兩個親信衛兵在營門口等着。不多時高連陞吃得醉醺醺脚步跟踉急急的回來了。一到營門早就吃兩個衛兵捉住了。連拖帶曳的去見營長。那時高連陞還在鼓裏大

喝大喊道什麼事捉我。別開玩笑。可是那衛兵凶惡的臉上。一些也沒有笑容。不多時我們看見許多衛兵將高連陞擁了出來。還帶着鎗。我們明知不好了。可是也再沒有能力救他。慘啊！高連陞臨死時候的哭聲和罵聲。使我好象留聲機器一般時常聽見在腦子中。但是雖然他因酒自害。可是那人啊！但願你再沒有了仇人。

癡子。打死了葬在亂墳堆裏。名姓也沒人曉得。還要說什麼英雄不英雄。有人發些慈悲心。每年拿一個花圈來弔奠弔奠。可是弔奠又算一回什麼事呢。也弔不活死者。死者只是長眠在一抔黃土裏。有時沒

人想着了。簡直是淒風苦雨清明節。麥飯無人奠一杯呢。還要鼓吹什麼無名之英雄。我可再也不來上當。有些算是有姓名的。是可說什麼名垂史冊。像這種時候。恐怕十本史冊倒有九本半蛙在書櫃裏了。

閃電還快的鎗彈。嗤嗤的在我身邊擦了三四天。還不肯停止。使我沒有一刻兒的安逸。日記冊啊。只有你是我唯一的良伴侶……

也還說什麼黃花崗。烈士墳。從前看看七十二烈士。我倒還說死得值得。但現在看看。我又笑他們死的枉了。咳。英雄英雄。陰間一切冤魂。都是你造成的啊！

無辜的鄉民啊。你們何必各此偷偷地走呢。使我已經將要破碎的心。又爲你們傷悼了。使我天天對着戰場白骨流淚的眼。又爲你們哭紅了。我記得這是二十四晚上十二點鐘的事啊。當你們偷偷地一羣

我要發狂了啊。開了四天天火。委實使我不堪啊。要是我竟狂了。我可將手鎗先將說戰爭的上官轟死了。可是不幸偏偏又並不十分狂啊。比雷還響的炮。比

人穿過離營門一里多路的森林時。恰巧給我們巡查隊瞭望見。那時我們粗齒的巡查兵。以爲你們一定是敵兵襲擊了。當下緊急地報告大營。立刻靜悄悄地調齊了全隊。向你們行斃而進。看看行近你們

便下令開鎗。可憐的鄉民啊。你們竟暫時做了敵兵。冤冤枉枉地一齊死了。當時我也曾開過一鎗。不知可中了你們中間一個人沒有。我良心上委實對你們負疚的啊。但是沒有心肝的兵士。正不管前敵鄉民。一概將夜戰得勝的信息報上去邀功去了。無辜的鄉民。我替你們終身紀念着慘死的那一天。是九月二十四晚上十二點鐘啊。

「什麼話。你用這東西配藥。誰教你的。」
「不用你管。這東西要買幾塊錢一件。你要帶回家去賺些小錢。也不妨自己弄些。」
當我眼看這事情之後。使我又引起了多少悲傷。英雄呀。你們想做英雄嗎。可是非但冷清清地死在疆場。還要給人家挖了眼睛和腦子去。這真是什麼代價換來的。

「朋友。這是什麼一回事。」

「什麼一回事。」

「挖這人眼和腦子做什麼。」

「配藥去。」

咳。這樣下雨的天。還要開拔到什麼地方去。泥路又偏生不好走。左腳剛才從爛泥裏拔出來。右腳又陷了二尺多。肩上背的東西又多又重。隨着大隊人馬不知還要走多少路呀。二十八日晨在財神廟休息

原來到這裏來。這是什麼一回事。咳。我看這地人家多些。弄得不好或許還要在此地開仗。可是又有不少百姓要上當了。你看我們營盤方才札好。村子裏人却紛紛搬着家走了。

怎麼竟動手搶了。怪不得人人說我們兵士不好。其實有許多確實是兵士自己不能逃罪的。怎麼好端端百姓走便。讓他走好了。他們原因爲怕軍隊一到。少不得要開仗。爲着性命的緣故而走的。怎什好攔上去搶。咳。你看搶了不算。還要跑進屋子去。鬧得簡直像強盜了。啊！火起了。還要燒他一把火。這無理

瓊君鑒。軍隊開拔兩禮拜。開火共五次。幸未損毫髮。可爲我慰。打仗實人世間第一慘事。眼見得一個個朋友陸續給鎗子打死。好不傷心。只天天提心吊胆。恐怕自己身上也着一枚槍彈。每逢打仗的時候。我如果沒有隊長在後面監督着。我簡直早已逃回草堆裏去躲下了。瓊君。你真笑我沒有英雄氣。委實這種人殺人的勾當。我不忍心幹啊。我也識不了幾多字。也沒有什麼技藝。倘然不爲着吃飯拿餉銀。我便死也不願當兵的。現在大約沒有幾次仗打了。不過幾天工夫。或許便可回來了。你且自保重着。初一日。

奇怪的事情。打仗要鞭炮和高陞做什麼用。可是上官的命令。不能不去辦。哎呀。還要洋油箱。這真不知弄什麼元虛。總司令倒也會出奇制勝。且去辦了來再看他什麼用。

哈！像今天的打仗真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開一顆炮彈要放十個高陞。開一排實鎗一排空鎗。要放五千鞭炮。還要大家在後面敲洋油箱。這真是一場大戰爭啊。哈！

我想着也慚愧。天天吃着國家的飯。趕這種營生。日裏兒戲一般的打仗。晚上呼吹喝六的賭博。自己他

不知道這幾天活的什麼生活。

一幕慘劇。使我發生了一種新的感想。當隊長和第一棚兵士趙得標一起喝醉之後。他倆不知道的口角起來。後來他倆越罵越性起。竟拍着桌子提起袖子打在一堆了。隊長吃酒吃得多了。趙得標力氣又大。那時趙得標將隊長摔倒了。說時遲那時快。趙得標拔出隊長腰裏的手鎗。向隊長瞄準着。隊長喝道：「你敢。立刻砰的一聲。趙得標竟敢做這事了。這一幕慘劇。使我回憶到那時隊長鎗斃高連陞的一回事。這的可報應給我們看了。可是終於趙得標也因為營長的威風。白白地死了。使我一發感覺到人類的不平和罪惡啊。」

九月十七日

捲上海簾蝦。數芳期果不差。望一奩湖鏡。有三百六十亂星華。最可愛是橋影搖紅板。窗痕映綠紗。喚不醒這六朝春夢。桃根桃葉又桃花。待潮送人雙漿。便樓香水一涯。春風月如此。秋魂果屬儂家。(綠楊春好錄)

黃昏卸得殘妝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間磕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潛潛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紅繡鞋兒占鬼卦。(聊齋誌)

薄倖郎。牽馬洗春沼。人聲遠。馬聲香。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薄倖郎曲) (聊齋誌)



今天正是九月裏一個最好的天氣。溫和得和二月春晴一樣。當我鋪着潔白的稿子在臨窗的桌上。將一支鋼筆在紙角上亂畫蝴蝶花。一心想小說資料的時候。我總不時的有一種思想湧現到我腦海來。這種思想說出來也好笑。說是好像有人站在我背後。說象這樣晴朗開懷的天。何苦偏促着在書桌子邊做什麼小說。你不看見庭前山茶花下兩個孩子正耍得有味。你何不也出去領略些自然界的美麗呢。這種思想不時的打擾我使我簡直抽不出一些小說的材料來。一眼向玻璃窗外望去。果然有兩個孩子耍着。那時我心中刷的一動。趕緊將筆在稿紙上寫了兩孩兩個字。想從此打定主意。從這兩個孩子身上想出一篇小說來。可是到底越想越想不出。幾乎要使我將這兩字塗去了。後來幸虧間壁古老先生來了。他是任在我們間壁的一位教書先生。因為他姓辜而且性情也迂執得有些舊氣。於是大家便叫他古老先生。他自己承認了這名字。他來了之後便請他坐下了。因為他是常來閒談的。所以倒也不和他怎樣客氣。他看見了我桌上鋪着的題目便好似勾起了心事似的。忽然問我道。你是想做一篇小說題目叫做兩孩麼。我道正是。他又問道你可預備好了資料沒有。我笑着道正

是爲了沒有資料想將他取消了。他急道。不趕緊快不要取消了。我想借你筆下記載我兩個學生的事情。雖然沒有什麼曲折的情節。可是想着了。其實在使我解決不下一個大問題。現在且慢說閒話。且問你願意這樣辦麼。我道願意。橫豎我自己也想不到什麼好的意思來。且聽你說說看。

「我一直從前在杭州一家人家坐館。那人家也是富貴人家。而且也是書香門第。我因了我叔子的介紹到那家。去教他們一位少爺。那少爺才十二歲。天資也非常之聰敏。我第一部教他論語孟子。那位少爺却竟非常用功。讀得爛熟。對答如流。那時我竟快活得我想有這麼一個得意門生。不到幾年便可

以進學。那時我老師也極有光榮的。想不到只教了四年。舊革命風潮一鬧。皇帝也沒有了。科舉制也廢了。我得意門生中狀元的希望也沒有了。就是我老師的飯碗也打破了。於是我就和他各自東西。十餘年來沒有音問了。那知去年十月裏我因事到上海去無意中遇見了他。我是早已忘記掉了。相隔十年他也長大了。他面貌如何我也不認得。可是他卻還認得出我。當下他招呼了我。便同到茶館裏吃茶。他詳細的將他的歷史告訴我。說起先革命的時候。偌大一份家產都給仇家趁火打劫似的折散了。於是民國元年便將屋子賣了。父親在一家綢莊裏當帳房自己也在一家錢莊當學徒。那時田單

散失了掛失也沒處掛。因為那時正亂紛紛的辦交替清朝的事體。到了民國時代大概都沒用的了。於是他家不少良田也都糊裏糊塗給別人黑心去了。後來民國二年三年。父母接連着都死了。他就託庇在一個族叔。那族叔因為他錢莊裏不易有出息。便薦他倒了一家銀行裏。每月有四塊錢的薪水。可是銀行裏的人很講究交際。所以費用也極大。人家有時請了他他却不能不回請。所以每月飲酒看戲的費用倒至少要二十元。所以後來虧空愈弄愈大。沒法子不覺的生了不規則的心。私下取用了行裏一筆款子。立刻敗露了出來。歇了生意。他族叔因此也氣得不得開交。從此在杭州喪失了名譽。立不牢脚

跟。便跟着他表兄到上海來。他表兄是在上海做洋貨生意的。自己立了一另字號。做做批發。一年倒也有八九萬生意。他起先找不到事情。便在他表兄店裏幫幫忙。後來在一家印刷公司裏當校對。做不到半年。又因為和別人口角給歇了生意出來。再後便進電話公司當接電生。剛才學會了。接了幾天電線。又因為一時高興偷聽了一個打電話人的談話。被公司裏辭了出來。這一來便失了職業。游蕩了半年。漸漸地墮落了。交結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朋友。他表兄看他不要從前了。便規勸了他幾句。於是和表兄反目了。出外住在朋友家裏。那時認識了一位姨太太。頓時身邊有錢了。在上海混混倒也頗受人家歡

迎。其後姨太太那面給別種阻力破壞了。不到三個月又墮入窘鄉那時就有些朋友看他不起。越是窮越是沒有人照應。虧他異想天開捏造了一所英文學校在報紙上。吹了一吹竟平地驅到二百多元的報名費。在他那烏有學校招考的那一天。他早又跑掉了。看看二百元用完了。從前的朋友一個也不看見。他便靠着稍爲識些洋文到一家什麼洋行裏做西崽。他不屑屈身去做這勾當。那時想來真窘極了。但他不知怎的忽然又歸正起來。好好的在洋行裏做了一年多一些也沒有不好的地方。而且常常顯出他不抗不卑的精神。那外國人也看重了他。他便託外國人薦到一家外國飯店裏當帳房。那時他

剛才慢慢地交運的時候。忽然上海風起雲湧的開了不少交易所。他起先還不懂交易所的性質後來他聽人家說說也明白了。他天天到各交易所裏去看看。只一看却看得他眼熱了。他看那時差不多人人賺錢。於是先買了一百元不知什麼股票。不到三天果然賺了三十多元。這一賺一發使他着迷。他那時渴想賺錢只因自己身邊沒錢。便擅自向帳裏提了五百多元。統統將他來買了股票。第一天價錢不動。第二天居然漲了。照算他已經好賺二百多元。可是他發財的野心太大了。遠不肯將自己的股票出買。那知第四天第五天一天天的票價跌下去。將五百元虧蝕完了也還不出帳。那外國的飯店是一禮

拜一結帳的。他來不及彌補便給查出還虧得朋友相幫。替他說情沒有請他捕房裏去。只叫他每禮拜歸還若干。於是他便又做了交易所所員倒也有四十元一月的進款。可是四十元爲數雖然不小。但那時他用度一發大了。這數目簡直只夠他一二天的開銷。另外那飯店裏還要他歸還欠賬。叫他如何夠呢。好在他在交易所裏管的是銀錢出納股的事情。他於是沒奈何又放出從前的手段來。將交易所中的錢用了四百多元。那時他一想敗露出來可了不得。於是天天製造空氣。說那交易所要靠不住了。果這法子極有效驗。交易所裏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不到一禮拜一切票價都一跌跌得到了票面價額。

以裏。於是一個月間那交易所就關了門。待到慢慢的清理賬目的時候他早已又跑走了。最後一轉兩轉。轉到了一家書局裏當管賬。那天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就是方才由書局裏那時他和我說。從今有了固定的職業不再像從前那樣糊塗一意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了。照那天他的神情看來我真非常之相信他。可是今年上半年我到上海去到他書局裏去訪他。那知他已不在當下我便問他爲什麼去職的。據那經理先生說他仍舊是老脾氣復發。捲逃了的。」

古老先生一口氣的說着他說到此才將他第一個學生的歷史說了。他喝了一口茶將眼睛看着我好

像要等我幾句說話。可是我微微地笑着於是他重複繼續說道。「還有一個學生的事。說着使我實在不懂。那學生姓郭。是我在周家坐館時一個附讀學生。這學生上學的時候年紀又大。頂頑皮却是頂聰敏。那時我實在箝制不下他。幾次三番的打他。他却回和我對打。後來我氣得向他家裏去說。我說他人是聰敏的。這種學生不教本來還要教什麼學生。可是他實在太頑皮了。全堂學生都給他吵得沒心讀書。他沒有一天肯讀到三四遍書的。大家讀書的時候。他便悄悄的在位兒上扮鬼臉了。於是全堂學生都笑起來。這種頑皮的學生我實在弄他不下。後來只因他年老的寡母再三的懇求將他教導成人。我却拂不過她的意思。便只好受了下來。後來我叫他坐在我桌子旁邊讀書。讀不讀隨他。只要他面孔對着窗不許旋轉身去。於是頑皮得稍為好些。可是散館之後他總是天天和人家相打相罵的。只是他天生的惡性沒法子教導的。周家坐了二年館。就到了方才說過的那一家去了。所以和那姓郭的學生。也是不見了有十多年了。六月裏我無意之間。遇到了他家從前的一個鄰居。他告訴我那學生的行蹤道。起先他聽說革命了。他正中下懷。他那種跋扈的脾氣原本是只配當兵的。他自己曉得立刻投入民軍裏去了。可憐他母親爲他哭了三夜。他也不管。隨着民軍攻打旗營將旗人趕得四分五裂。從

旗營裏弄到了不少東西，用木箱皮箱一箱箱的裝回來。我們住在他家間沒有一樣不看見的。他自己也不瞞。那時杭州已經不是清朝的世界。所以他也不說不是民軍。有時還分些東西給我們。我家現在一架洋磁的洋燈。還是他從旗人家裏拿來給我的呢。後來他隨着軍隊出去。到第二年回來。他已做了什麼營長了。後來不到幾個月。不知怎的給上司裁掉了。於是他沒有事情。天天在杭州酒館茶樓裏消閒。到後來坐吃山空也不是事。便獨自又出去了。每月總有四五十塊錢寄給他母親。他母親對我們說。總說她兒子又在軍隊裏做官了。可是據別人家說。他確在北路做些殺人放火的勾當。於是着又過了二年多。有一天忽然他回來了。當晚又忽忽地將他母親接了去。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前天我遇見我叔叔。他在上海做生意的。可是一切九流三教的事情都曉得。我偶然也說起了他。他也聽得他告訴我。說那姓郭的起先一到上海就入了一個什麼黨。因為已有眼線跟着要拿他。所以他逃到上海入了黨。也是保護自己的好方法。據說那黨都是些流氓盜賊所組織而成的。在上海却非常有勢力。暗裏大活動。後來又因為打架打死了人到西牢裏坐了二年。幸虧沒有給破露。他是做過強盜的。二年之後便安然又出來了。那時他所入的黨早已解散了。他便拿了些開汽車的本領又做了汽車夫。他做二年半汽

車夫却軋死了四個人。另外又幹了許多上海的醜事。做汽車夫之後。跑到電車上去駕駛電車。可是到底他是一個粗人。有一回子因為電車撞了兩節平常的個人歷史罷了。

了一下。闖了大禍。又給電車公司辭職了。於是他又到一家不知什麼廠裏去當監工。薪水倒也不少。而且不知怎的他的惡脾氣居然改好了。現在在車站上管行李房的事務。據說辦事很好。極得人家信用。竟絕對沒有一個人相信他從前會經過那樣凶暴和放浪的生活的。」這些話雖然都是他家那鄰居告訴我的。可是據他說却是十分準確沒報虛帳的。

「沒有」我直截爽快地回答他。

他又問道「那麼沒有做成小說的價值嗎？」

他道。「你真覺得不奇怪嗎？」

「真不奇怪」我忍着笑答他。

他又問道「那麼一定要怎樣的資料才配做成小

古老先生說完了他的話仍舊將眼睛望着我。我却

說。」

我道「要有做成小說的資格的資料才配做成小說。」

他道「那太滑稽了。現在且問你要做小說做甚。」

我正道「我不做沒意義的小說。我的小說每篇總要使看的人無形中得到些教訓。」

他不等我說完便笑道。「原來如此。這樣說。我所講給你聽的事。有了做小說的價值了。我且問你爲什麼我那姓郭的學生天生成的暴戾性。直暴戾了半生。但到後來竟性格一變使人家看不出他是一個有暴戾性的人。而還有一個學生我教他讀書的時候簡直一些也沒有公子哥兒脾氣。真是恂恂儒雅

的一個人。可是後來又何以一變變得一直往下墮落不能自振呢。這兩個孩子小時。我的眼光誰知竟看個反比例這其間牽涉到一個人之本性問題。請問你解決了沒有。如果沒有解決。那麼我想我所說的正有了小說的資格不妨給讀者去解決這問題。」啊！親愛的讀者啊！我慚愧沒有古老先生的識見。以爲這節是沒有價值寫成小說的。但經他一揭之後我轉覺得不能解決這問題了。因爲我是一向相信人之善惡。是由於天性的。讀者。請你們別說這篇小說好看不好看。且先將這篇中兩個孩子時代的人和他們的最近的狀況研究一下。解決這人之善惡是否由於天性的問題。 九月十九日作

●聊齋誌俊語零擷

婢子不宜好相識。

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

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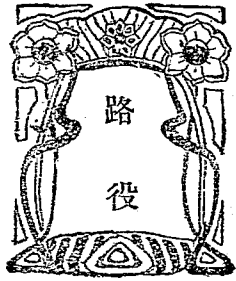
紗月搖影。離思縈懷。

灼灼然相與對視。

我視卿如紅葉碧桃。卽竟夜視不爲厭也。

含笑持花而入。

傾意新郎。不憶引絲人矣。



戰爭的時候。膠濟鐵路是要緊的。每一個車站總派着不少鐵路工役。沿着鐵路保護着。恐防出了什麼大的岔子。

情。一些也用不着耽心事。他將燈在軌道上安置了。兩道燈光從厚的凸透鏡中射出來。幾乎將他所管守的一里多路都照着了。他從袋裏拿出一本說岳傳來。在燈光邊津津有味地看着。

九點鐘。十點鐘。他在看書的時候。不時的向軌道上借着燈光一直看過去。也不見有什麼人來。有什麼動靜。他一發大意得笑站長過慮了。

坊子站的路役程德。受了站長的調度。命他在晚上離開車站四里路的地點。去管守軌道。在沒有星和月的晚上。他帶着手鎗。提着一盞光線很明亮的燈。到了他被派的地點了。

距離他一里多路。另外有一個路役管着。所以他只要管一里多路的軌道好了。他想這是很輕易的事。

忽然兩個人從軌道上走來。待到程德曉到站起身來。正要喝問。却早已走到了眼前。那兩人也穿着路役的制服。笑着向程德點了點首。內中有一個便拍着他肩胛道。辛苦了。程德忙道。還好還好。又問道。你兩位不知來有什麼事情。

「我們是站長派來幫你忙的。」那兩人同時答道。程德道：「你們倆貴姓。何以從來沒有見過？」

一個道：「我們倆是新來的。因為這幾日路上事情忙了。站長便叫我幫幾天。我姓趙他姓郭。」說着指着另外一個路役。又問道：「你貴姓？」程德道：「我叫程德。」

於是他們一塊兒坐下了。程德又想拿起他的說岳看。却早吃那姓趙的一手奪了去道：「看什麼鳥書。我們一塊談談不好麼？」

程德忙笑道：「談談便談談。可是別要搶掉我的書。」

「那麼我還你書。你可不准再看了。」姓趙的說。

程德。「就是這麼。」

於是姓趙的還了他的書。從衣袋裏摸出一瓶啤酒來。姓郭的也從衣袋裏摸出許多小菜。什麼燒鵝咧。醬瓜咧。攤了一地。姓趙的問程德道：「喝些酒吧。」程德道：「我向來不吃酒。今天尤其不敢吃。免得萬一闖了禍事。怪到我。菜蔬却想叨光一些。」

姓趙的道：「那麼也好。既不喝酒。便吃些菜罷。」說着就瓶口喝了些酒。將瓶遞給姓郭的。程德便也不客氣撮了塊燒鵝向嘴裏送。

姓趙的是個會說話的。又加上吃了些酒。嘴裏便嚙嚙嚙的胡說亂道。姓郭的和程德便順着他的口吻。唯唯否否的敷衍他。後來姓趙睜着他的醉眼道。

「程德。你曉得怎樣最容易發財。」

程德道：「我沒有發過財。我不懂。」

「蠢鳥。怎麼連這箇也不懂。這箇也不定一要發過財的人才懂。」姓趙的說。

程德道：「你別說。我蠢鳥。我委實永世不沒想到這事過。或者我便說做生意最容易發財。」

趙笑道：「可是你說什麼生意啊。」

「我想當然做金子生意最好了。」程德不自在地說。

「哈！你仍舊是蠢鳥。做金子那便容易發財。每兩金子賺兩三元已是最好的生意了。可是要做幾年生意才能發財呢。」趙笑着程德說。

程德道：「那麼我委實不懂什麼方法最容易發財了。請你別問我這個罷。」

姓趙的仍舊笑着道：「你再想想看。或者會得想出一個聰明的法子來的。」說着從袋裏摸出三支櫻花牌香煙來自己吸了一支。姓鄭的和程德也各請了一支。程德也沒留心。點着了火向口裏吸了。

程德道：「你一定要我想這問題究竟什麼道理。」姓趙的從他嘴裏取下了香煙道：「解決了這個。我們便好發財了。」

程德笑道：「那麼你真是蠢物。疲迷了心。說出這瘋話來。算來不過一個鐵路工役。也想發財了。發財難道有容易的法子不成。」

程德這麼說。說得姓趙的和姓鄭的都不禁笑起來了。

姓趙的又喝了一口酒。拍着胸膛大聲道。「程德。你別笑我。真當有一個最容易的發財法子在此。要是你再肯費些時候想一想。你立刻就能夠想出。」

程德想那姓趙的一定喝酒醉了。恐怕他認真起來倒不是耍的。就道。「好讓我再想想看。」

姓趙的道。「對啊。這才是了。」

程德假做沉思了半晌道。「老趙。我可實在想不出一個最容易發財的法子。」

姓趙的慍着道。「咳。你却老是蠢鳥。」

當下姓鄭的道。「老趙。別人實在想不出了。你既然

知道。你何又妨就爽快快告訴了出來。好讓人家聽得快活。不然像這樣鬧着。可真像猜什麼謎呢。」

姓趙的看了一眼他的手錶道。「好。現在正要十二點鐘。老程。二點十五分不是有一班專車要過此地麼。」

程德道。「是的。有一班專車。可是與發財何干。」

姓趙的笑着道。「過了二點十五分我們就好發財了。」

程德道。「這個我不懂。究竟你說的什麼話。」

姓趙的道。「別管閒賬。且問你到底要不要發財。」

程德道。「發財自然人人要的。」

姓趙的道：「那麼有人要你做一分鐘的工作。給你八萬塊錢。你願意麼？」

程德道：「那爲什麼不願意。只不知那一分鐘工作。可容易不容易。」

姓趙的道：「那工作我包你容易。可是不知你究竟願意不願意。」

程德道：「如果不發生什麼大問題。我總願意的。但到底不知做什麼事。」

姓趙的擲去了他的酒瓶和香煙。立起來向四下裏看了一看。重復坐下道：「好。程德。待我告訴你。先問你家裏有多少人。住在什麼地方。離這裏近不近。」程德道：「我家裏只有妻子。就住在這裏附近。從小

路裏過去只有一里多些路。」

姓趙的道：「那很好。因爲你一到發財的時候。須得立刻將家搬開的。現在問你衣袋有些什麼東西。」

程德道：「衣袋有一本說岳。」

「還有呢？」

「警叫和鐵鉗。」

「還有呢？」

「還有一把螺絲旋。」

「好了。只要你用鐵鉗和螺絲旋。」姓趙的笑着說。「怎麼。所以我究竟做甚。」程德奇異着問。

姓趙的又微笑着輕輕地道：「只要你將此地一段軌道弄開了。就發財了。」程德直驚得跳起來道：「

啊！你們是問……」

同時姓鄭的和姓趙的都立了起來。兩個人手裏都舉起一支手鎗來。指着程德。程德嚇得倒退了兩步。姓趙的仍舊微微地笑着道：「是的。我們是閒牒。你究竟幹不幹。」說着將手鎗移近了程德些。

程德戰慄着道：「這事我不……幹不了。」

姓趙的道：「倘若你想到了鎗彈穿進腦子而死的慘狀。我看你還是幹的好。」

程德道：「無論如何。我……我總……幹不下。」

「怎麼幹不下。」姓趙的問。

程德道：「良心上說不下去。」

「怎麼良心上說不下去。這班是專事。不過死了八

九個大官。也不算闢什麼大禍。」姓趙的說。又道：「況且你還有八萬元的酬報。你幹了這事之後。離開了坊子就安安逸逸的做富翁去。誰也不能捉你。」程德俯着首只是不答話。

姓趙的又催道：「老程。快打定主意。要不是我們朋友。你早已……」

程德輕輕的道：「那麼我幹了怎麼逃呢。」

姓趙的道：「不打緊。你幹了這事。便立刻去取了妻子。和我們一坐走。用小汽油船到海邊。上了我們的船。你要到那裏便送到那裏。」

程德又道：「那麼八萬元那裏去拿。」

姓趙的道：「那立刻就有的。你看」說着從袋裏掏出

一大卷鈔票。又道：「老程時候快到了。快拿出傢伙來動手。」

程德又思量了片刻。決然道：「不。我決不幹這事。」

姓趙的道：「嚇！你可是願意吃一彈麼。本來我們自己也會動手。只是爲了看守的人多了。所以和你商量。你却怎地不受抬舉。老鄭快給他一彈。」

「慢着慢着。」急得程德退後了兩步。說着。又道：「那麼幹就幹。八萬元可別要謊我。」

「誰謊你來。」姓趙的和姓鄭的同時說。

於是程德從衣袋裏取出螺旋和鐵鉗。將身子伏在軌道邊。將鐵軌上的釘起了下來。姓趙的和姓鄭的幫着他將鐵軌搬開了二寸多些。立刻他們三個人

迎着火車來的方向走去。因爲程德到家裏取妻子是必要這樣走的。他們在鐵軌旁邊樹下走着。也不拿燈。也沒有星和月。所以暗得沒給別的路役看見。姓趙的又看着他手上的夜光錶。猶笑着道：「再五分鐘我們便聽見那怪物的大吼聲了。」

但那時程德的心。是只覺得無限的驚惶而刺促啊。他們三個人轉了方向。在一條小路上走去了。火車的聲音隆隆的聽見了。一轉瞬間。火車的兩只明燿的眼。已經給程德看見了。在這最危急的時候。程德覺得渾身熱血都湧到他心中。突然他灑脫了那兩個間牒。飛步的向軌道邊跑去。那兩個間牒要追也追他不及。便都一溜煙地自己逃了。

水
武
老
一
路

役

程德急急的打從身邊摸出警叫來。竭力的吹着。可是在他走到軌道邊的時候。火車頭早已飛越過了一丈多。司機的也聽不見聲音。也看不見他。他用盡了他的力。追着車頭。狂吹着警叫。在也趕上車頭的時候。他想一躍上去叫司機的立刻停止。可是怎麼能夠跳得上。脆弱的人頭。在重而結實的鐵上一擊。便流着白的腦漿紅的鮮血。兀自嘴裏吹着最後一聲警叫而死了。

同時司機的一眼看着了他。正想將機器停止。可是早已轟天價的二響響亮。那怪物果然大吼了。

十月三日作

一
二
八

豆棚花架滿庭中。

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內。

箇鬼郎目灼灼似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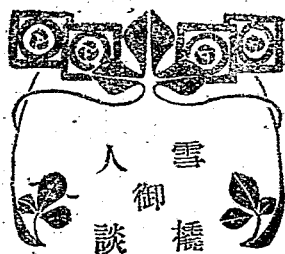
陀陀叱叱是何景象。

田舍郎我豈妄哉。

視碧桃開未。

十餘年如一夢耳。

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



在一個可怕的落雪天。我爲了一件要緊的事情。必須到西伯利亞的托木次克去一次。當下我就從滿洲里坐火車經過赤塔。只指望一路的沖風破雪。直達托木次克。那知在距離貝加爾湖旁邊的伊爾庫次克站十多里路的地方。車頭上忽然出了重大的岔子。立即火車停止得像死了一般。那時火車的旅客都紛紛地爲了這事情。平空地添了不少談話。有幾個人很仔細地問車役。火車究竟容

易不容易修好。車役答道現在正在很小心地修。如果半小時以內修不好。那必須打電報到托木次克。或者赤塔。才得有車頭來帶我們前進。可是從這裏到赤塔或是托木次克。都至少要七小時路程。所以萬一車頭竟修不好。我們總至要在此等半夜工夫。因爲這班車已是今天最後一班了。後面也沒有車子來。前面也沒有車子來。這幾句話早嚇壞了一車旅客。因爲如果真要在這樣寒冷而又下大雪的西伯利亞大地中。冷坐半夜。那真是一件最苦的事。當下又有一部分旅客。問車役道。難道伊爾庫次克站沒有車頭的麼。車役道。是的。伊爾庫次克站只有禮拜日因爲裝貨物多三個車頭。在平常是沒有的。這

是近年來的新章程。或者將來總得在那裏多預備幾個車頭。

好了。結果半小時間。車頭終究修理不好。和我一樣有要緊事情的旅客。早已心急得沒有法子想。後來一個老於行旅的客人指點我們說。「倘若你們因

爲有要緊事情的。我說不妨改坐雪橇的好。大約從赤塔或是托木次克的救急車頭開到這裏。雪橇也可以到了托木次克。不過坐雪橇冷些。人多了危險。倒可以不必憂得。」

「好的。承你指點。謝謝。可是這裏顯見得是在大野中間。到那裏去賃雪橇呢？」一個旅客說。

「誰說這裏是大野。你看那邊森林的外面。不是隱

隱有一所村鎮麼。」說着用手向車窗外指着。又道。「那村鎮我曉得叫第朋村。村裏有一家彼得旅館。可以去進些咖啡或茶。雪橇也就可以在旅館裏託侍者代雇。從那邊一直到托木次克價錢也並不十分貴。」

於是許多有要緊事情的旅客。互相商議。當然我也其中分子。我們商議定了。決計照他所指示我們的方法先趕路。於是我們一千人衆。大約有三四十個。下了火車。冒着大雪。到了第朋村的彼得旅館。

許多人都喝咖啡。我獨自喝了五百盧卜的茶。十五分鐘之後。我們託旅館裏的侍者雇到了許多雪橇。那雪橇大小不等。大的可坐四個人。小的只好坐兩

個人。那時已有下平六點鐘時分。我們將雪橇排齊了。一聲口號。那些拖雪橇的西伯利亞狼狗。便飛也似的向前奔着。

那一夜委實是有趣的。我們身上都裹了頂厚的絨衣。外面還披了一大方油布。因為漫天漫地的雪。還兀自落個不住。雪橇的御者都是西伯利亞的精壯少年。雖然身上也披着一件皮衣。但一些沒有我們那種蜷縮的神氣。手裏揚着皮鞭。嘴裏一路的呼嘯着。聲音極慘得像深山裏的猿叫。和樹林裏的貓頭鷹。我們二十多部雪橇。都是到托木次克的。所以一路連接着走。御者也一些不用費心。也不怕強盜。也不怕野獸。所以那些御者總一路的和坐客閒談着。

雪橇御人談

我坐的是一部小雪橇。和一個日本少年同坐着。那日本少年名叫中山太郎。也和我一樣喜歡談話。我雖然不懂日語。可是我們用俄文講。便也一樣了。我們的御者。也是一個很精壯的第朋村少年。他的名字叫伊凡里孟諾夫。(Ivan Remonov)他臉上有四五個癍。也看不出是兵器做成的呢。還是野獸的爪所做成的。當下我們大家通了姓名之後。便隨意的海闊天空胡亂談着。中山太郎和伊凡都供給我不少好聽的故事。而最足使我不忘記的。就是伊凡告訴我的。他自己所經歷的一樁險事。至今我想着了。還對於西伯利亞路上有些恐怖心咧。

他道。「我在十四歲那年就繼續了我父親的職業。

——我父親是個革履匠。我們家裏有一部雪橇。如果冬天有客人要趕路。我父親就放下了做鞋的工作。去做駕駛雪橇的人。那年我父親死了。我便承接他的職業下去。現在那拖橇的狼狗。也還是我父親養大的呢。他名字叫克勞玲科。他爲我們父子出了不少的力。我們父子所遇到的危險。他也都遇到的。他實在是我們的患難朋友。他很乖覺。往往不待我命令。他早就做了我所想叫他做的事。所以有一次在赤塔道中遇了三次險。都是虧着他的。那一天在六十年前的一个冬天。也是像今天這樣飛着大雪。有一個猶太富商。從托木次克到赤塔去。可是他的雪橇在我們村口壞了。行動不得。就雇了我的雪橇。

送他到赤塔去。那猶太人手裏拎着一只大皮包。那皮包是用最精緻而堅韌的豹皮做的。那時我心裏早就想這遭可危險了。因爲這條路上最是不平安。有人拿着貴重東西趕路。委實有些危險的。可是猶太人胆子最大。那時我心裏雖則有些担心事。那知他却揚揚如平時。將一顆頭縮在極厚的絨外衣裏睡着了。那時天色又晚了。在周圍一百里之內。除了我們兩個人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一個人跡來。天空中又紛紛的跌下一片片手掌大的雪來。那時真冷靜極了。我們駕駛雪橇別樣都不怕。所最怕者就是此地兩樣特產。一樣是白熊。一樣洛鐵。洛鐵就是強盜。因爲他們的首領名叫洛鐵。所以就將洛鐵兩

字稱他們。那天不幸到赤塔去的路上。竟兩樣凶神都遇到了。那一天居然。夠脫險。實在是想不到的。在夜裏十點多鐘的時候。我們正打從貝加爾湖旁邊的一個秀郎村前疾駛而過。在雪地下我早就看見了不少白熊足跡。那時我想如果不遇到那畜生。可是要算大運氣了。因為我看那雪上的足跡。至少總有三四只熊。我正在心中想的時候。那猶太人也醒了。他問我道沒有出亂子麼。那時我禁不住笑起來了。我說自然。沒有出亂。要不是先生還能睡着麼。說得他自己笑起來了。後來他忽然道呀。你看此地有熊呢。我道是的。不過見便是運氣。他笑着道不。打緊。說着從衣袋裏取出兩管手鎗來拂拭了一回。

每鎗裝了十多粒鎗子。緊緊的分握在兩手。後來又取出一支實彈手鎗來。交給我道。拿着也有用。正在這麼預備。那白熊子却已經光臨了。白熊襲擊雪橇。大概是從後面追上來的。所以即使被難。也不過是旅客。那知那天一只大白熊。却早在我們雪橇前面路上等着了。我因為雪下得很大。一些也看不出前面已經有熊。便像平常一樣的呼嘯着我的克勞鈴科。一直用足力奔着。剛巧在白熊身邊擦過。那畜生猛地一跳跳上了雪橇。只一爪抓住了我的衣領。那時我要待反身開鎗。却已來不及。幸虧那猶太人對準那廝眼珠一鎗。那廝大吼一聲。向前面一跳。又跳出了雪橇。那時我的克勞鈴科。好似曉得遇到了

白熊似的。沒命的拖着雪橇飛奔。我想這樣那廝總趕不上的了。誰知那廝還是想辦法不捨。瞞着一只眼。從後追來。看看將近雪橇。那猶太人又對準他餘着的眼睜開了一鎗。可是這一鎗只中了他的鼻子。那廝猛可地又大吼了一聲。又奮身一跳被他前爪扳住了雪橇後面的一根橫鐵。另外一只前爪却伸出來抓猶太人。那是猶太人却有些急了。舉起鎗柄向那廝頭上亂打。可是那廝一些也不覺得似的。死命抓住橫鐵和猶太人的外衣不放。那時我看準了那廝喉嚨。給他接連吃了兩彈。那廝大吼了幾聲。一爪將猶太人放了。還有一爪却仍舊不放。那時我的克勞玲科却像狼一般大叫起來。那廝以為不知什

麼猛獸來了，便急急的捨棄了我們。沒命的向樹林中跑去。

那時我們以為從此遭了一回險事也夠了。從此我們總能一直平安到赤塔了。那知走不到二里路。在靜極的大地上忽然除了我的克勞玲科的聲音之外。又有了一部雪橇的聲音。起先我還以為在我們前面。但是看看前面也沒有。於是我以為或者雪橇從橫裏來。可不要大家撞一下。當下我叫克勞玲科跑得慢些。一面向兩面樹林裏看着。可有有雪橇來。那知我還沒有看見。那猶太人却早已命我叫克勞玲科盡力的奔了。我一回頭才看見後來有一部雪橇如飛的趕上來。猶太人道。快着跑。後邊極怕

是強盜。我嚇了一跳道。怎麼洛鐵。猶太人道正是。那時我真急了。沒命將皮鞭打着克勞玲科叫他飛奔。他好似曉得又有危險了。跑得比方才又加上十倍的快。但是那後面追上來的雪樁也正是不弱。一轉瞬已經相距得不到一丈了。起先我想如果是強盜。當然這時候要打口號叫我們停止了。但是後面那雪樁始終不響不響地死命的追着。我那時輕輕的問猶太人道恐怕不是洛鐵吧。猶太人手裏緊握着手鎗簡單地說道別響。是的。你只要趕緊加上幾鞭。於是我想不好。看那猶太人的神氣。早已有些驚惶了。還想這恐準要鬧個大禍事咧。忽然後面吹起角來了。原來洛鐵黨人不用驚笛。他們學古代英

雄用角吹的。角聲吹起。就是叫前面的人或車停止。如果他們吹了角還不停止。那麼他們如果趕上了。一定不給你留性命。因為你已有了不聽號令的大罪。且說那時我一聽角聲。直唬得魂不附體。我便向猶太人道要不要停。猶太人厲聲喝道。不許停。如果脫險賞你五萬盧卜。那時盧卜還很值錢。我一聽有這麼大的賞格。倒也雄心勃發。不將洛鐵放在眼裏了。可時那時早惱了後面緊緊追着的洛鐵。他們大約有三四個人。所以雪樁不能及我們那般快。不然早給他們追上了。有一個洛鐵大喊道。猶太狗。你敢反抗麼。那猶太人一聲也不響。只叫我將皮鞭向克勞玲科背上打去。可是克勞玲科經過這樣長途的

快跑。實在有些精力不濟了。他偶然慢了一步。後面的橇早便追着了。一個洛鐵忽然向猶太人開了一鎗。猶太人將身子一徧。那一顆鎗直向我手臂邊擦過。我又嚇了一跳。於是又要照顧前面的克勞玲科。又要防後面的鎗子。實在使我忙得不得開交。幸而猶太人鎗法很好。回一鎗便打死了一個洛鐵。那時我看清楚他們連御人一共四個人。打死了一個還有三個。同時三支鎗向我們施放。不然早已將我或者猶太人打死了。也是靠了上帝的恩惠。正在那剎那間克勞玲科拖着雪橇向斜刺裏轉了一個方向去了。於三顆子彈都落了空。那時我騰出工夫來。不管中不中一連的開了三鎗。結果竟被我打死了

那御人。我正在歡喜的當兒。一回頭一顆子彈直奔我頭上而來。我急忙一將頭部一側。那子彈便在額上擦過。現在額上那一條長的癩。便是那時的創口。其時洛鐵只賸了兩個。我們也是兩個。所以勢力是平均的了。可是猶太人能同時使用兩支手鎗。所以似乎我們比他們強些。那兩個活的洛鐵。將兩個死洛鐵的屍身。拖在雪中。於是他們的橇也輕了。竟和我們並排着了。五支手鎗。子彈像流星一般在大雪中嗤嗤的飛來飛去。那天的戰爭。實在是猛烈的。後來克勞玲科又加緊了幾步。我們的橇便又比他們快一丈多路。於是在大雪迷漫中。大家子彈都不容易命中了。不過那猶太人猶在橇後橫鐵上。伸出頭

去看準了又連開了兩鎗。當下打中了一個洛鐵的右手腕。便似廢人一樣不能開鎗了。那時我想還有一個洛鐵。總必然因為衆寡不敵退去了。可是他却不退。叫受傷的一個駕御了雪橇。自己仍舊握着鎗。一彈一彈的在後面打來。那猶太人却狠間散似都給他避開了。可是我却急得了不得。後來猶太人喝道。快去。要不然我要開鎗了。真奇怪。猶太人這一喝。竟將敵兵喝退了。只聽那後面的洛鐵罵了幾聲。將雪橇轉灣去了。我想從此總算脫險了。方才略略的喘了喘氣。却聽猶太人道。防着前面魯代南森林裏。原來魯代南森林是亦塔道中最大的一個森林。而且是必經之路。一向沒有聽見這裏邊出過岔子。

過。那猶太人却叫我防着。這豈不又使我耽心。但是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向魯代南森林而去。不到二十分鐘。我們的雪橇已進了森林。忽然在一棵大樹後面。飛也似的轉出一部雪橇來。正就是方才退去的兩個洛鐵。說時遲那時快。猶太人手起一鎗。同時那一個洛鐵的鎗聲也一響。但是結果是那洛鐵死的。不料猶太人正待再一鎗打那已受傷的洛鐵。可是只見他左手一舉。一把明晃晃的尖刀。直奔向猶太人右脇而來。嗤的竟穿進了外衣。可是猶太人好似竟不覺得一般。又一鎗打中了他。於是那最後兩個洛鐵的屍身。便隨著他們的狼狗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回頭看看猶太人他却微微地笑着。將

外衣解開來給我。原來他裏面還裏面一身薄薄。到赤塔。給你五萬盧卜。不准多說我的事。能不能。那時的鐵甲。所以那洛鐵的尖刀竟不能損傷他。又走了。時我只好說能的。於是他又坐上雪櫃。命我加上一四五里路。忽然在橫裏一條大路上又轉出一部雪櫃。到了赤塔。一到赤塔。他從皮包裏拿出一束盧卜。坐着兩個紳士模樣的人。我先看見却不在意。讓來。不許我多留一刻。逼着我立即開雪櫃回家。這一他們前頭走了。忽然鎗聲一響。前一個紳士中了猶太人一彈。還有一個紳士急忙回轉頭來看一看。見是猶太人。猛地喊了一個字道。你！却早也吃着了一彈的倒在櫃裏死了。當下猶太人喝着那御人停止。叫我也停了。跨出雪櫃從他們雪櫃裏搬了已死的紳士的一個大皮包。將鎗指着那御人。道不准響。待我們離來此地。直到看不見了才回去。那御人答應了。於是猶太人轉過鎗口來向了我道。你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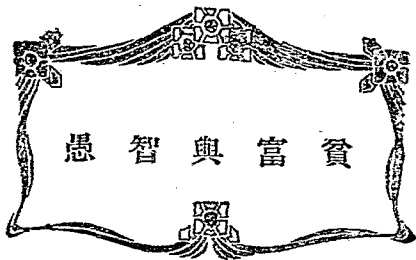
到赤塔。給你五萬盧卜。不准多說我的事。能不能。那時我只好說能的。於是他又坐上雪櫃。命我加上一鞭到了赤塔。一到赤塔。他從皮包裏拿出一束盧卜來。不許我多留一刻。逼着我立即開雪櫃回家。這一次的變局真使我嚇呢」

十月十七日作

蝸廬人那如此娟好。

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

狂生大曬嚏矣。



貧 富 與 智 愚

紳士葉秋嵐要將他六歲的兒子小嵐送進市立第四國民小學去讀書。他夫人却竭力的反對。因為那第四國民學校裏的學生都是貧民的孩子。葉夫人不願意小嵐將小紳士的身分丟在那裏。你便坐在那裏。千萬不要動。因為學堂裏都是窮小孩子。你和他們要了。他們要偷你身上的新衣服。」

屈辱在窮小子隊裏。所以她不許小嵐進學堂去。可是葉秋嵐到底是男人家。明白些道理。一定要送小嵐去。他夫人拗不過他。便一切不管隨她丈夫去辦。

★ ★ ★ ★ ★

一個晴和的早晨。小嵐由僕婦送着進了學堂。僕婦叫他對坐在一間裏的一個中年人鞠一個躬。叫一聲先生。小嵐便鞠一個躬叫了一聲先生。那先生和和氣氣地招呼小嵐。叫他將書包放在課堂裏一只桌上。那時還沒有上課便叫小嵐隨意在外邊天井裏和許多小朋友玩着。一面又打發了送他來的僕婦回去。

小嵐守着他母親的教訓。也不去睬那的活潑潑的小朋友。他只是獨自在一只小凳上坐着不聲不響地看看天。有時也看看地和花草。覺得學堂裏並沒有昨天父親所說的那麼好。只是一個人孤清清地。忽然噹噹噹的聲音了。許多學生都跑到走廊下

邊去排齊了。挨着次序一個個走進了方才擺書包的課堂裏。小嵐心想或許是讀書了。這時心裏不知不覺的有些不甯了。但是他想如果儘坐着不走進去先生或許要罵的。於是他趑趄着隨着那些學生進了課堂。到自己方才擺書包的位子上去坐了。他看和他同坐的一個小朋友。長短和他差不多。可是衣服穿得比他歹得多。小嵐只是不去睬他。可是那學生倒屢次對他看而且又屢次對着他微微地笑着。

先生進來了。正在嘻笑着講話的學生。忽然都靜默得喘氣的聲音也幾乎要聽不見了。先生跨上了講壇。將那一隻有威嚴的光線的眼睛。鵠鵠流流的將許

多學生都看到了。然後慢慢地講起來了。第一兩句所

講。小嵐一些也不懂得。後來方才有些聽得出先生

所講的是什麼了。先生講了一會兒便隨意的發問

了。起先先生問「什麼叫做稻」。小嵐却一點不懂

什麼叫做稻。但是許多學生却早爭着說「稻就是

生米的草。」

先生又另外叫了一個學生站起來說什麼叫做稻

那學生道「稻就是我父親種在田間的草。他能夠

生出來來給我們吃。」

先生又問。「什麼叫做鐵。」

那些學生又爭着說「鐵是黑的硬的東西。可以做

隨便什麼東西。」有些學生說。「鐵可以做鑊子。」

有些說「可以做刀和鎗。」

先生叫大家不要多說了。問小嵐道。「鐵可不可以

做紙。」

小嵐簡直一些也不懂。他聽大家說什麼稻鐵。他想

看也沒有看見過。可是先生問他他却曉得不能不

回答他方才好像聽見別人說鐵是可以做隨便什

麼東西的。於是他一些也不思慮向先生道「可以

的。」

大家笑起來了。先生也禁不住向他笑笑。他曉得自

己說錯了。可以已經不能挽回他自己的說話了。他

不好意思得只將眼向桌上看着。也不敢回轉頭去

看別人。因為大家正在笑他。

先生又問他曉不曉得煤是什麼。他這次可不敢胡說了。只得搖着頭說不曉得。先生又問別人。大家却又爭着答道。「煤是燒火的東西。」有一個說「我們住在火車站那邊。天天看見火車裏燒煤的。」先生又問小嵐道。「你家裏有沒有煤。」小嵐搖搖頭道。「沒有。」先生又問道。「你家裏冷天有沒有火爐。」小嵐道「火爐有的。」先生又道「那麼火爐裏生火的是什麼東西。」小嵐給先生提起了。只才隱約記得冷天火爐裏燒的東西。他母親曾經說過是叫煤。於是就答道「煤。」先生笑着道。「是了。怎麼剛才說不曉得呀。」先生又問他今年是民國幾年。這個小嵐又不曉得了。幸虧和他同坐的輕輕地告

訴他道。「十二年。十二年。說呀。十二年不錯的。」於是小嵐向先生道「今年是民國十二年。」這時鐘聲又鏗鏘的響了。於是先生忽忽的走了。出去。許多學生也一哄地跑了出來。向天井裏去耍了。大家看見小嵐坐在一邊不響。便以為他怕陌生。於是爭着上前和他招呼。有些問他叫什麼名字。有些問他住在什麼地方。有些問他有沒有哥哥。夾七夾八的是小孩子心裏所想得到的問題。多將來問小嵐。小嵐便問一句答一句。他也不問人家什麼。後來大家叫小嵐一塊兒去耍。小嵐也不願意去。大家看他這樣拘執。以謂他還在怕陌生。便都走了。開去不

再擾他。

上第二課了。小嵐依舊隨着大家進了課堂。這一課換了一個先生來。先生也絮絮叨叨的講了半天什麼一加二咧。二加二咧。小嵐聽到似懂非懂。早有些氣悶起來。那時先生接着坐位的次序發問了。第一個學生問的是三加兩多少。那學生一些也不遲疑。答道五。又問第二個道。五加一多少。那學生扳着自已的手指。想了一想道六。於是問第四個道。六加沒有多少。那學生想了半晌道。六加沒有還是六。先生微微地笑着。又問第五個學生了。那第五個就是和小嵐同坐的。先生問他道八加二多少。那學生道八加二嗎。於是他扳了扳他的小指頭。嘴裏道九十只才對。先生道八加二得十。於是輪到小嵐了。先生問他道一加一多少。小嵐也想了半晌道。一加上二還是一。忽然大家又都笑起來了。小嵐聽得又說錯了。覺得臉上紅得熱了。不住的將袖子揩他的臉。這一課小嵐覺得比方才還要難上。幸虧先生問到後面去了也不再來問他。他稍爲放下了心。後來先生問完在黑板上寫了 12345678910 教了一遍。於是叫大家拿出石板來叫大家寫一個八。於是大家在黑板上寫了個8字。先生又說寫個十二。於是大家又各自寫了。後來先生拿石板來一個個看了。又只有小嵐弄錯了。將8寫了2。將12寫了104。先生微微地笑着。叫他改正了。他也不知道要怎樣改才對。於是和他同位的那學生又偷偷的教了他。

第三課是上的國文課。一個先生進了講堂就叫大家拿出書和石板石筆來。先開書將第一頁上一個字教了大家。那第一個字的下面畫着一個人。這是寫錯了。他將人字寫做了人。手字寫做了子。足字一家寫得好看。變了吳字。坐在他後面的幾個小學生看見了。又大家低低的笑他。

大家都曉得了。那字一定就是人字。第二頁却有兩個字。一個字下邊畫一只手。一個字下邊畫一只脚。先生先問和小嵐的同坐的學生道。第一個你曉得是什麼字答道。手字。先生又問小嵐道。第二個你可知道不知道。小嵐答道知道的。是脚字。有幾個學生識得那字的都又爭着道不是不是。我知道的是足字。於是先生又說小嵐錯了。先生教了他們三個字。教他讀熟了。便令一律將書合攏了。拿石筆在石板

上將方才教的三個字默寫出來。但是結果小嵐又

寫錯了。他將人字寫做了人。手字寫做了子。足字一家寫得好看。變了吳字。坐在他後面的幾個小學生看見了。又大家低低的笑他。

小嵐覺得他自己實在太會鬧笑話了。學生的笑聲又使他心裏刺促着不安甯。在着惱的時候。覺別人家一舉一動都足以窘迫他。終於他哭出來了。好在吃午飯的時候已到。他家的僕婦恰好來接他去吃飯。他便脫離了窘他的學堂。

他到了家裏只是哭着他母親急得以一爲定給別

的同學欺侮了。便一句一句的問他。可是他自己也

答不出話來。還是僕婦因爲先生告訴了幾句。有些

懂得。便將大略情形告訴了她主人。於是葉秋嵐夫

婦都笑起來了。安慰着小嵐叫他吃飯不要哭。

飯後小嵐要想不到學校了。但因為他父親慈而帶

懂踢毽子也不會拍皮球。只得和幾個人做些圖草吹紙的遊戲。

威的勸他。便不由的不被僕婦送到了學校。他一進學校便仍舊癡癡的在凳子上坐了。後來在課堂裏和他同坐的那學生走到他身邊。和他靜靜的談話。他覺得那極和氣並不像他母親所說的要搶他衣服的人。於是也漸漸地和他問答了。後他一發覺得那朋友是有趣的。那朋友會講故事。會說笑話。使小嵐聽得快活得忘記了早晨的事。反覺得學校是有趣的地方了。因為他母親和父親從沒有將這些有趣味的話講給他聽過。他漸漸地聽了那朋友的話。也到天井中加入了他們的遊戲團體。可是他也不

可怕的上課時間又到了。小嵐又快快的坐在課堂裏先生來了。那一課是畫圖先生在黑板上將紅的、黃的粉筆畫了許多貓和老鼠。小嵐覺這倒是一課有趣的課程。便也笑盈盈的看着。後來先生畫好了將黑板上畫的統統揩掉了。看見許多學生都正在笑着便叫了小嵐和另外一個學生。到黑板上去。叫他倆隨意畫一件東西。這題目可又為難了小嵐。他想還是畫什麼好呢。桌子桌子也不容易畫。畫個猴子罷。可是猴子也畫不來。還是方才先生畫過的老鼠畫一個罷。可是先生怎麼畫的。又早已忘記了。他

偷眼看那個學生却正在畫一株草不像草菜不像菜的東西。後來大概那學生覺得自己畫得不好。猛可地又將他揩掉了。重新畫起來却畫了一個毬子。這一來却提醒了小嵐。他很小心地將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直徑有一尺多長的大圓圈。丟掉了粉筆就跑了下來。那坐在下邊看着他畫的學生又都笑起來了。先生問小嵐這是畫的什麼東西。小嵐紅着臉道。他畫毬子我畫皮球。這一句話使得許多學生又一陣的笑起來。

圖畫課上過之後又耍了一刻。便又上了一課。那一課是寫字。先生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字。叫他們學着寫在石板上。以寫滿一石板為度。於是只聽見石筆

得得得的聲音。響了一課堂。小嵐也低着頭只管寫。後來大家都寫好了。小嵐雖然比較的慢些。但到底也寫了一石板。先生挨着坐次一個個的看過來。小嵐急得怎麼似的。也想沒有一課不鬧笑話。這一石板字或許由這裏也還要鬧一個笑話。但是先生看過他所寫的字之後。却一些也不說什麼。這一來可是使小嵐出於意外。就是那些學生也是料不到的。因為他們正預備着一陣笑聲。想等先生看了小嵐寫的字之後好笑出來。可是先生竟不說小嵐什麼。於是他們所預備着的笑聲竟一些也用不着。這實在是使他們料不到的。

最後一課是體操。許多學生都快活着。因為體操一

課是有得講話和遊戲的。但是小嵐起先不曉得怎麼叫體操。看見大家到天井裏去上課。他便也跟着到天井裏排在他們隊伍裏。先生先將立正少息和

頭一個人立個對面。他正在有些奇怪那些學生早又大聲的笑了。如此接連的又鬧了幾個笑話。一直到了散課。

向左轉向右轉種種口令的意義講給他們聽。等大家懂了然後再喊幾口令。練習一回。忽然先生喊道立正。小嵐出於不意。不曉得先生究竟叫他做甚。他立刻將身子旋了轉去。同時看見大家却一動也不動。他曉得又不對了。仍舊旋了轉來。可是大家已經發笑了。先生喊道少息。這遭他有些乖了。他看見大家將左脚伸出來。他也將左脚伸出來。後來先生又喊了立正又喊道向左轉。他看大家都將身子轉動起來。他也立刻將身子向右面一轉。那知正和他前

在放學時。小嵐走在路上追想着他這一天的經歷。他覺得學校裏不上課的時候。是有趣味的。可是上課實在是使他胆小的一回事。要不是散課時候有許多朋友在一塊兒耍。他想早已一定不願意到學校裏去了。

從此嵐小雖然仍舊天天到學校但是除了和小朋友耍的成績很好外。在上課的時候十個問題總有七八個鬧笑譜的。

十一月三日作

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

娘子必是神仙。

問婿家有無醜。然曰無也。

一美人撥蓮花而入。

嗚付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

玉肌乍露。熱香四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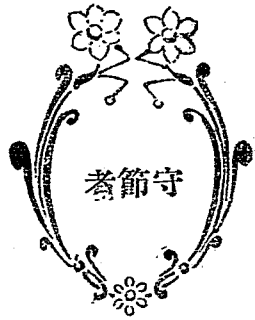
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

倘度一曲。必能銷魂。

尙髮蓮蓮。學處子邪。

魂隨阿寶去耶。

冷雨幽窗。苦懷香玉。轉輾牀頭。淚凝枕簟。



在一個大城中的貧守節的地方。由公家養活她們。這也是中國歷來所稱爲善政的。那堂裏的辦事人。原是一天到晚沒有什麼事的。看報吃飯。簡直是極安逸的一個閒職。如果大家高興談談。便熱鬧得多。可是給那生性冷靜的人一來之後。於是辦事室中簡直靜得一些聲息也沒有。於是那全節堂一發好象加了不少陰森森的空氣。那新來的辦事人自己會說姓陳名字却沒有給別人曉得。好在有了姓便叫陳先生也一樣。有什麼事情大家總叫陳先生。那陳先生好象沒有家庭的。因爲他同事從沒有聽見他說回去一趟。而且最奇的就是那陳先生就職之後。二個月中連大門口都沒有走出過一次。這真是使那兩個同

也沒有人曉得他的履歷。他自己也沒有一言半語告訴人家。那人生就的冷靜脾氣。從第一天就職的時候。和兩個同事打了個招呼之外。一逕也沒有再多些談話過。他兩個同事看他脾氣如此。便除了爲公事和他說幾句話之外。也懶得去多擾他。或者竟反而撩起他的厭惡心。那全節堂原是爲些寡婦家

事奇怪的。

一天兩個同事都出去了。只賸陳先生一個人孤另

門房道：「她說要見辦事人據我看大約也是想進堂的。」

另的坐在辦事室中看報。忽然門房進來道：「外面

陳先生道：「那麼你去請他進來。」

有個女人要見。」

陳先生放下了報紙道：「女人怎麼樣的。」

陳先生振作了他那副冷靜而威嚴的面孔。在辦事室裏等着。不多時那女人由門房領了進來了。當門

門房道：「那女人大約有二三十歲光景。」

房退出去的時候。那女子和陳先生早已都不覺得

陳先生道：「不。我問那女人爲什麼要見我。可不是

身子震了一震。那女子很很地看了陳先生一眼。鼻

你弄錯了罷。要不是見裏面的那些婦人罷。」

子裏微微地哼了一聲。不待陳先生請坐。早在一旁

門房道：「不是。她說得很明白。說要見堂裏辦事人。」

坐了下來。陳先生冷冷的道：「夫人。不知有什麼事

」

情見教。」

陳先生又道：「她說要見辦事人呢還是說見我你

那女人向陳先生又飛了一眼。顫着聲音道：「嘯秋

曉得她來做甚。」

又或者你能夠曉得我的來意。」

陳先生搖着頭。「啊！真的我委實不曉得夫人不沒有這規例的。」

是要看望住在堂裏的婦人麼。那麼只要和門房說明了就是了。不必經過我這裏的。」

那女人道。「嘯秋。我是特爲來看你……」

陳先生道。「啊！夫人是看我嗎。那麼我想夫人不是也因爲寡居了想入堂嗎。呀！夫人請恕我唐突說這句話。」

那女人又很很的看了陳先生一眼道。「噯！你要體貼到丈夫拋家出走之後的妻子受怎樣重的苦楚呀。」

陳先生微微的回轉了頭避了她的目光。「夫人倘若你是要到此地來守活寡的。那是此地堂裏一向

總千萬別硬着心腸啊……

陳先生道。「噯！你倘……」

那女人止住了他的話道。「且慢。總得讓我說完了你再說。噯。你要知道人類的懺悔。是最有價值的。妻子本來是和松鼠一般好耍的。可是松鼠是自己沒有定力的。但是松鼠做錯了事他不會得自己懺悔。人却能夠懺悔的。嘯秋請你仔細想一想。一個忍心的丈夫拋棄了他已懺悔的愛妻。直到八年之後他的妻子尋到了他。他是不是還能夠忍心着不赦他的妻子呀。」

高誌操藏書

守節者

一四二

陳先生將眼看着報紙道：「夫人這些事請你不要告訴我。倘若你知道你丈夫已經死了。那麼你還不妨在這裏守節。那是名譽很好的。不然還是請夫人自己去尋夫人的丈夫罷。」

那女人好像沒有聽見陳先生的說話似的。又道：「嚶！請你再想一個父親拋棄了他牙牙學語玉雪可愛的孩子。獨自一去不返。直到八年九年那孩子長成了。天天問他娘自己的父親在什麼地方。這是怎樣的悲慘啊！」

陳先生望了那女人一眼。怔了半晌。又低下頭去看報。也不答那女人。

那女人又道：「嘯秋請你再想十二年前我最美滿

的一天。我在證婚人面前親親切切的說一句我愛他。他也這麼說一句愛我。但是因為我自己不好。失了一失足。他竟忍心將我拋棄了。直到我眞的誠心的懺悔了。他還不肯赦我生生的將一個甜美的家庭拆散了。他可憐的妻子日日打聽他的行蹤。追尋着他。那是何等的誠心愛他啊。嘯秋你想。想愛情這東西。還是經挫折而愈深的呢。還是經破壞便不能重圓的呢。」

陳先生道：「夫人請你別和我說這許多話。倘若夫人懷念着丈夫。我想還是請夫人到別處去找罷。在此地和我說終是沒用的。」

那女人嗚咽着道：「這麼忍心啊！」

陳先生又看了她一眼。徐徐的又低下頭去看報。室

喝着。

中靜默了半晌。陳先生強自振作了精神道。「夫人。我看夫人還到別處去尋丈夫罷。在此地守節那是極孤涼的。」

那女人將一雙被淚珠浸透了的眼睛。向陳先生看着。斷斷續續的又道。「嘯秋。赦了我罷。」

那女人忽然撲到陳先生懷裏哭着道。「可憐你爲

陳先生冷冷的道。「夫人這是覆水難收啊。我看夫人還是進了堂的好。」

着失望的孩子和傷心的妻子。重圓了這愛情罷。」

那女人恨恨地道。「這叫守什麼寡啊。」

陳先生推開了那女人喃喃地道。「愛情只不過是噩夢罷了。」

「那麼還是好生去養育你的兒子罷。」陳先生說。那女人又嗚咽着道。「嘯秋你竟不能爲傷心的妻子。動一動心麼。」

那女人接着道。「但是妻子和兒子的很有價值

的。嘯秋。請你赦了我罷。爲了我八年的眼淚和孩子

陳先生又輕輕地道。「心啊。那是早已死了。」

天天的思念。」

那女人哭着道。「嘯秋啊。我真想不到尋着了你还

陳先生一聲也不響。站起身來向茶壺裏倒了杯茶

是這樣忍心着。給我這麼一個結果啊。」

陳先生道：「夫人，你也不用傷心。總之一失足成千古恨。依我說，如果夫人願意進堂的，那麼我可以代爲謀一個好房間。否則自立的機會也多着。夫人也諒不會便餓死了。最後我勸夫人再不要說起愛情。因爲愛情兩個字，確實是害了你夫人的。」

那女人聽陳先生斬釘嚼鐵的說話，曉得沒有了希望，傷心得又嗚咽起來。

她又道：「嘯秋，我也曉得愛情起先是害人的。但是我指望經過挫折後的愛情，是極圓滿的。況且，嘯秋，你總要曉得人類的懺悔是很有價值的。而女子的懺悔尤其有真摯心。嘯秋，望你赦了，你已懺悔的妻子，重新建設起已經挫折的愛情。」

陳先生道：「夫人，請你恕我。實在我的心已經死了。腦筋也早已麻木了。眼睛也看不出什麼了。鼻子也聞不出什麼了。我現在正站在醒和睡的中間。夫人，你只要記着一句潑水難收。」

那女人長嘆了一聲，眼淚像泉水一像的落下來。一步一回顧的走出去。臨去的時候，顫巍巍地道：「嘯秋，我總忍着苦等你回來。只請你記着女子的懺悔，是有價值的。」

陳先生一聲也不響。當那女人走出門外的時候，他手中的報紙像蝴蝶一般飛落了地。

十一月十四日作



去年聖誕節那天
要支持不住了。

我和惠廉文瀚一
同到余山去玩。在
歸途中却不幸遇
到了大風雨。惠廉
很不高興。嘴裏不
住的喃喃地咀咒

着那雨。好容易趕到了一個小鎮上。我們便買了一
把大紙傘。一同張着冒着雨趕路。雨是因着風從旁
面猛力的撲來。惠廉在我右面文瀚在我左面。我在
當中將傘向前撐着抵抗那大雨。可是傘的面積大。
覺得風雨撲上來分外的有力。所以我竟手疲乏得

忽然惠廉問道「我們到城還有多少路。」
「大約還有十一二里。」文瀚說。

惠廉眼望着河靜了幾分鐘。忽然又回頭對我們道：

「我上半年也在此地落水的。」

文瀚道：「落水。你怎麼會落水的。我怎麼沒有曉得。」

我也道：「你幾時會落水過來。怎麼我也沒有曉得。」

惠廉道：「那天真非常之危險。幾乎連性命都丟掉。」

就在上半年四月……四月十六那天。我和七個教友到余山去參與迎聖母典禮。歸來已有四點多鐘。

也是像今天一樣。遇到了大風大雨。那時我們委實不願意走了。我們想就在鎮上佃戶家過一宵。待明天天晴再進城去。我知道我們由這裏——那時我

們也正走在這裏到鎮上。須得過這條河……」

文瀚插話道：「怎麼鎮上不是剛才我們買傘的鎮麼。」

惠廉看了他一眼道：「不是。另外一個鎮。你別插嘴。呀。過這條河。還須向東一拐。再走一里多路便到了。」

可是這條河上却沒有幾頂橋。那時候雨點也愈大了。風也愈緊了。雖然在四月中旬。但比夏天的陣頭雨還要猛烈幾分。我們須得再向前走三里多路。到那面涼亭邊。才可以得到一頂木橋。在這樣大的水道。架着這樣高峻。這樣腐蝕的人字式木橋。在很大的風勢中間。誰還敢去冒這箇危險。所以我們決計不願去走那頂橋。可巧同時在附近蘆葦叢裏找到

了一艘渡船。我們就上了船。叫那船人快替我們渡過去。但是他動也沒動一動。只管在船尾坐着。蓑衣上的雨水瀉下來。流滿了一船。竟使我們不能着脚。他也好像沒有看見似的。一些也不管你們便和不便。我們接連的催促他。他仍舊守着不開口主義。也不來理睬我們。

到後來我真氣忿極了。我用很嚴厲而簡單的口氣責問他道。「怎樣。快開船給渡過去。」

他却似理不理的過。「且再過一刻不遲。」

五分鐘之後。我們看他並沒有開船的意思。我們竟莫名其妙不曉得他究竟藏着什麼作用。我們絮絮切切地互相商量着。但是到底也商量不出什麼更

的計較。因為那時雨勢一發大了。河面上的水渦竟

不成了圓形。船蓬是蘆蓆蓋的。粗暴的雨點打得和

擂鼓一樣的響亮。倘若我們因為船人不肯即時開

船。我們便不坐渡船。那是決不可能的。那時早已走

過了方才我們買傘的那鎮。買傘也沒有去處。自己

冒着雨走進城。是至少總要給雨淋出一身疾病來。

所以那時我們竟沒有了法子。後來我們又切實地

責問他道。「喂！究竟你什麼意思。還不肯開船。我

們今天要趕到鎮上的。快！快替我們開船。現在已

經四點三刻了。別誤了我們的事。」

「但這樣大的河道。費了無數氣力。渡了你們七個

人。回轉來再渡別人。爲了幾個銅板。來往了兩趟。這

種他本生意誰願意做。」那船人很高興地說。說着向四下裏瞭望了一回。又用手指着遠遠地道：「你看有幾個人趕來了。準是要覓渡的。」

我們才明白他不肯就開船的用意。我們頗覺得好笑。但倒也不去怪他。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果然有些人冒着雨來。好像也是從佘山來的。

他們一共是四個人。確是要渡河的。竟給他們找到了渡船。他們也像我們起先那樣快活。於是都上了船。也催那船人快些給渡過去。

他却依舊不願意開船。懶洋洋的道：「只有十一個人咧。」

我們那時真奈何他不得。大家都很很地注目着那

船人。他却仍舊不聲不響的好像竟不有那回事。有幾個朋友暴躁得跳起來。做出要上岸的神氣嚇他。他也只是猶笑着。後來我們爽性不去理他。隨他要什麼時候開船。我們漸漸和那四個渡客接談了。他們都是商界中人。一個是絲繭商。兩個是城裏綢緞莊裏的夥計。還有一個好似在鎮上開店的。他們都是朋友。也在佘山迎了聖母回來。我們閒談着到不覺得寂寞。只是船却仍舊沒有開動。我回頭看那船人。他却正打從船板下取出一瓶燒酒和兩塊豆腐干。慢慢地享受着。

我忽然想起他不肯開船的緣故。是不過要滿他金錢的慾望。可是我們如果能夠多給他些錢當然他

可以立刻給我們開船的了。我自己笑爲些麼。早先

要來擺渡。

沒有想到這一層。却白白地費了許多時間。當下我

「你且先將我們渡過去不好麼。現在不用說了。你

向他們說了。他們也都笑着自己的失計。於是我便

且說要多少才肯將我們渡過去。」我說。

向那船人道。「我們可以稱你的心。你快給我們渡

他道。「你們這樣性急。老實對你們說。如果等不及

過去。」

一定就要渡過去。那麼非要這些不可。」說着。瞥着

他從口裏將酒瓶放下來。迷着兩隻怪眼笑着道。

他的拇指。

「怎樣稱我的心。」

我們道。「那麼你早些說就好了。一只角子難道怕

我道。「這却要你自己說了。你要多少錢便多少。只

我們不願意出麼。」

要你肯立刻開船。」

他這時已有些吃醉。臉上紅到分外凶惡。他道。「呸

他將手裏那瓶酒晃一晃道。「這一瓶酒現在也要

！一只角子。老實說要一塊錢。給你們渡過去。出不

賣到二百五十文。」說着。又喝了一口。又道。「慢着

起只好等一回。」

罷。稍爲再等一刻。今天這種日子。至少總還有些人

我們深深地吃了一驚。想不到他竟大敲其竹杠了。

獅子大開口竟會討一塊錢的。那絲爾商道：「咄！你要是喝醉了，虧你說得出來。照你的價錢，坐輪船渡長江也夠了。」

那船人冷冷的道：「你爲什麼不去渡長江。」說罷，又喝他瓶裏的殘酒，向四下裏又望了一回道：「別說了，又有人來了。」

有一大羣人都拿着雨具，向這邊走來。後來他們看見了渡船，便在岸上商議了半晌，因爲他們也不願意走那頂危險的木橋，照他們的意見，也以爲應當上渡船的。他們向那船人問道：「船上可還坐得下？」

「多少人？」船人酒氣薰郁地問。
他們數了一數道：「一共十七個。」

船人道：「坐得下，着實坐得下。」於是我們插嘴道：「恐怕要坐不下罷。這許多人，風渡又這樣大，你要留神些。」

船人帶着厭惡我們的神氣，睜了我們一眼道：「不要緊，放心。這樣大的船，便坐二十幾個人，有什麼希罕。」

其實我們看那船並不大，他却自道其大。我們於是不響了。看他將躡板擱在岸上，看那十七個人上了船，一個個坐下了下來，緊緊的挨了一船。我們看那船人凶惡的神氣，不敢和他多說，只各自皺着眉頭，耽心事罷了。

那船人扣上了櫓繩，站起來將櫓一左一右的搖着。

向河心對穿過去。這樣沉重的船。在這樣急流的河道中間。截流而渡。況且又在大風雨的下面。搖船的又是個醉漢。這是決計不能求平安的。我們覺得那船左一側右一側的。水差不多浸到了船舷。我們坐着。一動也不敢動。只指望運氣好。平平安安的到了對岸就是了。

但是那天也是合該有事。忽然那十七個人中。有一位扭轉身子向河中吐了一口痰。那時已到了河心。剛巧一陣風吹來。使那船立刻偏了重心點。許多人正覺得船猛地深深的一側。正待要喊。可是谷東的一聲大響聲。一齊都落了水。」

我和文瀚聽到這裏不覺的呀了一聲。隨後又問他

道：「那麼你便怎樣。」

惠廉道：「怎樣呢。當然都做了落湯的雞。我是稍爲懂些泅水的。在水中划來划去。只因爲在河心裏。不容易划到岸邊。有幾個人不懂水性便在水裏掙扎着。有時冒出頭來便喊一聲救命。但是風雨聲中聽着。簡直一些也聽不到。我後來正在發急。因爲我力氣將要支持不住了。運氣也是合該有救星。對岸停泊着的漁船裏偶然有個漁人走出艙來打水。他看見河心裏一點點或浮或沉的東西。他起先也沒有料到是人。後來看見了一兩只手和脚。才知道準是河裏闖了事了。當下叫起幾只船裏的人。立刻放船過來。一個個救起來。這些都是後來那漁人告訴

我的。那後來的十七個人中。却淹死了一個。其餘都生還的。真還算運氣。不然今天可不能奉陪你們再到余山了。」

文瀚道。「有什麼運氣。死了是大晦氣。不死可也免不了一個晦氣。只是那船人後來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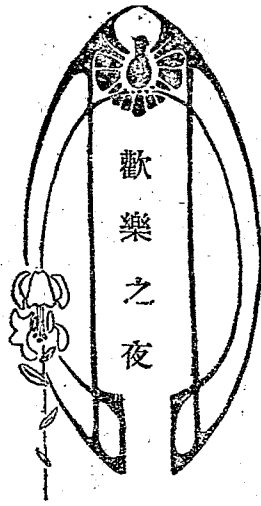
惠廉道。「怎樣呢。惡人總不會死的。他給漁人一救起來之後。急急的打從懷裏拿出那未落水的酒瓶。緊緊地握着。冒着雨如飛的向村子裏逃了去。」至今我還常常想起惠廉告訴我的故事。那酗酒的船人爲了幾個錢。而竟不顧惜一船人的生命。使我不知不覺的聯想起。世界上許多和這事相像的事來。

十二月二十二日作

抒心語

今之作家。每思以其所作。能得美人讀。舉爲幸福。脫有美人且加以贊美。則其狂歡益復達於最高度。嗟乎。此實仍未脫去舊日才子佳人之思想。吾嘗竊笑其人之癡。今脫以鑽石與文章並以贈美人。則必取鑽石。了無疑義。若此覆瓿物。直擲向垃圾箱中耳。

著作界中。女子最易露頭角。凡有所作。即須三分佳。便成傑構。而讀者亦復奔走駭汗。相召曰。此某女士作也。觀其狀。乃與捧角無間。殊可哂也。吾非嫉妒女子著作。實則大多數人心。理至於今日。尙未能尊視女子耳。



星期六和星期日便只賸我一個人在這一間屋裏了。

星期五尤其是這俱樂部裏的人們精神最好的一晚。當晚飯吃過之後。這些人們漸漸的帶了他自己的椅子來。有些提着樂器。胡琴。琵琶。梵臨玲。曼佗伶。樣樣都有。有些人帶着紙有。牌。些人捧了幾大包的吃食進來。於是不到五分鐘這室裏的空氣便開始熱鬧了。據我所認識的。有兩個姓陸。其餘是顧錢倪。周歐陽等人。都是這俱樂部裏的健將。他們談諧的談笑。任性的舉動。又都是造成這室裏熱鬧空氣的原素。

這一間宿舍每天無論何時總有一羣人在着。晚上尤其多。而星期五的晚上比平時總要多一倍。但在

我也坐在我自己牀上聽他們的胡鬧。於是在二十

聲音還沖出一股大蒜氣來。」

六個禮拜之中。我揀到了一個最使我不忘記的日子。這日子便是九月裏第一個星期五的晚上。

歐陽道：「哼！你曉得大蒜氣。雖然她帶湖北音。但就她的法克說來。便要算……」說着翹着他右

那天的晚上。我們這一間裏照例的喜劇開幕了。他

手的大拇指。

們拉雜的談漸漸的有了統係了。但這統系却統統歸納到妓女身上去。

姓居的冷笑着不服道：「肉麻來些。怕不要給你捧到三十三天去。」

姓歐陽的問姓倪的道：「這兩天海紅橋去沒去。」

歐陽道：「餓死！可要明天我們同去看。便算我做

「兩禮拜沒去了。」姓倪的答。

東。」

歐陽道：「爲什麼不去走走。十七號裏有一個新到的紅情你也知道不知道。」

姓居的笑道：「你做東。那便去走一趟。」

「沒曉得。」姓倪的又答。

歐陽道：「揩油鬼。隨便這麼事總拿着揩油主義。一發告訴你。紅情的事我都已曉得。她因爲家裏人死

但一個姓居的道：「湖北老。誰愛聽一口的彎舌頭

完了。到此地來投奔她姊夫。但她姊夫早已搬到不

知什麼地方去了。她便流落在此地。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便沒奈何將身子賣了。這事也是尖頭老七做的經手。」

當歐陽君講完了紅倩的來歷之後。這一間裏忽然

靜默了些時。或許這時許多人歡樂着的心裏。已受了些感觸。但這是一剎那的事。不到幾十分鐘。衆人的繁雜而喧笑的聲浪又充滿了這一間。

他們漸漸地又轉移了他們談話的資料。而屋子角裏圈椅上坐着的高某。已順手拿了一只曼佗玲。從他白皙而瘦的指和細的弦上彈出幽揚的聲浪來。

忽然旁邊立着的李某問他道：「喂！老高。這是誰教會你的。」

高某微微地笑着道：「密史劉。」

趙某牀上坐着的一位陳某跳起來道：「說起老高和密史劉的愛情程途怎樣了。」他說着轉着他的眼珠。向四下裏看着。好像催人家答案似的。

那姓李的笑着道：「九十八度。」

趙某跑過去向高某肩背上拍了一下道：「喂！幾時請我們喝酒呀。」

高某放下了他的曼佗玲道：「別開玩笑。我也沒有愛情發生過。」

趙某笑道：「那麼你竟是一位聖人了。」

於是大家都笑起來了。但高某却兩頰紅紅的委實好看。」

忽然姓周的看着倪某道：「啐！老倪。」

這時老倪正不聲不笑的坐在椅子上。吃姓周的一說，便微微地一笑，好像很不好意思的。

我雖然沒有知道這句話究竟什麼意思，但大眾却都已覺得了。於是都轉眼向着他嘲笑。但他却轉正色向高某道：「老高，別見怪。我再也沒有心，我們早已斷了。」

老高却並不說什麼。但報他一笑，而我却在這句上得到了他們的關係。我頗覺得那密史劉的魔力，不想竟有這麼偉大。

一剎那間我的意思沿了這線索，蔓延了開去，使我迴憶了不少的事情。這時屋內的歡樂聲我也沒有

聽到。簡直我已昏迷了自己。

漸漸我的思想又恢復了。又注意到屋中的歡樂聲浪。聽他們在相傳述了各人的豔史。他們雖然格外覺得快樂，但我却為他們傷心。我總覺得豔史的背景就是哀史。雖然我不敢將這句話完全負責。但至少我以為總有十分之八是不差的。這室中的主人趙君是喜歡喝酒的。這時他從牀下取出了白蘭地和罐頭食物。於是五七個酒徒都聚在靠窗一只桌子邊坐着喝酒。同時有些人掏出紙牌和籌碼來。開始賭錢了。其餘一部分人便玩着音樂。狼吞虎嚥的吃些雜食。於是這一間裏的聲音又變了。

我熱鬧中的冷靜者。這時臥在牀上。只是抽我的思

緒。我閉着眼睛聽他們各種錯雜的歡聲。好像我在上海繁華的馬路上一樣。但一方面我又覺得好像獨行在大沙漠中間。聽猛烈的風和駱駝的蹄擦着沙磧的聲音。這時賭局上發生了衝突了。姓歐陽的和

顧的聲勢洶洶的互相角了。這當然爲了賭局上的弊端緣故。於是一個爭論一個辱罵。室中的空氣便大不甯靜。但一會兒給衆人也就排解好了。

雖然賭局上的爭執消滅了。但那邊酒陣上又有了衝突。他們那些酒徒誰也不願說自己已經喝醉。儘量的一杯一杯的喝着。於是老趙和老周都喝得爛泥如泥。兀自一杯一杯的勸酒。饅頭食品的牛肉咧加厘鷄咧雖然都吃完了。但是還有兩瓶酒在着。於是他們的酒興總還不肯盡。到底老趙和老周爲了一句戲言。又爭論起來了。他們倆爲酒蒙住了心。互相將粗鄙的話辱罵着。衆人都來勸解但竟不易奏效。

正在這時。那弄樂器唱京調的一羣中。也發生了齟齬了。姓錢的正扯着一支胡琴。嘴裏高唱着空城計。忽然琴絃斷了一條。這如何可以呢。於是他便向姓顧的琵琶上借一條。但那姓顧的正彈得出神如何肯呢。於是爲了他倆剛勁的脾氣。結果也衝突了。

這時屋子裏一片的鬧聲。紙牌也打不成了。便散了局。於是罵的罵。勸的勸。又鬧了一陣。便胡亂的一窩蜂出去。各人回到他自己牀上去睡。於是這最

歡樂之夜

一五八

熱鬧的一夜的喜劇便閉幕了。

我又躺在牀上胡亂的思想。我想這些或許並不是無意識的行爲。或許這些轉是人類中最可寶貴最最有價值的生活。但是或許便是一般人所指爲放浪的。我貧弱的腦筋又自昏迷了。漸漸地睡着。

當我醒了之後。那趙某早已出去了。他凌亂而不會摺疊的被堆在牀上。包陳皮梅結汁牛肉的紙和花生米的壳散落了一地。白蘭地酒的瓶罐頭。食物的空罐都亂堆在屋角裏。一陣混濁的酒氣炭氣的化合質。使我覺得非常之不爽快。我只是將這些東西掃去了。將窗子開了。却再也沒心緒去解決我所懷疑的問題。

但那最歡樂的晚上的情形。我至今還沒有忘掉他。



豬是此地一種重大的利源。城裏人每天所吃的豬。大半都是由此地運去的。凡是到過此地的人。都能夠知道這箇屠稅局長之外。沒有第二個辦事人。而那局長在這裏的身分也不過和地保一樣罷了。但他的職務要比地保困得多。每天下午他記了賬。有幾天早晨他也到各家去查查已宰的豬的數目。和昨天所報告的符合不符合。到了月終。他便一家一家的收了稅錢繳了上去。於是他一個月的職務就完全了。

因為他總得看見這許多蠢蠢然的豬。每天從上江開來的船隻。至少總有三隻。是滿滿載着豬的。惟其如是。所以此地有設立屠稅局的必要了。

那屠稅局並不像別的稅局一樣。有特別的房屋和許多辦事人員。此地的屠稅局。只是和村中一樣的一間泥牆草頂的屋子。不過在他欹斜的板門上多釘了一塊屠稅局的木牌罷了。這稅局裏除了一位

我也認識他的。他天天閒着沒事。嚼裏啣了一枝旱煙筒。和人家亂七亂八的閒話着。他也喝酒。也喜歡賭錢。天天在這一堆中胡亂的過日子。所以我常常告訴我的朋友。說他實在是此地唯一的享樂主義者。在他吸煙的時候。他是很慈善的。但在喝酒和賭錢的時候。他便變得像凶神了。海闊天空的談着。怪

聲怪氣的喊着。委實使看見的人厭惡得搖頭。

一天的下午。我恰好走過他門前。許多鄉人都圍着

他一張桌子。我便進去一看。他正很迅速的記賬。鄉

人都不識字的。報告了宰幾只豬便隨着他去上賬。

也再不能考察一下。但在這時候。我却發現了他的

秘密了。我看他每一筆賬。總少寫一只豬。於是我立

刻就懂得。當他寫完賬的時候。鄉人也都散去了。他

突然看見了我。

他道。「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我道。「我來了好久了。」

「那麼。你看見我記賬的麼。」他又亟亟的問。

「怎麼不是。」我很安閒而簡單的答他。

於是他由耳根上紅起來。紅了他全個臉。正如他喝飽了酒的時候一樣。但立刻又都退淨了。

我禁不住問道。「這算什麼一回事。」

他從屋角邊取了他的旱煙管。點了一個火。吸了幾

口。微微地笑着道。「算什麼一回事。要是沒有這回

事。我也喝不成酒。賭不成錢了。」

我道。「那麼。你有幾塊錢薪水。」

「三塊錢。靠薪水吃飯。只好喝西風。」他一眼看着我

我好。像怪我少年不知生活程度似的。冷冷的答我

這句話。

我微微地笑道。「那麼。你這外快究竟有多少好沾

光。

他道：「也薄得很。每日也不過兩三塊錢。」

我又問道：「你喝酒賭錢每月要多少？」

他道：「那怎麼有一定。喝酒有時喝一百文。有時喝八十文。賭錢有幾個月贏兩塊錢。有幾個月輸兩塊錢。這怎麼有一定。」

我道：「你不喝酒不賭錢不也好麼？」

他瞪着兩眼道：「什麼。不喝酒不賭錢你叫我做甚。」

我道：「難道你每天除了喝酒賭錢之外。便沒有事了麼？」

他道：「怎麼不是。天天閒着。不成了活死尸了麼？」

我笑道：「現在固然如此。但你倘使掉了一種事務

繁的職司。恐怕你免不了還要喝酒賭錢罷。」

他道：「那是習慣了。委實恐怕不容易戒了他。」

我道：「可不是嗎。究竟並不是因為閒了。委實是完全成了習慣了。但我希望你以後總能夠戒了些。」他一聲也不響。於是我們便別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是禮拜日。我在夜裏九點鐘坐了火車出城。想回校去。但那時竟下雪了。北風刮得利害。一顆頭藏在大衣的高領裏。再也不敢伸出來。我沿着山脚一路的走。地下滑得屢次吃跌。手裏又沒有燈。竟使我迷了方向。又屢次撞在電桿木上。沒有跌到河裏去。還算是運氣。那時雖然已經走了二里多路。但離校還有三里路光景。我覺得今天的路程

是有危險的了。越想使我胆子越小。於是我就向路旁一家小酒店裏敲門。想借宿一宵。店裏人也很和善。他們也勸我還是不去的好。於是我便跨進了門裏。裏面人却多得狠。正在很興奮地賭錢。有些是村中人。有些是附近船廠裏的工人。我一眼看見那稅局長也在其內。於是我就挨近了賭桌看着。起先他們正打牌九。那稅局長贏了不少的錢。一大堆銅元和銀角堆滿了他的前面。但後來改了擲骰子。他面前的錢便逐漸的少了下去。最後他面前只贖了一角三個銅元了。這時我看他一些也不像方才那樣叫聲的情狀了。他喝了酒而紅的臉。條的都退了下去。於是他兩頰白得像蒙着一層霜一樣。做莊的抓着骰子看着他道：「打呀。」他將他最後所餘的錢從他顫戰的手中移到骰子碗的旁邊。於是莊家擲了「十四！」一陣喊聲從許多賭徒口中喊出來。但那稅局長一聲也不響。許多賭徒以次擲過了。有些贏了。有些輸了。最後輸到了那稅局長。他將他顫着的手抓了骰子。嘴唇抖索索的將一把骰子擲了下去。

「哈！十六！」許多賭徒又是一陣喊。

於是稅局長的臉改變了笑容了。他一回頭叫酒保拿兩塊豆腐干和一瓶酒來。他猛力的喝着酒將他面前的錢一起推到了骰子碗的旁邊道：「打着。」莊家又擲了。

「哈哈！七！」一陣喧笑聲從賭徒嘴裏喊出來。那

莊家的臉同時也紅上了。那稅局長微笑着喝着酒。

看別人擲。待輪到了他。他不僅不忙的舉手一擲。擲

了個十二點。於是他又贏了。

他再將他所有的錢統統打着。而莊家却又只擲了

個十一點。

賭徒輪流着擲。一個着了個九點。那稅局長笑着罵

道：「怎麼不中用的！輪到他了。他又擲得比莊家多

三點。於是他面前的錢又多了一倍。他覺得現在他

的賭風轉好了。他大胆地將所有的錢全注兒打了。

一個賭徒實在替他危險。警告他道：「喂！朋友。胆

子別怎樣大啊！」

他喝着酒。仗着酒勢道：「管你娘的！」

這次莊家却擲了個十六點。於是方才警告他的賭

徒又道：「倘死你看。」那稅局長一聲也不響。輪到

了他。他很小心地擲了。

「順！」一陣喊聲又從賭徒嘴裏迸發出來。

於是那局長又贏了。他一眼看了方才警告他的賭

徒道：「倘死你也看。」說着他又連連的喝了幾口

酒。滿意極了。

一連的打着擲着喝着酒。他面前的錢也愈積愈多

了。他將胸部靠住了桌子。更將兩臂分攔在兩邊。於

是銀元銅元都堆積在這裏。他一把一把的抓了出

去打。雖然也有輸的回數。但他面前的錢。竟不覺得

有些少下去。他瘋狂也似的喝着酒。叫喊着。完全恢復了他的醜狀。

「這裏三十角。打着。」

但是不到五分鐘。統統輸出去了。

「念二角打着」

一樣的也輸去了。於是他曉得他的賭風又轉壞了。他很乖覺的道「好了。我得回去了。再賭下去恐怕不好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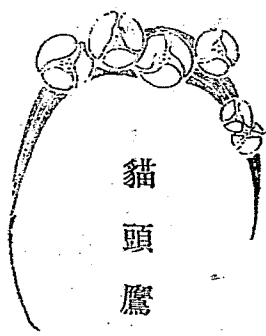
雖然大衆勸他不必走了。但那是毫無效力的。他終究重重的袋了他所贏的錢。借了一把傘。又接連喝了一瓶酒。獨自走了。

那一天晚上。我們便橫七豎八的睡在酒店裏的地

板上。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離店不遠的路旁燈柱下發現了他的屍體。他腦壳大概撞在那石柱上了。所以腦壳破了。柱上也有了血跡。

我至今還常常想到他的死。和那夜賭場上與高米烈的情狀。有些人說他的死是酒和賭的結果。但我却偏說是他做了空閒的稅局長的結果。雖然他生性喜歡酒和賭。但使他倘若沒有這樣的空閒。或者他竟不會這樣死。



貓頭鷹

在我這篇小
說中的貓頭
鷹。却並不是
追的人不能追上他了。

從此他們互相警告着村裏出了貓頭鷹了。因爲他
晚上出來尋覓東西。而墨黑的一身。又像貓頭鷹一
樣的可怕。於是貓頭鷹三字便成了這怪竊賊的綽
號。

有一時。徐村梵村一帶忽然天天夜裏有人家失竊。
但他們屢次想捉那竊賊。竟也捉不到他。有一晚他
們看見那竊賊了。全身穿着黑的。頭上也蒙了一塊
黑布。活像影戲中的黑衣盜一般。村中人看見了他
便立刻號召起許多人追他。但他委實敏捷得很。他
在前面逃着。轉向着山中小路上逃。他像猴子般快
的扒山。像蛇一般的直穿進了不少森林。於是後面

「我們這村雖鎮上有八九里路。鎮上的人決不來偷的。後面又靠着山。也決沒有人翻過山來。天天偷東西。所以我說這賊決計是我們村裏的人。再不是便是梵村也未可知」

他這話一說於是引說起一個問題來了。另外一個

人道「那麼照你這樣說。他這頭牛究竟藏在那裏呢。」

「或者在森林裏也未可知。」又一個人這樣的推測。一個人道「決不會的。如果藏在森林裏。那早給野獸吃去了。況且他又怎麼牽得出來呢。」

「我想他決計已經牽到四鄉去買了。二個人這樣說。」

「或者是的。他偷了牛。立刻牽到鎮上牽到別的村裏去賣了也未可知」別一個人又推測着。

於是從這推測上發明了一個方法。一個人說「那麼有法子了。我們只要在本村和梵村查一查。有誰不在家。便準定是那貓頭鷹。」

「那也靠不住。譬如我家老二。他前幾天就出去趕集去。你也當他貓頭鷹呢。這兩家村裏出門的人也多着。你可怎麼辦。」又一個人說。他嘴裏啣着一支旱煙筒。氣忿忿地。竭力的駁斥那人的提議。

但那人又自己辯護道「那並不要緊。我們查不妨查一查。像你家老二那樣。我們都曉得的。大家可以保證他不是貓頭鷹。我們查明了這兩家村裏有幾

個人不在家。倘然有人担保他出門有正事去，便不疑心他。其餘這些，便免不得一個一個留心着。」

於是這方才法經多數人贊成，了立刻分頭向村中

答話。

逐家問訊。有幾個人是到城裏去探望親戚去了。有幾個是到別的村裏養社去了。有些正在江上捕魚。但這些人都有鄰舍的保證，決定不是貓頭鷹。在梵村極東小秦山下有一間孤另另的茅屋。於是他們都過去探問。屋裏只有一個婦人。衆人問：「你家有男子麼？」

那婦人道：「是的，我的兒子。」

「你的兒子做甚的？」衆人又問。

那婦人答道：「他是退伍的兵士。現在做獵戶。」

「他現在在那裏？」衆人又問。

「在城裏賣掉他前天打着的野鷄。」那婦人這樣

於是他們問答完了，便都退了出來，但仍舊免不了疑慮。因為大多數人都沒認識他們。雖然有些人證明他是獵戶，但並不曉得他的品性如何，所以也不敢決定。

一個老婦人說關於那獵戶家的事。她約略曉得些。因為她曾和那獵戶的母親談話過一小時。據說那獵戶原先是當兵士的。但在大戰發生的時候，他母親恐怕他有生命的危險，便祕密的寫信叫他逃回來。因為他母親只有他一個兒子，所以他的生命有

這樣重要。她兒子逃歸之後，便搬家到這裏做獵戶的生活。

但村中人終究因為不認識他，有些疑惑他，便天天的注意着。兩天之後那獵戶回來了，村人仍舊不動聲息的注意他。每個晚上，總有幾人在他屋子左近窺探着。一天的深夜，果然，黑衣的貓頭鷹走進了他的屋子。那看見的人立刻到村裏糾集了許多人，一窩蜂的擁了進去，將那獵戶不分說的從牀上拖了出來。又抄出了些贓證。於是那獵戶就極利害的吃

了衆人一頓打。據衆人的意思，因為恨他已極，最好私下就打死了他。這種事在鄉下是司空見慣的。凡是動公憤的人，大多數是不經法律的懲罰，吃大衆

一打便死了。死了便埋在土坑裏，毫不費事的。但徐村還有幾個穩健的老者，他們以為這樣是不妥當的。於是勸着大衆，將那獵戶送進了警局。

那獵戶的母親怎樣悲傷啊！她爲了愛護她兒子，不惜犯了軍隊的法律，使她兒子私逃了，也不願懸繁華的城市。到這荒野來。但至今他兒子竟爲了竊案，受法律的制裁。或許由此使官廳發覺了她兒子是個逃兵，便說不定有更大的罪名。她傷心着，哀哀地哭着。

第二天月亮的夜裏，貓頭鷹又出現在徐村了。他悄悄地進了一家的牛棚。但他不像前次那樣偷的巧，沒有人覺察牛也不叫喊起來。這次牛却驚叫起來。

於是屋子裏的人也醒了。立刻跑出來察看。一時又鬧起了不少的人。那貓頭應跑也跑不快。便給衆人捉住了。衆人急急的要看這貓頭應究竟是誰。便立刻將他蒙着頭的黑布拿去了。

「啊！你！」衆人發了一聲喊。原來正是那獵戶的母親。

她兩眼滿着眼淚。也不聲不響。這時衆人恨極了。也不願意送她到警局裏去。於是在鄉下人野蠻而結實的拳足之下。她就給打死了。

有幾個仁慈的村人。到警局裏將那獵戶保了出來。但當他到家之後。他不看見他的母親。他問了村中人。曉得了這事的仔細。立刻放聲大哭起來。下半年

他便向江中跳了下去。等到衆人將他救起來但是他早已死了。

至今村中人還只當他是殉了他做賊的母親。而這樣可使人悲哀的故事。始終還沒有人夠能發覺。

豔情小說不可作。惟今之作豔情小說者。輒不過堆砌些豔字豔詩。便誇好手。此等實不足與言豔情小說也。試以詩擬之。夫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非一豔境耶。幽禽不見。但聞語。野草無名。都着花。此非亦一豔境耶。而今之作者。但知以紅樓細雨。燕初斜。玉面珠簾。相映遮。及世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虫。奉之爲豔境。此實未能得三昧者也。有時作小說。頃刻寫千言。略無停晷。與案頭鐘聲。滴塔爭速率。自謂此時氣雄萬夫矣。思之亦是快事。

有時能成半篇。勿復改其思緒。既棄前意。而後思。乃勿能遽得。遂需苦思。忽然思得。其爲快心。乃如黑雲蔽日。突然開朗也。



孤獨者

在徐村和梵村的中間。有一所建築得樣子很好的小學校。那校裏只有七十多個學生。所以只要兩位教員就足夠了。一天有一位教員因爲有別事辭職。於是教育會裏檢選了一位新教員來。那新教員姓陳。他並不和他前任那位教員一樣的喜歡說話。他一到學校裏除了上課之外。簡直不多說一聲。其餘一位教員是有家在徐村的。所以他並不住的校裏。於是那姓陳的教員益發不能多有說話的機會了。他平時總坐在他自己的書室裏。扶着頭讀書看報。但有時也到江邊走走。可是給他那些頑皮的小學生看見了。便當作一件非常之稀奇的新聞了。一天他拿着一本書獨自散步到江邊。靜悄悄的坐在草地上看着。那時他的許多學生也正在江灘上玩耍。有的用竹枝撥開了沙礫做一條小河。有的正在拍一只大黃蝴蝶。三五成羣的只是歡樂着。同時他們都看見了他們的先生。倘然在別處學校裏。如果學生看見了先生。那學生一定嚇得躲也來不及的。但那陳的先生平時待學生很寬和。所以學生們

愛戴他親熱他。竟完全忘記了他是有先生的名義的。這時他們一齊來招呼他們親愛的先生。有幾個跑過來道：「先生看什麼書。」

他道：「看雜誌。」

那學生又問道：「先生雜誌是什麼？」

「雜誌便是書。」他帶着討厭似的態度答他的學生們。

但是學生們却一齊笑起來了。

他也不睬他的學生。也不再看書了。他只將兩眼望着江心的船隻。

一個學生從他衣袋裏取出一把滿塗着泥的小刀來道：「先生你看我母親昨天從城裏買來給我的

一把小刀好不好。我撥去了砂石子。將這刀切泥着。做成功一條很美麗的小槽。我將他通到江裏。使江水進來。於是成了一條有趣的小河。都是我這小刀的功勞。先生你也喜歡去看看那小河麼？」

那學生說了一大堆話。但他不知究竟聽見了幾句。他問那學生道：「你也有母親道。」

「母親自然有的。大家都有的。」那學生略不思議地答了。

於是別的學生也說道：「自然。我也有母親的。」但他們的先生却一聲不響地沉思着。

有一個學生摸着了一只花蝴蝶。將他裝在一只玻璃的小匣子裏。他到他先生面前道：「先生。你看我

捉着的蝴蝶裝在這匣子裏不好看麼。這匣子是我

姊姊給我新做成的。她費了一晚的工夫給我做的。

「帶些紫蝴蝶花去不也好麼？」

那先生看着他裝蝴蝶的匣子道：「你也有姊姊麼？」

那學生道：「是的。我有一個姊姊。」

先生又注意着問道：「你姊姊也和你意見不合麼？」

那學生睜着他的小眼遲疑了半晌道：「先生，怎樣

叫意見不合？」

先生微微地笑道：「意見不合就是不對。」

「沒有。我姊姊沒有和我不對過。」那學生笑着答

他。

那先生又沉默了一聲也不響。但將眼望着遠處江

水上的船隻。

一個學生採了不少紫蝴蝶花給他先生道：「先生

帶些紫蝴蝶花去不也好麼？」

他先生只微微地答應了一聲「好」。

但他仍舊很起勁的道：「先生，倘若你好好的將那

花夾在書頁中間。過了幾天之後將他拿出來。就是

一件很好看的蝴蝶花標本咧。」

他只聽見他先生又說了一聲「好」便看他眼淚滿

着眼眶挾着書向校裏去了。

★ ★ ★

第二天。當那別一位教員到校之後。他各處尋總尋

不着那位沉靜的陳先生。最後他在那陳先生的書

桌上找到一封給他的信。他取出信箋來讀道：

口口先生暨村中父老公鑒。余在此世界中。實爲一孤獨者。余盡失余親友朋好。故隻身遠出。踽踽獨行。於此冷酷之地球中。時爲伶人。時爲傭僕。時爲教師。蓋將覓一足以忘却余畢生愁恨之地而止。因知此間適須教師。且此間風景佳。而鄉人多樸實。故夤緣得來此登教席。方謂此間歲月悠悠。足以忘余愁思矣。孰知凡所接觸。一如他方。卽至垂髫小兒。亦益有摯情。戀其所親。嗟乎。惟余蹇命。遂成孤獨。惟余孤獨。而世界益復窘余。使余難堪。余苟再久居此。殆將感余悲哀之心。以至於碎。嗟乎。行矣。然大地茫茫。亦不能自知將於何處着余孤獨之身……

那村中人這時已知道了不見了先生的事。於是都三五成羣的來打聽。他們不懂得陳先生留給他們的信究竟說些什麼。於是那位先生講給他們聽。但他們到底也是不明了。至今他們和人家講起那陳先生的事來。還只是說「那位陳先生因爲他是孤獨者。所以逃了去不肯教書了。」

創作餘墨

的刻意的求像。終于失了本來面目。我也不願意摹仿別人。我只將我所能做的做出來。我雖然將他作為我的短篇小說。我很誠敬地供獻給讀者。請求一個切實的批評。

爾社社友錢塘邨說。「一篇小說的情節。不在乎奇特。也不在乎真實。假使要講奇特。還是看筆記好。要講真實。還是看新聞好。」當然這是能了解短篇小說的意義的言。在我這一集中我並不將情節的奇特和真實供獻給讀者。因為我並不將這一集當筆記和新聞賣給讀者。我只將我隨時所得的資料。思緒既定。便隨手將他寫出來。盡我一枝筆描寫我小說中的主角。但我並不刻意的描寫。像塑造神象似

真實並不是寫實小說。寫實小說是尤其注重於描寫的。譬如現在報紙上一切新聞。我們能稱他做寫實小說麼。他只是紀載真實罷了。他並沒有描寫。他所用的詞句。都不是文學的。所以我們只能叫他做紀事文。不能叫他做寫實小說。

有人說現在新的小說太囂囂。這話我極反對的。我以為雖然有些不免爲了要扯長篇幅之故。失之囂囂。而大部分則所謂囂囂的地方。正是描寫得力的

地方。一篇小說的藝術的好壞。有許多只看他所謂的。

噁噁的地方。噁噁得好不好就能夠斷定。倘然以為噁噁小說不好而喜歡記賬式的小說。那麼每天的新聞紙。當然是一部最新最好的小說集了。

有許多人做小說往往喜歡以描繪風景為起始。像「銀色的月亮」「血一般的斜陽」「黯淡的秋色」。

我的妹妹常常說。由這樣起始的小說。已成爲俗套。像小學生作文一般。第一句常常喜歡用「人之一生」「人生於世」等等。所以她對於這種小說簡直一節也看不下去。由此可見這種體裁已經退化。不爲讀者所喜歡。我覺得非常之僥倖。因爲我這一集中並沒這樣起始的作品。這或者是足以告慰於讀者

小說的篇名。從前都好取華麗。現在却一變而爲質樸。但我以為只要名字和作品的內容不即不離。而有能力足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和興味。便用得華麗些。也很好。譬如用瘦鵲氏從前譯的施退爾夫人的

Courine 譯名叫做無可奈何花落去。在前幾年這名字當然是很時髦的。但是假使我現在譯了這麼一篇。我也還喜歡用這名字。因爲他也合小說中的情節。也能引起讀者的注意和興味。但如果先有華麗的題目。再由題目上想出一篇小說來。這我可不敢贊同了。因爲這簡直是硬造出來的。也不能如做詩中的卽景一般。這種並不能有好的價值。像「遙

遠

紅樓是妾家」一篇便是一個例子。

我並不希望我成爲一小說家而做這一集。我也不敢担負着移風整俗的大職務而做這些小說。我只是冷靜了我的頭腦。一字一字的發表我一時期的思想。或者讀者不以我的思想爲然。也請千萬不要不滿意。請恕我這些思想都是我一己的思想。而我也並不希望讀者的思想都和我相同。

我小心翼翼地請求讀者。在看這一集時。請用一些精明的眼光。有許多地方千萬不要說我有守舊的氣味。我希望讀者更深的考察一下。

我也不願立在舊派作家中。我更不希望立在新作家中。我也不願做一個調和新舊者。我只是立在我

自己的地位。操着合我自己意志的筆。做我自己的小說。

有些人說又要想又要寫。做小說委實是勞心的。但我以爲勞心的小說。反不是好小說。因爲小說並不像做算術一樣。須要苦思而得的。有情節便寫。沒情節便不寫。所以做小說只爲用一點結構的工夫和寫字的工夫便夠了。

長篇小說或許不可以用文言。而短篇小說却絕對爲不使用文言。因爲短篇小說大部分注重描寫。如果用文言去描寫一個下流人的口吻。這是何等難而不易畢肖的事。

我並不希望讀者看了我這集小說之後。贊一聲好。

附錄 創作 畢

說一聲有價值。我只願讀者既買這一集。必須從第一字看到末一字才好。

敬求讀者賜予批評

此集既刊。願鄙人乃不能自決其價值。用敢請求讀者。於閱畢此集後對於拙著之任何一方面賜一切實之批評。鄙人當彙刊一冊。用鑑拙著之成功與否。該須批評。一經選刊。當奉贈拙著第二種紅禪集一冊。(年內即可出版) 惟每卷須黏下列印花一枚。否則無效。青萍敬白



維娜絲文學會廣徵會員

本會擬擴充爲大規模之文學會歡迎海內同文加入欲知詳細情形請寄郵花一分當即奉
上詳章一份

本會啓事

介紹文學刊物及文學結社

鶯鳴半月刊與鶯鳴社——該社在江蘇清江南門。主幹爲金君珏先生。詩文社也。海內文人加入者凡一百餘人。鶯鳴半月刊其結晶品也。每期有「鶯聲花片」、「徵求」「簪花詠絮」「衆仙霓唱」「曉風殘月」「匣劍帷燈」等欄。

蘭友與蘭社——社址在杭州大塔兒巷十號。社長爲戴夢鷗君。小說社也。社員皆少年作家。故其旬刊蘭友中所載。皆係舊品。

元社與癸亥——元社爲蘇州尤半狂諸君所發起。周刊癸亥。編製精美。而重詩古文辭。近今刊物中之珍品也。（在蘇州夏侯橋）

最小報——此爲上海張枕綠先生所創之兩日刊。小說雜作。均起上乘。愛讀雜誌小說者。不能不定閱者也。（在上海新碼頭裏）

勘誤表

頁	截	行	字	誤	正	頁	截	行	字	誤	正
二	下	七	十六	存	有	四	上	十六	八	每	要
四	上	五	二,三	初她	她初	四	上	十九	九	講	請
五	上	三	十八	握	抱	四	上	十九	九	藥	藥
九	上	九	十四	畏	喂	四	下	十七	四	得	得
十	上	三	七八九十	人的眼的	人的眼的	四	上	十七	七	羅	蘭
十一	上	五	十六	子	了	四	下	十六,十七	七	意	意
十一	下	一	十三,十四	白不	不白	四	上	二,三	三	保	是
十一	上	二	十九,二十	共一	一共	四	上	十五	五	羅	到
十一	上	七	二	舊	齋	四	上	十五	五	諾	話
十一	下	三	十八	騎	趙	四	下	十四	四	相	和
十一	下	七	八	的	旬	四	下	十七	七	去	出
十一	上	九	十三	城	了	四	下	十六	六	然	爲
十一	下	六	十九	獨	燭	四	下	八,九	九	會	到
十一	下	九	七	她	了	四	下	十一,十三	三	上	會
						四	下	十一,十三	三	請	士
						四	下	十一,十三	三	請	去

頁 載 行 字

誤 正

頁 載 行 字

誤 正

共 上 二 五

句 自

一 七 上 九 八

謂 話

共 上 九 十二

不 又

一 四 上 一 三 二 十

過 道

共 上 三 十一

作 昨

一 四 上 一 三 二 十

更 好

老 下 五 四 一 七

睡 夢 信 中 睡 夢 中 給

一 四 上 一 三 二 十

些 什

穴 下 一 二

口 刪 去

一 三 下 三 十 三

人

公 上 四 十三

村 材

一 三 下 四 十 三

漸

公 下 二 十五

診 吟

一 三 下 六 十 一 十 二 有 牌

牌 有

公 下 五 七

去 去

一 毛 下 三 十 五 十 六 於 了

了 於

公 下 七 七 八 九

都 看 面 面 都 看

附 錄 一 下 三 十 二 十

遙 指

公 上 五 十 六

敲 敲

底 頁 介 紹 六

尤 半 狂

公 下 十 五 十 七

想 菱 汀 菱 汀 想

蛇 行

尤 半 狂

公 下 十 四 十 五

行 蛇 蛇 行

午

尤 半 狂

公 上 一 八

平 午

學

尤 半 狂

公 下 四 十 一

家 學

是

尤 半 狂

公 下 十 六

以 是

又

尤 半 狂

公 下 一 十 一

人 又

尤 半 狂

尤 半 狂

尤 半 狂

尤 半 狂

尤 半 狂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一日發行

(定價四角)

……維娜絲叢書……

… 第一種 …

著者 施 青 萍

發行者 維娜絲文學會

印刷者 上海明星印刷公司

此書不准翻印 三三三 專載

7